ZHU YI

珠姨

李良杰

珠姨

李良杰

鹭江出版社





珠　姨

李良杰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875印张　16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510

书号：10422·18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长篇侦破小说。

女特务柯纯湘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郑开三的六姨太，又因胸脯上有五颗黑痣，故代号为“五珠六姨”，简称“珠姨”。她专事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太太、小姐和身边人中发展党羽，物色美女监视非嫡系国民党将领的行动和搜集情报，因此颇受赏识，有“军统皇后”之称。解放以后，改名换姓、消声匿迹三十多年之久的“珠姨”突然复活，窃取了某造船厂正在制的核舰艇图纸。小说通过描写这起错综复杂的特务案的侦破过程，歌颂了我公安人员无私无畏，机智英勇的可贵品德。

目　录

一、一则支票遗失启事

常竹君家拥有一幢十来个房间的两层小楼，这座古希腊式的建筑虽然年代久远，但已修葺一新。小楼建造在花园当中。花园面积很大，树木茂盛，种植着各种名花异草，碎石铺成的小路曲径通幽。屋里虽然并不豪华，但摆设相当考究，颇有气派，客厅里挂满名家字画，摆着许多古玩，显得十分高雅。

老头子冯德山，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因起义有功，一直得到党和人民的特殊照顾。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也受到保护。非但他们全家免遭灾难，就连这座花园洋房，红卫兵也没有进来过。

她的儿子冯艺峰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如今在《临江日报》当新闻记者；儿媳邵盼秋美丽出众、温柔贤慧，且才华横溢，已在国内画坛上崭露头角；还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每天晚上，一家人团聚在客厅里，或看电视，或则闲聊，或逗孙儿，客厅里总是洋溢着天伦之乐。

她是幸福的。

她感谢共产党和人民给予她的幸福。

然而今天，她总是神思恍惚，痛苦地感到这天伦之乐的

幸福似乎就要抛弃她、离开她……

今天出版的《临江日报》的广告栏里，十分醒目地刊登着一则寻找遗失支票的启事：

> 敝人遗失港字83——5561支票一张
>
> 拾得者请速与东亚宾馆565房间甄大伟联系，一定当面重谢。

这则看来似乎是普普通通的寻物广告，但它在常竹君心里所引起的震动，却是难以衡量的。即使她与这座温馨的家园一起掉进大海，也没有比看到这则广告更使她吃惊的了。

天哪，这哪里是遗失启事啊！这张支票的号码，明明是台湾特务机关与“珠姨”联络的暗号呀，广告中的文字，就是要她前去接头的命令啊！

常竹君看到这则广告，象是被子弹击中，顿时瘫软在沙发里。

脑袋晕得厉害，屋宇和桌椅似乎都在旋转。她赶忙闭上眼睛，努力什么也不想，但是办不到。解放三十余年来，虽然昔日的记忆常常丝丝缕缕地潜入她的心头，干扰她恬适的心情，破坏她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但那一切毕竟都远去了，远去了。过去，她还能把那段耻辱的历史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让家中任何人知道，就连丈夫也从来没有窥见过她内心的斑斑污点，也不知道她精神上蒙受的痛苦。可是今天她却再也控制不住了，往昔的记忆一古脑儿地兜上心来。那些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往事，一下子那么清晰又那么具体地浮现在她

的眼前。

常竹君出身于江南一个大财主家庭，由于从小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温柔的性格中略带孤独与腼腆。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赋，她在抗日战争后期考入伪中央大学。她平时穿着很朴素，但款式优雅，剪裁得体，这使得她的体态显得娉婷绰约。她有一张好看的脸型，脸上那双迷人的眼睛，晶亮晶亮的，宛若含着两股清泉，水灵灵的欲滴不滴。她平时行止端庄，对人热情而真诚，有一种天然娴雅的韵致。那些饶舌的男同学，称她为中大"第一号美人"。那时的中大，每个周末都要举行一次舞会，年轻人的心，都被那座富丽堂皇的大厅和五颜六色的灯光所吸引。但常竹君却很少参加舞会，有时让女同学们硬拉去，也只是坐在一边观看。要她与一个异性青年身体贴得那么近，狂热旋转，她实在不习惯。

她永远不会忘记大学二年级时的一个周末，她又被同学们拉去参加舞会，由于去的次数多了，那种颇有刺激性的音乐节奏使她多少有点心痒脚动，大有跃跃欲试之情。但毕竟舞步不熟，不敢贸然步入舞池，仍然独坐一旁。看着那些衣着不凡的中外舞侣们的翩翩舞姿，她似乎产生了一种空虚之感。

常竹君坐在那里看了一会，觉得无聊，快快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想到校园里去换换空气。她刚要朝门口走去，一抬头，见训导主任引着一位年轻、美丽、衣着时新的年轻女子进入了舞场。这个美妙人物一出现，不仅整个舞厅为之失色，正在演奏的音乐竟也嘎然而止。那些达官贵人、军官、外国使节，立时收敛了轻浮的笑脸，一齐向她走近，有的朝

她含笑点头，有的朝她微微鞠躬。

那女子微微偏着柔润的面庞，用骄矜而高贵的目光扫过舞池，以微微的点头和迷人的微笑，回答人们对她的致意。然后，缓缓地脱下褐色羊皮大衣，连头也不回一下，顺手递给了身旁的训导主任。她身上那件凹领隐花贴身连衣裙，紧紧地裹着丰满而窈窕的身姿，服装与她的皮肤及头发相得益彰，身段更显得好看，几乎独占了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曲线美。

常竹君看呆了，停步凝立在座位旁。就在这时候，音乐又起，那些达官贵人、年轻军官、外国使节，依然一个个站在那个女子面前，一双双眼睛里跳动着欲望的火焰，但却都没有向她伸手请舞。那女子又朝众人微微一笑，向一个年轻的军官展开了双臂。

音乐声中，舞池里跳起了伦巴。

常竹君本能地坐下，目光跟随着那个高贵的女子转动着的轻盈的舞步，扭着的美妙细柔的腰身。那女子急速地旋转着，象一片朝霞闪过她面前，先是不经意地扫了常竹君一眼，转过身去以后，又朝常竹君投来别有深意的一瞥，目光中含着礼貌的微笑，象对待老朋友一样，似乎在说："美人儿，也来跳一个吧！"

常竹君感到脸颊上一阵火烧，赶忙避开对方挑逗和诱惑的目光。这时，一位女同学坐到她身边来，问她晓不晓得舞池中这个高傲的美人儿是谁？常竹君摇摇头。那位女同学告诉她，那女子叫柯绝湘，也是中央大学毕业的，现在是国民党要人郑开三的六姨太。

常竹君听后，愕然地睁大了眼睛。因为她早就听到过郑

开三的名字，他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在国民党里权势很大。心想，怪不得她这么神气，不仅平时作威作福的训导主任在她面前俯首贴耳，就连那些达官贵人在她面前也卑躬屈膝呢！

她惊讶未定，乐队忽地扬起急促的旋律，结束了这支舞曲，人们哗然四散。常竹君正欲起身离去，从舞池里走出来的柯纯湘已来到她的面前，训导主任连忙走过来，把常竹君介绍给柯纯湘。两人一交谈，原来还是同乡，都是江南苏州人氏，于是，柯纯湘对她似乎格外亲热了。

常竹君哪里知道，柯纯湘今天是特地来看她的呢。

自此两人有了来往。不久，二年级期终考试结束，柯纯湘派车把常竹君接到自己家里。在热情款待之后，柯纯湘向常竹君说，日寇快要投降，国家正当用人之际，劝常竹君辍学从军，到西南前总司令部冯德山部当英语翻译。常竹君猛听这话，秀眉微微皱起，眼眸里不知是兴奋还是惊恐，盛满了特异的感情。要她辍学去当兵，穿上一身黄狼皮衣裳，戴上西瓜皮帽子，这不仅与她温柔的性格不协调，恐怕父亲也绝不会答应。她知道父亲对军人历来怀有恶感，可是这些她怎敢在柯纯湘的面前说出来，在柯纯湘一再劝说下，她只好诺诺从命。

柯纯湘当场要她填了一张表格，发给她一张派司。

“这是护身符，见官大三级，妖魔鬼怪见到它都得退避三舍。”柯纯湘郑重地对常竹君说，“不过，轻易不要亮它，也不许暴露我们的关系。”

常竹君翻开派司一看，不觉一楞，上面贴着自己的照片，

可她从来没向柯纯湘交过照片呀！再仔细一看，照片的四周不齐，显然是从集体照片上剪下来的。她这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她在舞厅同柯纯湘相识非属偶然，人家早就看中她了。想到这里，她心中有些不快。

柯纯湘接着告诉她：

“冯德山此人身居高位但不满足，一向对党国怀有二心，与共党嫌疑分子往来频繁。你去之后，注意他同哪些人往来，留心他们谈些什么，及时向我报告。”

噢呀！监视人家行动，偷听人家谈话，这不是特务的行径吗？常竹君顿时感到自己的人格蒙受了侮辱。但是面对这样一位权贵，她不敢怒，也不敢言，尽管心里二十四个不情愿。后来她才知道，郑开三是军统特务头子，柯纯湘早已成了他的好帮手，专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和身边人员中发展党羽，从事特务活动，还到处物色美女，用以监视和控制非嫡系的高级将领。柯纯湘是郑开三的六姨太，十分奇特的是她胸脯正中有五颗呈月牙形排列的五颗黑痣，颗颗象黑色的珍珠，因而她在军统里代号叫“五珠六姨”，简称“珠姨”。莫要看她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外表柔美文雅，其实手段十分狠毒，不仅是高级将领身边已参加了军统组织的太太、小姐和随从人员，对她唯命是听，不敢打个格楞，就连高级将领本人，一提到六姨太或“珠姨”，都大有谈虎色变之态呢！

常竹君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是英语方面，不论笔试抑或口试，总是独占鳌头，她的突然辍学，自然会在学校里引起轰动，许多好同学前来劝阻。然而她已身不由己，只

好洒泪与同学们告别。

常竹君初到冯德山手下，遵照柯纯湘的旨意，曾经将冯德山的行动和言论，向柯纯湘作过汇报。但是不久，冯德山的结发妻子因车祸而丧命，冯德山悲恸万分，身戴重孝为妻子举行盛大的葬礼。后因伤心和思念过甚，一病不起。冯德山对妻子深似海、重似山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常竹君。于是，她在公事之余，常常在冯德山病榻前逗留片刻，给以些安慰和体贴。

冯德山虽是一员武将，原也出身于书香门第，颇懂得什么叫做温存怜爱，什么叫做惜玉怜香，常竹君的温存体贴，自然打动了他的心。久而久之，他们便产生了感情，由感情发展为爱情。然而常竹君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冯德山提出的结婚要求。是嫌他年纪比自己大了整整二十岁吗？当然不是。她顾忌的是柯纯湘，怕的是军统！她如果与冯德山正式结婚，势必会被军统视为“异己”，对冯德山，对她自己，都没有好处，甚至还会遭到暗算。

她一直与冯德山做着暗底下的夫妻。直到冯德山决定率部起义投降共产党了，他们才在起义前一天晚上匆促举行了婚礼。婚后，常竹君觉得应当把自己那段耻辱的经历告诉丈夫，然而终因情面观念，也怕伤害了丈夫的自尊心，几次话到唇边，又忍住了。幸而没有多久，全国解放了，蒋家王朝逃窜台湾孤岛，常竹君以为从此可以断绝关系，柯纯湘对她不会再有威胁了。

嗨，谁知就在全国解放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早晨，柯纯湘好似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们家客厅，这于常竹君不啻是

晴天霹雳！柯纯湘告诉常竹君，她奉蒋介石的亲笔手谕，潜伏下来，以作里应外合，准备将来收复大陆。接着她严厉斥责了常竹君对党国的叛节行为，又说只要她回心转意，愿意继续为党国效劳，可以既往不咎。常竹君当时既恨又怕，为了赶走这个令人心悸的丧门星，只好应付和搪塞。柯纯湘见她已被降服，就没有再说什么。在临走以前，留下一只小铁箱、一架电台和密码，交待了接头暗号，并给常竹君起了个特务代号，"金雀"，命令常竹君做她与台湾联系的联络员。她当时正怀着小艺峰，由于受此惊吓，便早产了。在月子里，她成天心惊肉跳，神思恍惚，茶饭不香。冯德山老来得子，大喜过望，但见爱妻日益消瘦，形容憔悴，不知何故，多次追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只好象哄孩子似的好言相慰。好在自那以后，柯纯湘再也没有在她生活中出现过，因而镇反和肃反时，也没有因柯纯湘而受株连。她暗暗为自己庆幸，也暗暗地希望这个凶妇暴病死掉，或者已被镇压。不论怎样，随着时间的消逝，她心头的重压渐渐地减轻了。

可是她万万不曾想到，这个神秘的女人，竟在动乱的一九六九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们家客厅里！两人面对面站了约莫一分钟，常竹君竟认不出她就是当年美貌非凡的柯纯湘了。因为她是那样的形容憔悴，面黄肌瘦，眼睛灰暗，眼白泛黄，说话一点生气也没有，只比死人多了口气。看样子她快要死了，常竹君心里想。当时常竹君真希望她得了不治之症，早死才好呢！然而俗话说：老虎死了还有三分威呢。尽管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柯纯湘如今只比死人多口气，但常竹君对她依然十分畏惧。不过这一

次，柯纯湘没有与她过多纠缠，看来，她似乎是专门来取保存在常竹君家里的那只铁箱子的。

常竹君注意到，那天柯纯湘离开她家时，步履趔趄，跌跌冲冲，好象随时有可能倒地而死似的。她估计她命一定不会长久了。不料，时隔两年，解放后从来没有向她下过命令的柯纯湘，突然向她下达命令，要她仍以“珠姨”代号，向台湾发报：今晨共党新试制的一艘装置鱼雷的潜水艇被烧毁，速派可靠人员携带现代化专用工具来大陆。

天哪！原来她并没有死啊！

非但没有死，似乎还很康健，声音又恢复到三十年前那样清脆、圆润、有力和果断。

常竹君打算不予理睬，甚至……可是天哪，她早已经完全成了柯纯湘掌心的玩物，早已经上了贼船，即使跳进黄河，也洗刷不清啊！她感到自己的脖颈已被人套上了一条绳索，越想挣扎，绳索反而勒得越紧，会把她勒死，会把她们全家毁掉！

……

突然，“哐——当——”一声，把蜷缩在沙发里的常竹君吓了一跳，立即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只见两扇铁门倏地打开，一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徐徐地开进院里，沙沙沙地围着花园兜了一个圈子，然后在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车门开后，她的孙儿和老伴冯德山从车里出来，常竹君赶忙掠平鬓发，努力恢复平日恬适的情态。

冯德山虽然是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一点不见老态龙钟，仍然步履矫健，行动敏捷，尤其奇怪的是，头发仍然乌黑，

一丝白发也没有，而且面孔红润，神采奕奕。他今天心情尤佳，象刀刻出来的严峻的嘴角，溢出过分的笑容。

“竹君，今天晚上市政协宴请，快去换件衣服，我们一起去赴宴。”冯德山老人一边往客厅里迈步，一边快活地说。

常竹君哪里有心思去赴宴，她愁都愁煞，吓都吓煞啦！本想推说身体不好，让老伴带着可爱的小孙子去，可是转而一想，老头子兴致这样好，她如果拒绝不去，扫了他的兴不说，说不定还会使他疑心。想到这里，挤压得几乎窒息的心头方才透出一点缝隙。她忍住懵懵懂懂的晕眩，在飘忽中勉强镇定住自己，将手递给老伴，让老伴把她拉了起来，因为她实在已经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当她站起身，无意中瞥见报上那则遗失支票的启事时，禁不住浑身颤栗了一下，打心眼里感到冰冷，真是无边无际的寒冷啊！

二、难解的谜团

真是奇怪，家里不是已经装了电话了吗？有什么事家里不可以谈，为什么偏要把她叫到公安局去说呢？已经离休的老侦察科长金玉骅坐在车子里，心里埋怨着儿子——刚提拔不久的公安局副局长。

风驰电掣般的吉普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把金玉骅颠了一下，使她平静下来。是啊，没有紧急事情，儿子怎么会派车来接她呢？对了，眼下公安系统正在清理“文革”中的问题，可能是上级机关要通过她了解某位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吧？也许，是要她去局里看中央文件？她离休前的职务是科长，由于科长做了几十年，离休后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大凡组织离休老干部阅读中央文件，局里总是派车子接送他们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过去没有侦破的案件，对象又有了新的活动，需要她提供情况，一起研究。

不知不觉中，公安局已经到了。

局长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金玉骅还没有进屋，就看到她的儿子奚鸿宾。这倒并非人当真有什么心电感应，而是她的儿子同他爸爸一样，身材高大、魁梧，比一般人高出一头，身形最为突出，易于捕捉。

金玉骅进屋时，屋里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对她笑脸相迎。奚鸿宾扶着妈妈的肩膀，请她坐下，自己一边坐下一边对她妈妈说：

“妈，‘珠姨’又开始活动了，很猖獗！”

听了这话，金玉骅的面孔倏地一红，立时在她心里投下了一片阴影，坦然欢愉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你道为什么？原来在十年以前，兴新船厂试制成功一艘装置鱼雷的潜水艇，还没有下水，就起火烧掉了。潜水艇烧掉的当天下午，台湾、香港、美国、英国四家广播电台同时公开了这一消息。中央公安部很快得悉，破坏这艘潜水艇又立即向台湾邀功的是一个代号为“珠姨”的潜伏特务。中央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指示中央公安部，一定要查破此案，挖出“珠姨”这个潜伏特务。于是中央公安部一位同志当天乘飞机来到临江市。当时金玉骅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临江市公安局，由于侦察科已有五位科长，她被安排在治安科当科长。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悉了这个案件，使她想起解放初期参予审理伪中央大学敌特组织时，据记载，有一个叫柯纯湘的极不寻常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毕业后不久，便成了军统头子郑开三的六姨太，专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太太、小姐中发展党羽，搞情报活动，在军统里她的代号，正是叫“五珠六姨”，简称“珠姨”。她赶忙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

谁知她这一说，却造成了她终身的遗憾。事情很简单，她本来就是临江市公安局侦察科的老科长，经验丰富，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各个派系的演变情况相当熟悉，加上又了解特务“珠姨”的一些根底，于是领导作出决定，要金玉骅自己

挑选精干的侦察干部，组成侦破小组，承办此案。金玉骅当时也不乏热情，信心十足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可是，整整十年啊！她鞋子磨破了几十双，头发熬白了，也未能破案。她自己感到脸上无光，同志们跟着她脸上无光。她永远不会忘记，在她离休的欢送会上，当她回顾自己三十余年的侦察工作生涯时，曾为未能侦破“珠姨”之案，羞愧而痛苦地落下了泪……

“妈，‘珠姨’这次向台湾投递的情报，实在让人费解！”儿子知道妈妈的心病，随即转换了话题。

金玉骅慢慢地抬起头来，将一张慈祥的略有点红的脸转向儿子，眼瞳里盛满着诧异的光芒。

奚鸿宾随手从桌上拿起了一只微型胶片和一张由微型胶片扩大几百倍的图纸，告诉他的妈妈如下情况：前不久，海关工作人员从一位香港海员身上查获了一只微型胶片，放大后，原来是一张绝密图纸，经有关科研人员和专家们鉴定，这张图纸是我国最近正在制造的核舰艇的动力部位。据那位海员交代，他在回国前，香港某公司的一位总经理托他去临江公园的一个树洞里取出这件东西，若能带回香港，许诺给他五十万块港币，作为酬谢。经我们调查，那位海员纯粹为了贪财，并不知道胶片的来历和用处。紧接着，台湾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也收到了“珠姨”投递的同样一只胶片。由此可见，从海员身上缴获的那只胶片，无疑也是“珠姨”投放在树洞里的。她采取的是多渠道、广种薄收的办法。可是，奇怪的是，这两只胶片摄下的图纸上面的数据却是错误的，如果根据图纸上的数据设计制造出来的核舰艇，将会自我爆

炸！台湾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也看出了这一点，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怀疑我们冒用"珠姨"搞假情报，吸引他们派人前来同"珠姨"联系；又怀疑这情报中途出了问题，让人偷梁换柱了。然而，他们早就对我们核舰艇垂涎三尺，因此，特种军事情报室决定派专情人员前来核对和就地考察。

"我们去看了正在制造的核舰艇动力部位的图报，上面的数据与胶片上的数据截然不同。我们也访问了主任设计师，她说她从来不曾推导、演算出这样明显错误的数据。你说，这件事怪不怪？"奚鸿宾苦苦思索着，用请教的目光看着妈妈。

金玉骅已经看出儿子的用意了。心想，潜水艇爆炸案件未能侦破，已使她感到终生遗憾，现在年岁大了，精力、体力都大不如过去，万一侦破不了，岂不负疚更重？还是让他们青年人去侦破吧，不用她来充能人。可是听着听着，奇怪的案情深深地把她吸引住了，让她听迷住了。好比一个演员，在听导演说剧情，渐渐地让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角色那样，她无法超然了。

她从儿子手中接过图纸看了一会，又思索了一阵，慢慢地抬起头来，眼光从图纸上移到儿子宽阔的大脸盘上：

"你们肯定这张图纸就是核舰艇的动力部位的设计图纸吗？"

奚鸿宾点点头："这一点不用怀疑，专家们鉴定过了，这是肯定的！"

金玉骅将图纸和胶片往儿子膝盖上一按，一字一顿地说：

"那便可以肯定，我们的设计人员在演算过程中，一定出现过这样的错误，而敌人正巧偷拍了这张出了差错的图纸。"

奚鸿宾一双眼睛瞪得很大，象两只火团，亮了一下，又灭了：

“哦，是这样，可是我们多次访问了这位设计师，她说在演算过程中绝不可能发生这样浅薄的差错。”

金玉骅掠一掠灰白的鬓发，固执地说：

“除此之外，没有办法作别的解释。”

奚鸿宾站起来，在抽屉里取出一支香烟，背着妈妈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

金玉骅温和地说道：

“咦，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家里你可从来没抽过呀！”

“金科长，你对鸿宾管头管脚管得太严了，再这样下去，你老人家再也不用想娶媳妇和抱孙子喽。”说话的叫肖景禧，三十左右年纪，一副机灵鬼的模样。他是金玉骅的老部下，奚鸿宾的好朋友，公安局的尖子侦察员。

金玉骅朝肖景禧眼睛一瞪，温和地嗔责道：

“你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是全为你和鸿宾好，你反而来骂我！常言道：小伙子不抽烟，姑娘不沾边嘛。”说得众人都笑了，肖景禧自己却一点笑容也没有，看得出，他善于做冷面滑稽。

经过这一番打趣逗笑，奚鸿宾不再躲躲藏藏了，索性转过身来，大模大样地贪婪地吸着烟，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金玉骅见儿子夹烟的手势、吸烟的姿势，笨笨拙拙、别别扭扭的样子，忍俊不禁地笑了。

嗬，看来奚副局长的烟瘾还不小呢，一支烟几口就吸完了。他将烟蒂揿灭在烟灰缸里，腾地一下子在金玉骅对面的

沙发上坐下，大手朝金玉骅膝盖上一拍：

"妈，柯纯湘是你的老对手了，局党组意见，想请你出来，以你为主，负责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

尽管金玉骅早已看出儿子找她来的用意，尽管她把未能挖出"珠姨"这个潜特，视为终生最大遗憾，一直于心不甘；然而，当她听到儿子宣布局党组决定时，她的眸子里还是闪烁着明暗交替的光亮——犹豫不决。有一刹那，她的心里升起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畏惧的感情，她怕万一破不了案。可是，这种感情很快就消失了，她临时作出这样的决定：能推掉就推掉，实在推不掉，就干！

"妈，你快表个态呀。"儿子摇着妈妈的膝盖催着说。

"唉……"她叹息一声说，"妈这一两年，整天围着锅台转，满脑子装的是锅碗瓢盆，脑子迟钝了，业务生疏了，恐怕完不成这个任务呀！"

奚鸿宾欢快地笑了：

"本来，党组建议时，我也有点犹豫。可是，刚才听妈一席话，我信心足了。妈的思想仍然很敏锐，具有真知灼见，对案情的分析和判断，胜过我们年轻人一筹。负责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妈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金玉骅作思考状，显然有些心动了。

"妈，你的助手，我已经给你配备好了。"奚鸿宾说着，指着身边的肖景禧和一位年轻的姑娘。

这姑娘叫邓晓岚，兴新船厂保卫干事，曾经参予过潜水艇案件的侦察工作，可以说，她算是金玉骅的老搭挡了。对于这两位助手，她是满意的。

奚鸿宾见妈妈已经默许，便随手拿过桌上一宗案卷，递到妈妈手里。

金玉骅戴上老光眼镜，随便翻起了案卷，她看得很快，一页跟着一页几乎不停顿地掀过去。当她翻到了主任设计师陈述的材料时，放慢了速度，一字不漏地往下看，有时还眯起眼睛思索一下。看完之后，她摘下眼镜，问她儿子：

"这邵秉芬，是不是盼秋的老姑妈？"

奚鸿宾回答道：

"是的。她是核舰艇的主任设计师，动力部位的数据正是她亲自演算的。"

金玉骅淡眉微蹙，喃喃自语道：

"她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

奚鸿宾没有作声。

金玉骅临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向她了解情况时，她的情绪怎么样？比方说，除了吃惊，有没有一种难言之隐？"

"妈还是认定差错出自她手？"

"我还是那句老话，除此没有办法解释。"

奚鸿宾早就认识邵秉芬，对她政治上是信得过的，对她渊博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一向很尊敬，说差错出自她手，他是不大相信的。但他又无法说服妈妈。沉思片刻，他向妈妈献了一条计：

"是啊，尽管邵秉芬学富五车，工作一向严谨，难免也有一时差错。我同意妈的意见，这团乱麻，还需从邵秉芬身上理起。妈不妨去找找盼秋，请盼秋协助我们，做做她姑妈

的思想工作，尽快地解开这个谜团。”

要她去找邵盼秋，金玉骅感到有点为难。邵盼秋是著名画家邵兆基的女儿。一九六八年“一片红”的时候，邵盼秋同奚鸿宾一起奔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淮北农村正遭百年罕见的大旱，生活苦不堪言，两人相依为命，情同兄妹。一年后，奚鸿宾被推选上了大学，邵盼秋因父母双亡调回临江市，两人便明确了爱情关系。金玉骅念邵盼秋孤女一人，视她如亲生的女儿。奚鸿宾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临江市公安局，决定同邵盼秋结婚。而“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临江市公安局党组织，坚决不准奚鸿宾同邵盼秋结婚，理由是邵盼秋的爸爸邵兆基是个老右派，“文革”中畏罪自杀，一个共产党员、公安干部，绝不可以同五类分子的子女结合。奚鸿宾思想不通。“四人帮”安插在公安局的那个亲信，拍着桌子警告奚鸿宾：“你如果不听劝告，就别想留在公安局工作！就别想留在党内！”奚鸿宾据理同他争辩了几句，结果被关了禁闭，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在此重压下，奚鸿宾被迫噙着眼泪同邵盼秋分手。这种打击对一个姑娘该是怎样的滋味，那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后来盼秋很快同冯德山的儿子结了婚，养了一个大胖儿子，生活也很美满，事业上又有了造就，是目前画坛上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但是金玉骅对这姑娘总怀有一种负疚的心理，感到对不起她。这种情况，当着众人面，她又不便说。

当然，使金玉骅感到为难的，还不止这些。解放初期，她参予审理伪中央大学敌特组织的时候，曾有人反映冯德山的爱人常竹君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同柯纯湘有过往来，于是，

金玉骅曾好几次找过常竹君，向她了解柯纯湘的情况。如今常竹君又是邵盼秋的婆婆，事隔三十余年，她又突然在常竹君家出现，会不会引起她的误解？目前，冯德山是我党的重点统战对象，弄不好会捅乱子的，她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

当然，金玉骅非常清楚，邵秉芬这位老处女，身边已经没有什么近亲了，唯一的亲人就是邵盼秋，姑侄两人过从甚密，感情很好。如果这张图纸上错误的数据果真出自她手，因种种顾虑而不敢承认，那么能够解除她顾虑的人，邵盼秋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了。常言说得好，选准钥匙才能打开锁嘛。

金玉骅把利弊关系作了权衡之后，决定办案的第一步，就去找邵盼秋。

三、她为何如此慌乱？

邵盼秋是画坛上的后起之秀，倍受领导重视，加上公公冯德山的特殊地位，免去了坐班制，基本上成为专业画家，在家中作画。为缩小目标，谈话自然随便，金玉骅未带助手，独自一人前来冯府登门拜访。

她按了两下电铃，大铁门上的小窗口朝内打开了，前来为她开门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常竹君本人！这位年轻时候美丽出众的妇人，如今算来已六十开外。不知她用什么妙法，竟能使自己永不衰老，头上没有一丝白发，皮肤仍然红润光泽，身体也不见发胖变形，一件紧身的旧西服上装恰到好处的衬托出她身段的曲线美。也许是金玉骅变化太大的缘故，或许是她们已有三十余年未曾见面了，或许是当初她们只有那么两次短促的见面，常竹君一点也没有认出金玉骅来。

“认不出更好，免得产生误解。”金玉骅心里想，一边进门一边抱歉地说，“打搅你了，夫人。我是来看盼秋的，她在家吗？”

噢！好熟悉的声音啊！一霎间，常竹君双眸里射出了诧异的光芒，足足地看了金玉骅五秒钟。但她很快意识到，这样呆痴痴地看客人，未免有些不礼貌，便一边领金玉骅进去，

一边回答道：

"在，在在，请屋里坐。"说完低下脑袋，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快要泯灭的记忆和某种遥远的印象。但毕竟年数太久，一时想不起何时何地曾与这位女同志有过接触。

她们来到了冯家典雅的客厅。

"盼秋在楼上画室里。你请坐，我马上去叫她下来。"常竹君不乏热情，又是让坐，又是倒茶。

"不必叫她下来了，我正想看看她作画呢。"金玉骅没有坐，也不让主人沏茶。

"啊，她要上楼！"常竹君不觉心头一紧，"她为什么不让盼秋下来，偏要上楼去？"心里犹如五马交枪，乱作一团。自从柯纯湘将那台发报机丢在她家，她把它秘密藏放在尖顶的三层搁楼上以后，大凡家中来客，一律婉言谢绝上楼。起初是出于心病，深怕别人无意中发现了她的秘密和特务行径；渐渐地，便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家的常客，几乎都知道主人有这种脾气，很少有人提出上楼的要求。

然而也有一些初次登门的陌生客人，对于这幢西式洋房颇有兴趣，也会提出上楼观光一下的要求，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于最近台湾又派人来临江市，以寻找遗失支票启事为暗号，命令她前去接头。她正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位陌生的女同志执意要上楼去，不得不叫她生起疑惧之心。也正因为这种疑惧之心，迫使她改变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强作坦然，领着客人上楼。

画室在二楼，门虚掩着，常竹君和金玉骅的脚步声未能惊动邵盼秋。常竹君好象怕打扰儿媳的构思似的，站在门外

轻轻地说：

“盼秋，你的客人来了。”

邵盼秋搁下笔，回过身，见婆婆身后站立着金玉骅，立时双眼生辉，大喜过望，声音甜润而又熨贴地叫道：

“噢——啊！是奚大妈呀！稀客！稀客！”

金玉骅迎上去拉邵盼秋的手，邵盼秋把手伸出却又立即缩了回去，因为她手上沾满了各种颜色。她赶忙去洗了手，又脱去了沾满各种颜料的工作服。

常竹君见她们原是熟人，过分紧张的心弦，这才稍微松弛了下来，退回到楼下客厅里去。

自从邵盼秋和奚鸿宾结婚不成，分手之后，金玉骅再也没有见到过邵盼秋。虽然八年过去了，在金玉骅看来，邵盼秋比姑娘时更漂亮、更飘逸，腰身还是一如当初，柔软、灵活。穿一件紧身羊毛衫，胸部隆得很高的很有弹性的乳房，把各部位的曲线衬托得疏密有致，清晰、明朗；她那犹如象牙般洁白润滑的肤色，使她的长发显得异常金黄，松散轻柔地披拂在肩上，呈现出栗色的波浪，有两绺美发，恰到好处地遮住了她稍长而秀美的脖子。

“她太美了——多可爱的孩子！”金玉骅慈祥地长时间地看着面前这位本该属于自己的儿媳妇，毫不掩饰自己贪爱的目光，心里不禁又升起一种惋惜的感情。

“大妈快坐，我来给你泡茶。”邵盼秋让金玉骅看得不好意思起来，倏地脸一红，显得更美丽，也更动人了。

金玉骅望着邵盼秋那婀娜的身材，如花似玉的脸庞，心头禁不住产生着一种既爱慕又嫉妒的感情：

"盼秋，你现在成了名画家，早把大妈忘记了吧？"

"怎么会呢。"邵盼秋泡好一杯茶，便袅袅婷婷地走向金玉骅，扶她坐下，"如果我忘记了你们，那我的心脏也已经停止了跳动。"

"你们"，岂不是包括鸿宾吗？噢，她非但没有记恨他们，仍然对他们母子感情绵绵。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也不会忘记鸿宾——多么通情达理、多么重感情的孩子啊！听了邵盼秋这话，金玉骅心里越发感到不安。

邵盼秋见金玉骅低着头，便连忙坐到她身边，拉着她的手摇动一下：

"大妈不要不信，我说的可全是真话。"

金玉骅在邵盼秋纤细白嫩的手背上拍拍：

"怎么会不相信呢，我们也是如此呀！"

"我们"！难道也包括鸿宾吗？邵盼秋心里这样想着，轻咬嘴唇，默默地垂下头去。

屋里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沉默。

"你正在作画，让我打断思路了吧？"金玉骅问，到了应该转换话题的时候了。

邵盼秋抬起头，连声不迭地说：

"不会，不会。你看，昨天开始的这幅画，此刻正好画完。"

金玉骅顺着邵盼秋的手指方向望去，果见墙上嵌着一幅油墨未干的山水画卷，标题为《春回大地》。画卷上峰峦染翠，白云出岫。春风浩荡，吹皱一湖春水。湖上游艇横渡，艇中乘着数对情侣，正在浏览湖光山色。湖岸逶迤曲折，通

向林木葱茏的幽谷。幽谷两旁，山杏怒发，芳草萋萋，飞瀑如练，楼台掩映。曲径上可见游人双双对对,踏花拂柳而去，那种悠闲的神情，依稀可辨。画中人物虽小如豆点，但姿态生动，神情毕现，栩栩如真，几乎呼之能出，招之能来。

金玉骅由于工作需要，五十年代初曾跟着一位名画家学得一点绘画知识，从此同绘画结了点缘。此刻，她被邵盼秋的新作深深地吸引住了眼光，画卷上那种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景色和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采，使她陶醉了。

"大妈对绘画一向有研究，这幅画是我即兴之作，一气呵成，还没好好修改，请大妈多多指出其中的毛病。"邵盼秋微微笑着说，看得出她对自己的新作相当满意。

"盼秋，你真行，这几年，你的进步太大了。"金玉骅抓起盼秋的手抚摸着，对她在短短几年中，竟能在绘画艺术上取得这么深的造诣感到惊讶，也由衷的高兴。

"鸿宾也了不起啊，据说他已经当上公安局的副局长啦。"象过去一样，提到鸿宾的名字时，邵盼秋的笑容格外动人，声音似乎也格外甜润。

"他那能同你相比，你已经成为名画家啦！"金玉骅又拍拍盼秋的手说。

"自古行行出状元嘛。他也会成为侦察专家、破案专家的。不是吗？"邵盼秋的神态和口吻略带嘲讽之意，是很明显的。

金玉骅也听出来了，不过，她一点也不计较。不要说略带讽刺意味，就是怒骂鸿宾一通，金玉骅都不会责怪她，完全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邵盼秋说过之后，立即后悔起来，觉得方才这话不仅欠于礼貌，也有失自己的身份，为了弥补刚才谈话的缺陷，她拉起金玉骅的手，微笑着说：

“听说大妈已经离休了。以大妈的身体和精力，大可以再工作十年八年，为什么这么早就离休了呢？是回家抱孙子吧？”

金玉骅心想，她只知道鸿宾当了副局长，却不知道他由于对她的眷恋，对人们为他作媒都不感兴趣，因而至今还是个单身汉呢！

“唉，抱啥孙子，鸿宾至今连对象还没有呢！”金玉骅说着，忍不住浩叹一声。

邵盼秋听了这话，立刻，在她的脸上露出了异样的苦涩与同情相混合的表情，恰象一片云翳天外飞来，遮住了她那流星般明亮的眼睛。她确实不知道奚鸿宾至今未婚，更没有料到他那样的人品、那样的地位会连对象也没有，但她相信奚大妈绝不会骗她的。至于鸿宾为什么至今连对象都没有，金玉骅没有说明原因，邵盼秋也没有追问，但她心里已经明白了。因为深沉的感觉一旦用具体的言辞赤裸裸地表达出来，反而会失去它特殊的意味的。

这次轮到邵盼秋觉得该转换话题了。

“大妈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邵盼秋柔和地问。

“盼秋，你最近还象过去一样，常去看望你老姑妈吗？”金玉骅随便地问，问得很自然。

“这一两年忙得厉害，有时一、两个月才能抽出时间去看她一次。”邵盼秋神情自然地回答，但她双瞳里已经闪露

着一种警觉的光芒。

“她常上你们家来吗？”尽管金玉骅没有想到去怀疑常竹君，但由于常竹君曾经同柯纯湘有过往来，她本能地问了一句。

“一次也没有来过。”邵盼秋回答，“我这位老姑妈性格极孤僻，最不爱走动，我的公婆几次邀请她来作客，我的嘴皮快磨破了，也请不动她，弄得我两面吃夹当。”

金玉骅本想问：“怎么，她反对你这门亲事？”临时又觉得不妥，话到唇边改成这样：

“你最近去看过她吗？”

邵盼秋警觉地看了金玉骅一眼，略作回想，说：

“一个月以前，我在美协开会，会议结束得早，弯过去看了她一次。”

“她的情绪怎么样？”

“怎么！出什么问题啦？”邵盼秋这才明白了奚大妈突然拜访的原因，不觉为自己的姑妈担心起来。

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又道：你对人不实，人对你不忠。既然要委邵盼秋以重任，金玉骅觉得应该相信她，她决定把实情告诉她。何况这件事，邵秉芬本人也已经知道了嘛。

“是这样，最近我国在制造一艘核舰艇，由你姑妈担任这艘核舰艇的主任设计师。前不久，公安部门查获了一张图纸，这图纸正巧是你姑妈亲自设计并计算的。奇怪的是，缴获的这张图纸上的数据，同正在制造的舰艇的图纸上的数据截然相反，若按缴获的图纸上的数据制造核舰艇，那核舰艇

将会自我爆炸。然而这张图纸，又确确实实是核舰艇的图纸，图纸上的阿拉伯文字，又确确实实是你姑妈的手笔。”

金玉骅把话顿住，决不定要不要把这张图纸已经被特务投递到台湾的事也告诉她？后来一想，如果把这件事说出来，有可能加重邵秉芬的顾虑，还是不说为好。

邵盼秋听完了金玉骅的介绍，柳叶似的双眉挑动了一下，明亮的大眼也似乎黯淡下来，少顷，眉眼又乐，笑了起来：

“这样看来，大妈名义上离了休，实际上并未离休呀！”

金玉骅掠平鬓发，笑笑说：

“鸿宾经常不归家，我一个人在家好生寂寞。最近听说了这件奇怪的事情，我被吸引住了。今天来找你，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这似乎难以令人相信。”邵盼秋秀眉微蹙地说，“我姑妈学识渊博，治学态度向来严肃，绝不会在这样重大的方面出差错的。会不会有人嫉妒她，故意模仿她的笔迹，破坏她的名声？”

金玉骅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她笑邵盼秋在美术上已颇有造诣，不失为才华横溢、思想敏捷，而在生活方面却如此浅薄，幼稚得可笑。

金玉骅笑着，慢慢地向她解释，象在开导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

“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可能有出差错的时候。比方突然受到意外的打击，身体突然不佳，或由于某种原因心情很坏，在这种种异常情况之下，工作上就有可能出差错。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道理就在这里。”

邵盼秋几乎不假思索地说：

"这也很简单，我姑妈决不是那种文过饰非的人。要是差错果真出自她手，一经提起，她准会承认的。"

金玉骅仍然朝她微笑着，附加一个摇头，她不便说明利害关系，只是婉言地提醒道：

"你把这件事看得过于简单了，盼秋。其实，对于象你姑妈这样有名望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会很看重这件事的。有时出于要面子，也往往会缺乏这方面的勇气。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请你出面，同你姑妈谈谈心，从侧面了解一下她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如果她主动将这件事告诉了你，你要设法解除她的顾虑，让她主动说出出差错的原因。行吗？"

"我愿意效劳，"邵盼秋欣然地说，"只担心我这张嘴太笨拙，会辜负了你与鸿宾的信任和期望。"

她别有深意地又一次把鸿宾拉扯进来，显然是对于鸿宾没有亲自找她，表示不满。金玉骅慈爱地笑了笑，她笑这对年轻时代的恋人，关系断了这么多年，思想和感情仍然藕断丝连。盼秋如此，鸿宾也如此。

"这对人呀，总是喜欢缅怀过去，让已经无法挽回的憾事来折磨自己。"金玉骅心里这样想，苦涩地摇摇头。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解除你姑妈的顾虑，一定能够解开谜团的。"金玉骅对邵盼秋说。

"这张图纸没有落到敌人手里吧？"邵盼秋为自己姑妈担心起来，认真地问。

"即使落在敌人手里也不要紧，那本是一张错误的、报

废了的图纸嘛。”金玉骅没作正面回答，安详地说。

邵盼秋紧张的心弦似乎松弛了，欢愉地笑起来。

金玉骅接着向邵盼秋详细讲述了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见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

她们下楼的时候，金玉骅发现常竹君站在楼梯口往花瓶里插花，却注神于楼上，显然是在窃听她们的谈话。一听到下楼的脚步声，有如惊弓之鸟，赶忙慌乱地逃离楼梯口。

当金玉骅来到客厅时，常竹君一面对邵盼秋说："盼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怎么让客人走呢？”一面胆怯地窥视着媳妇和金玉骅的脸色，似乎想从两人的表情上猜出是否有怀疑她的神色。

"不用客气，已经打搅你们了。”金玉骅朝常竹君微笑着，温和地说。

当常竹君再次听到金玉骅声音的时候，眼光一阵慌乱，全身明显地战栗了一下。从她脸上反映出来的表情看，说明回忆已在她心灵深处抬头，她已经认出金玉骅来了。或者说，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回忆，这位不速之客，正是三十年前向她打听柯纯湘下落的公安人员。一旦认准金玉骅是公安人员的时候，常竹君一下子失去了自制力，霎时，脸色变得苍白，为掩饰慌乱，她想同金玉骅寒暄几句，但舌头发僵，不听她的指挥了。

常竹君这一时间的反常表现，自然逃不过金玉骅老练的眼光。她感到奇怪，三十年前，常竹君留给她的印象，是言谈自若，心情坦然，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为什么见了她却如此胆怯与慌乱？难道，她与柯纯湘的关系，一度断了，后来

在某种气候下，又死灰复燃了？或许，她俩的关系一直未断吗？否则，她为何如此慌张和恐惧呢？

金玉骅走出这座花园洋房之后，心里升腾起一连串的问号。常竹君那一连串反常的表情，象粘在她的眼皮上，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她的眼前摔开。

四、倾吐怨愫

邵盼秋不负重托，第二天就去看望她的姑妈邵秉芬。

邵秉芬今年虚岁六十三，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两鬓染霜，面孔白皙，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身材修长，衣着淡雅朴素，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她行动缓慢，平时少言寡语，说话时吐音极纤细。当她微笑的时候，总是牵动半边嘴角，略带哀怨，细细观察，可以给人感到她的心灵曾经受过严重的创伤。

今天邵盼秋见到她姑妈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

“噢——啊，姑妈！一个月未来看你，你竟瘦了一圈！怎么回事？病倒了吗？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

邵秉芬勉强地笑笑，强作欢颜，把侄女从卧室领进书房，好象有什么心事要向自己唯一的亲人诉说似的。可是坐下之后，只是从那深深的、空空的胸腔里透出一声低沉的叹息，眼光呆滞滞地看着窗外的苍穹，许久没有说话。

邵盼秋坐下之后，流星一般闪亮的眼光在姑妈身上和脸上睃了一下，又是一声惊叫：

“天哪！姑妈，你不仅形容憔悴，脸上的老人斑也生出了这么多！仅仅一个月，怎么衰老得这么厉害？”

听了这话，邵秉芬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下意识地转过身子，当她从嵌在墙上的那面镜子里看到自己枯槁的面庞，尤其看到两边脸颊上不知何时生出那么多的老人斑时，她的心里不禁酸楚难忍，微微发红的眼角溢出了两行清泪。

邵盼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慢慢站起身，搬来一张古色古香的红木靠背椅，在邵秉芬面前坐下，拉起姑妈冰凉的手，用火热的语言对姑妈说：

"姑妈,快对盼秋说，你到底病了，还是遇到了不顺心、甚至痛苦的事情？要是有病，我马上陪你去看病，你住院，我就整天整夜陪伴你、侍候你，对你尽孝道；要是有什么心事，就快对我说，让盼秋为姑妈分担烦忧，排遣愁怀……"

听了这番火热的话，邵秉芬那颗凄凉的心，多少得到了一些温暖和安慰。其实，盼秋并非是她兄嫂亲身所生，而是临江市解放那年冬天,她兄嫂在门口捡来的被人遗弃的婴儿，兄嫂象对待自己亲生的女儿那样把她培育成人。这一点，盼秋至今一点也不知道,一直把邵兆基夫妇当作自己亲生父母，把邵秉芬当作自己的嫡亲姑妈。至于邵秉芬呢，她也早已压根儿忘掉了盼秋的身世,也一直把她当作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尽管如此，有些事她也不能对盼秋倾吐。不是信不过，而是羞于叙说。

"姑妈一定有什么心事瞒着我！"邵盼秋用肯定的口吻说道，跟着摇拽着邵秉芬的手臂，"你这样闷闷不乐，会糟塌身体的。说吧，快说吧，盼秋好为姑妈分担忧愁。"

在盼秋苦苦哀求下,邵秉芬心软了，正欲开口倾吐怨愫，老佣人送茶进来，于是话到唇边又忍住了。

这位老佣人，是个年过半百的妇女，解放初期来到邵秉芬家帮佣，开始大家管她叫王嫂，后来改叫王妈，至于她的名字，却无人知道，只有邵秉芬晓得她叫王喜梅。刚到邵秉芬家来帮佣那会儿，王喜梅很年轻，不过二十四、五岁年纪，很有几分姿色，又识字知礼，颇得主人的欢心。她眉清目秀，细皮白肉，坐立有相，说明她从小过过优越的生活，受过一定的教育，所以，邵秉芬并不把她当作佣人看待。每月工资全部交给王喜梅，零用钱却反过来向王喜梅要。经济大权全在王喜梅手里，她从不过问。至于家里有多少积蓄，她压根儿不知道。一言以蔽之，邵秉芬同王喜梅，早已经不是什么主仆关系，而象一对老姐妹。

不过，王喜梅很知礼识趣，在客人面前，尤其是在邵盼秋面前，绝不会忘记她与邵秉芬的主仆身份。当下，她放好茶杯，立即退到外面，还顺手轻轻地把书房门带上。

王妈走后，邵秉芬叹息一声说：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工作上出了一点差错。"

"后果严重吗？"邵盼秋急切地问。

"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也不严重。"

"这话就让人费解了？"

费解？邵秉芬又何尝不感到费解和困惑！自从那天公安局的同志将图纸的事情向她摊牌以后，她感到万分惊讶，茫然莫解。只是这几天她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而是让另一种内心的隐痛搅乱了心境。现在一经提起，她倒也很想说出来，好让聪明的侄女帮她解开这个谜团。

"半个月以前的一天下午，我因心情不好，思想混乱，

将一张图纸上的数据计算错了。但是第二天一上班，我便立即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将这张错误的图纸付之一炬，重新绘制了一张。那张错误的图纸，我没让任何人看过，更没有带出研究室，一直锁在抽屉里的，不知怎么还是被人偷拍了去，投递给了海外特务机关……你说怪不怪？真是出鬼了！”也许过于紧张，邵秉芬在叙说这件事的过程中，脸色苍白，声音哆嗦，浑身微微颤抖。

“已经投递给海外特务机关了吗？”邵盼秋显得有些紧张起来。

邵秉芬沉重地点点头。

“那张数据错误的图纸，是原则性的错误吗？”邵盼秋十分关切地问。

“唉，那天我真好象遇到赤佬了！幸而自己发现得及时，否则啊，要是按照那张图纸制造出产品，将会自我爆炸呀！”邵秉芬愧不自如地说，苍白的面孔微微发红。

一旦证实了这张图纸果真象金玉骅所说的那样带有根本性的错误，邵盼秋吃惊了，那如花似玉的脸孔一下子失去了光彩，有片刻工夫，她的神情显得又呆滞又沉重。

邵秉芬见侄女由于替她担心，吓成这样，激动与温暖的感情象潮水般地漫上心来，她连忙向盼秋解释说：

“幸而那张图纸上的数据错了，敌人拿去等于白拿。否则，我的责任就更大了，国家的损失更不堪设想啦！这好比不幸中之大幸，你说是吗？”

邵盼秋意识到自己失态，立即镇定下来，苦苦地哀求说：

“姑妈在科技界是一位有名望的人，不应该在计算上发

生这种原则性的差错。你说那天心情不好，又说真的遇到赤佬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姑妈相信我这唯一的亲人，什么也不要对我隐瞒。”

邵盼秋的哀求，撩动了邵秉芬悲苦的心弦，几十年深埋心底的屈辱和痛苦，被拨动起来。霎那间，邵秉芬呆如木鸡，满脸的皱纹出奇地皱缩在一起，眼睛红红的，牙齿狠狠地咬住下唇，左手紧紧地捂住胸口，可以想见她的内心充满了凄苦、悲哀和愤怨，经历着极其复杂的感情历程，如果看得见，那么她的心一定在滴血。

邵盼秋见状，不禁在心里暗暗地懊伤，知道自己的话戳痛了姑妈心灵的创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见姑妈痛苦还在加剧，便急不择言地说：

“姑妈，都怪我不好，不应该刨根问底，触及姑妈的痛处。你就当我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吧。”

不料肝肠寸断的邵秉芬突然抬起头来，凝望着邵盼秋乞谅的面孔，声音暗哑地说：

“不不，你应该问，应该问。姑妈已经老朽了，离人生的终点不远了，也应该把自己那段屈辱和不幸的经历告诉你，全告诉你。”终因要说出自己深埋心底几十年的屈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有承受痛苦的坚韧的理智，等到她开始要说的时候，舌头发僵，不听她指挥了。

邵盼秋从来未见过姑妈神情这样严肃，也从来未见过姑妈用这样痛楚的声音说话，不知不觉心弦绷紧了，眼睛不眨地望着姑妈，不忍心催她，让她慢慢地说。

过了好一会，邵秉芬眼角溢出了两行清泪，羞涩地带着泣声地说：

"姑妈并不是一个老处女，三十九年前曾同一个比自己整整大了十岁的男人同居过，而且还有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就是你的表哥，也许现在还活在世上……"

邵盼秋一听姑妈的这些话，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以为图纸被偷拍，姑妈受到意外的惊吓，神经紊乱，在说胡话呢。但是她很快地就相信了，因为她觉得姑妈的心情虽然沉痛，但是从她叙说往事的那种略带羞涩和愤懑的表情，可以看出她的神经是正常的，所说的一切全是事实。

邵盼秋激动地偎抱着可怜的姑妈，听她叙述着谜一般的往事……

一九四五年春天，邵秉芬在西南联大读最后一个学期，在一次舞会上，经一个女同学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名叫许光圻的年轻的银行经理，此人英俊、潇洒、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是当时昆明交际场上最为瞩目的人物之一。许光圻手头阔绰，善于交际，最为拿手的，是可以取得任何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的怜爱和亲近。当时邵秉芬是个单纯的女大学生，同他不过单独接触几次，便经不起许光圻甜言蜜语和山盟海誓的诱惑，失去了姑娘的贞操。不久，邵秉芬大学毕业，在科学院里找到了工作。许光圻在昆明郊外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们俩暗里同居的所在。当许光圻完全占有了她，同居一段时间之后，便对她不再象以前那样温存与热恋了，常常半月甚至一月不去，把她一个人撇在那所房子里，偶然回去一

次，对她也是冷冰冰的，甚至厌恶她，莫名其妙地对她发一通脾气，显然他已另有新欢了。他们之间有了一堵看不见、说不出的高墙，同居生活一度带来的光彩和热度便很快地消逝了。

邵秉芬看出了许光圻是一个好色之徒，并非真正爱她，似乎也看到了他们之间不幸的结局，她后悔、嗟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然而她毕竟是个旧时代的女性，还一心希望许光圻回心转意。只要能成为他合法的妻子，她宁愿忍受一切冷遇，作出最大的牺牲。她曾多次试图挽回这行将破裂的局面，但每次都在冷遇中加深了裂痕。后来，她怀孕了。这个喜讯给邵秉芬带来多么大的安慰呵！腹内蠕动的小生命，不仅预示着她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更重要的是可望因此得到许光圻的欢心，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她盼着许光圻回家，好把这个喜讯告诉他。她盼呀，盼呀，终于在一个凄风冷雨的晚上，盼来了许光圻。使她吃惊的是，许光圻不是回来过夜的，而是把他自己的东西一个劲地朝皮箱里面塞，象是要出远门，也象是从此和她分居似的。

“你要到哪里去？”邵秉芬慌忙问。

“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我要作为接收大员，近期飞往上海。”许光圻踌躇满志地说，还是只顾往皮箱里塞东西，并不看邵秉芬一眼。

“圻，我……我已经有了身孕了，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抛下，带我一起走吧……”她拉住许光圻的手，激动地把自己怀孕的喜讯告诉了他，期待着他因此而露出笑脸，重新撞起两人爱情的火花。

不料，许光圻听了这个消息，非但没有露出一点喜色，反而皱起眉头，唬起面孔，摔脱了邵秉芬的手，象是邵秉芬给他捅了漏子、坏了他什么事似的。他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会，突然在邵秉芬面前站定，收敛怒容，把手搭在邵秉芬肩上，温和地说：

"这个……这个好办！孩子我认账，以后我可以负担他的生活费，直到他长大成人。"

犹如晴天霹雳，把邵秉芬打懵了。她眼睛愕然睁大，吃惊地望着许光圻，浑身颤栗，半天说不出话来。

许光圻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放在桌上：

"这点钱你留着月子里用，以后我还会给你寄钱的，只要我知道你们的下落。"

"什么！你……你这样无情无义？"她什么都明白了，再也忍不住地扑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那狠心的男人，竟连劝也没有劝她，拎起皮箱，啪地带上门，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渐渐地远了，更远了，听不见了。单纯而痴心的邵秉芬，以为许光圻还会回来的。每天傍晚，她就坐在房间里，在难耐的期待中，希望再次听到那咔嚓咔嚓的脚步声。然而没有，那她熟悉的脚步声再也没有响起过。

她被遗弃了！

当时她的哥哥邵兆基正在桂林举办个人画展，得此消息，大吃一惊，立即偕同妻子奔到昆明。他们劝邵秉芬赶快做人工流产，但邵秉芬死也不肯。兄嫂无法，为掩人耳目，就让邵秉芬去安徽一位至亲家中。几个月后，一个净重八斤的男娃娃哇哇落地了。邵秉芬那破碎的心，终于得到了补偿，得

到了若干安慰，她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啦！

满月之后，她把孩子交给那位至亲抚养，并请了一个奶妈，自己仍回到昆明工作。自那以后，她每年春节，都千里迢迢地跑一趟安徽，看望孩子。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她的孩子刚过两周岁，可以满地跑着玩耍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不幸消息，她的孩子不见了！邵秉芬象被人当头敲了一棒，陡地痴呆了。她哭哭啼啼赶到安徽时，她的兄嫂已先到数天，四下查访，有人说孩子落水淹死了，有人说孩子可能被狼吃掉了，也有人说孩子是让一个城里来的人骗走了。她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花掉了许多钱，也没有找到孩子。

……

"后来呢？"邵盼秋问。

"后来我就一直没有见到过孩子，我真想啊！"邵秉芬痛苦地说。

"这个孩子，会不会是那个伪君子许光圻从姑妈身边夺去的？"邵盼秋气愤地说。

邵秉芬点点头说："就是他。"

"我表哥现在还活着吗？"邵盼秋见姑妈点头，跟着又问，"你见过他了吗？"

"我是一个月以前才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那天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你，你不是给了我一只电子手表吗？"邵秉芬说，"你走后不久，我好象听到背后有人唤我的名字，回身一看，是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啊！

不是别人，正是毁了我一生的那个伪君子许光圻！一见他，我眼睛都发红了，很想声色俱厉地斥责这个抛弃怀孕的妻子的伪君子，一泄几十年蓄积心头的愤恨，可我当时气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反而遭到了他的捉弄。"

"什么？捉弄！这个心肠狠毒的家伙，直到如今，还敢捉弄你吗？"邵盼秋愤怒地叫道，怒火在她脸上，也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熊熊地燃烧。她站了起来，忽又坐下，象是要为姑妈雪恨似地说，"快告诉我，他怎么捉弄你的？"

在这个瞬间，邵盼秋的追问不舍，使邵秉芬的心骤然紧张起来，抽搐起来。凄婉、激愤、哀怨以及矛盾的心理，使她濒于窒息了。那天当她见到许光圻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幽怨之情，尘寰广布万千人生去路，何独又与这个冤家狭路相逢呢？命运啊，你为什么这样残酷地捉弄人呢？正当她万分愤怒的时候，忽然听到许光圻说，她儿子还活着，现在就在他身边。于是，她的心头又暗暗地转怒为喜，真是喜从天降啊！自从儿子不见以后，三十多年来，她曾多少次怀着一线希望，盼望儿子奇迹般地回到她身边啊！尽管她也知道这种希望是十分渺茫，然而，这对于她又是无论如何抑制不了的希望。如今，这个希望果真奇迹般地出现了！但是，许光圻这个坏蛋，不肯轻易地将儿子还给她，向她提出了交换条件——天哪，那是什么样的条件呀！要是她接受了这个条件，虽然得到了儿子，然而却比当初失去儿子痛苦万倍，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可是，她又是多么思念自己的亲骨肉啊！

这些日子来，她正是为了这件事，痛苦着，矛盾着，以致寝食俱废，形容憔悴，突然衰老了许多。正当邵秉芬决不

定要不要把这件事向盼秋和盘托出的时候，王妈又进来了。

王喜梅站在门口问邵盼秋：

"盼秋，你是吃饺子还是吃米饭？我们中午是吃饺子，你如吃饭，也是现成的，菜也有。"

邵盼秋正在等待姑妈说下去，让她打断了，心里老大不高兴，便不耐烦地说：

"随便吃什么都行。我同姑妈有点事商量，吃饭不着急。你去忙你的吧。"

"饺子已经煮了。你姑妈还没有吃早饭呢。"王喜梅对邵秉芬一向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穿衣吃饭，样样操心。她没有离去，执着地要邵秉芬现在就去吃饭。

邵秉芬心中正委决不下，王喜梅来叫吃饭，正好为她解围，她可以利用吃饭的时间，再认真考虑一下，该不该把什么都告诉侄女。

"你先去，我们马上就来。"邵秉芬对王喜梅说。

"今天煮的是虾仁饺子，冷了不好吃，快走吧！有什么话，吃过饭也可以说嘛。"王喜梅命令似地说。

邵秉芬也不坚持，就站起身来。

见姑妈对王妈唯命是从，在她面前乖顺得象个孩子，邵盼秋也就原谅了王妈，冲她柔和地笑了，甚至心里还感谢王妈对姑妈的体贴和照料呢。

谈话暂时中断。

五、一个忧郁的女人

接头的暗号——那则找寻遗失支票的启事，见报已经五天了，还不见“珠姨”前来接头，甄大伟整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茶饭不香。他装着生病，谢绝会客，整天关在宾馆的房间里，不敢离开一分钟，深怕错过了“珠姨”电话接头的机会。

这几天，许多科技界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表示关切；他的“姑妈”——兴新船厂总工程师杨楚才的妻子贾椿芳，一见到报上的启事，惊讶异常，立即到宾馆来见甄大伟，询问找到没有。听甄大伟说音讯杳无时，这位慈祥的老人，竟然焦急和痛心得热泪盈眶。甄大伟心中暗笑，表面上只好装出并不在乎的样子，用好话安慰她。

甄大伟这次行动极其秘密。他从异国被秘密召到台湾，到达台湾以后，行动完全被限制在国民党中央特种军事情报室控制下的一个“饭店”里，不可越雷池一步。他在那所饭店的特别豪华的房间里呆了三天，由前国民党中央情报局那个半死不活的老局长向他布置任务后，仍让他秘密地返回异国，然后以学者的身分，公开申请回国，探望他从未见过面的“姑妈”贾椿芳。

在台湾期间，前国民党中央情报局的那位半死不活的局长在与甄大伟谈话中，曾直言不讳地明确告诉他，大陆有一位代号叫“珠姨”的特工人员，最近向台湾当局提供了共党正在试制一艘核舰艇的情报，这一情报到达后，引起当局异常震惊，共党领导下的科学工作者虽然不才，也不至于愚蠢到会试制一艘自我爆炸的核舰艇。情报令人大惑不解，不知是这张胶片在途中出了问题，有人以假乱真呢，还是这张胶片的投递者是冒名顶替，玩弄阴谋？甄大伟回大陆的任务是，首先务必弄清“珠姨”是否安然无恙？然后再设法弄清楚胶片上的数据错误是何原因？

全国解放前夕，甄大伟随同全家漂泊海外，在异国度过了童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便一直在异国为台湾当局效劳，受命派回大陆，这还是第一次。他对这次派来大陆的任务的重心，始终估摸不出。一方面，台湾当局似乎对“珠姨”十分尊重和爱护，只交待他与“珠姨”接头的暗号，对于“珠姨”的身世和特征，却根本不谈，显然是对他还信不过，怕他万一途中出了问题，供出了他们手中的这张王牌；而另一方面，又要他利用“姑父”杨楚才是制造核舰艇的兴新船厂的总工程师的有利条件，万一“珠姨”不可靠，或者接不上关系，就直接窃取核舰艇的情报。由此可见，与其说当局对“珠姨”重新接上关系十分重视，毋宁说他们更看重窃取核舰艇的情报。

“珠姨到底是何许人？”在台湾的那些天，甄大伟一直想了解，却又不敢追问，这是纪律。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甄大伟到达台湾的消息，不胫

而走，人不知鬼不觉地在特工人员中传开了。在他离开台湾的前夜，有位知己来看他，悄悄告诉他，“珠姨”名叫柯纯湘，是前军统头子郑开三的六姨太。她的代号全称为“五珠六姨”。六姨已然，至于“五珠”的意思，那位朋友也不解其详。这位朋友还提醒他，柯纯湘是党国的宠儿，为人狡猾，心狠手辣，她能在共产党天下混到如今，可见其道行之深，告诫他万万不可造次，否则将有灭顶之祸。

甄大伟这才相信了朋友的告诫，“珠姨”这个女人果真难对付。按照国民党中央特种军事情报室的规定，在报上登出启事后，两天内“珠姨”就应来接头。可是，接头的暗号见报已经五天了,还毫无音信。是“珠姨”没有见到那则启事，还是自己的行动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让这个过于谨慎的女人产生怀疑，不敢与她接头呢？甄大伟把自己在临江市出现以后的一举一动作了仔细的回顾检点，感到自己的行动没有一处足以引起对方的怀疑的。

他越来越焦急不安,越来越感到度时如日、度日如月了。为等候“珠姨”的电话，一连五天，躺在床上，全身的骨头都酸痛起来，简直是如卧针毡啊！

到了第六天的傍晚，甄大伟在床上再也躺不住了，恼火地从床上跳下来,决定到街上去蹓跶一回。几天没出过房间，他心里憋得发慌。他动作迅速地穿好了皮鞋，换上一套崭新的西装。出门之前，他故意将厚实的窗幔完全拉开，又从书桌上拿起那只精巧的小宫灯系在玻璃窗的旋手上——这一切做得十分认真、仔细，显然这是某种暗号。

甄大伟看上去四十左右，身材魁梧，四方面孔，戴一副

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不失为一个学者的派头。

一切准备工作做完之后，他顺手将茶几上一张报纸卷了几卷掐在手里，这才拉开房门，装出大病刚愈的样子，慢慢腾腾地步出了宾馆的大门。不知是由于睡觉睡得太多，还是几天来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得他极不适应闹市区喧嚣的气氛，尤其是汽车喇叭声和鼎沸的人声搅在一起，竟使他头晕目眩、眼花缭乱。一霎间，他不能不怀疑自己是否当真生病了。

那怎么会呢！他的身体一向健壮，记不清有多少年了，连伤风感冒都不曾有过、睡觉还能睡出病来，那才见鬼呢！

他笑了笑，振作起精神，跟随潮水般的人流向前涌去。

秋末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还没等日光完全收尽，那些高楼大厦的阴影，便倒压在马路上，阴影越来越浓，渐渐地和夜色混为一体。天，阴沉着脸；云，墨一般浓黑，低低地在高楼大厦屋顶上飞渡；风，阴凉而潮湿。一切都预示着，快要下雨了。路上的行人，不论是下班的或买东西的，一律行色匆匆，显然是想赶在落雨之前回到家里。

马路上一片喧嘯和杂乱。

第一次出来散步，碰上这种鬼天气，甄大伟心里一连骂了几句晦气。他不敢走远，就夹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向天桥方向走去。越接近天桥，行人越多，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简直不是自己在行走，而是让别人推拥着向前移动。走着，走着，他忽然心中一亮，以他的经验，这种天气、这种场合，是特工人员接头的最好时机。想到这一点，他的精神骤然大振，提防“珠姨”突然与他接头。

他眼光霍霍四射，身边不见有老妇人模样的人，也没有

发现有人想同他接近。他正感到失望的时候，忽见前面有位老人多次朝他回头，用审视的眼光打量他。当他的眼光同那老人的眼光不期而遇时，老人的眼光立即跳开，跟着回过头去，挤进人群里，一转眼，不见了。

甄大伟的眼光一直在捕捉老妇人模样的人，这奇怪的老头，并没有马上引起他的警觉。过了天桥之后，他嫌闹市区车辆太多，行人太拥挤，便拐向一条幽静的小马路，慢慢地踯躅着。偶一回头，不觉一怔！方才似乎在打量他的那个老头，正若即若离地尾随他身后！凭他的经验，毫无疑问，这老头确实是在跟踪他，窥视他的行动。

那么这个老头是什么人呢？他当然不会怀疑是共产党公安机关的侦察人员，也可以肯定不是"珠姨"本人，难道会是珠姨派来监视他的人？似乎有这种可能，他忽然醒悟过来，心想，怪不得"珠姨"迟迟不肯与他接头，原来是对他信不过呀！

这个小插曲，使甄大伟平静下来，他应当遵循上司的指令，应该安分守己地呆在宾馆里，耐心等待"珠姨"前来接头，不该去的地方绝对不能去，免得"珠姨"生疑，贻误了接头的时机。

他连忙返回到宾馆的房间里，首先摘下系在窗口的小宫灯，拉上窗幔——这是他在屋里的一种暗号。然后点上一支雪茄叼在嘴上，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心里空荡荡的，他的自信心和忍耐性，都发生了动摇，对于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把握，不象半月前那样充满自信了。

雪茄叼在嘴上，忘了不断地吮吸，不知不觉竟熄灭了。

他气恼地将雪茄扔到烟缸里，把身子摔到沙发里，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滴铃铃、滴铃铃，”一阵电话铃声急骤而起，竟把他吓了一跳。在五天焦急的等待中，每次电话铃一响，都会在他心里升腾起阵阵喜悦，又每每从喜悦中跌落到失望和气恼的深渊。多次的教训，使他对这只电话也不抱多大希望。不过，他还是无法抑制那种希望，立即从沙发上跳起身，按捺住焦急的心绪，斯斯文文地走到书桌前，拿起了话筒。

实在大大的出乎了甄大伟的意外，他一拎起话筒，里面便传来了一个陌生的苍老的女人的声音，尽管那声音暗哑、略带忧郁，好象不情愿给他打此电话似的，但是甄大伟心里还是十分高兴，喜不自胜。“珠姨”果真来接头了，这说明联络的暗号千真万确。

“先生，你遗失过一张支票吗？”女人用苍老略带暗哑的声音问。

“是的，是的，启事已经在报上登出六天了。”甄大伟按照规定的暗语回答。

“对不起，我是今天才看到的。”

“不晚，不晚。”

“你寻找的这张支票的号头是多少？”

“5561。”

“算你走运，这张支票在我手里。”

“你的号头是……”

“正是你急于寻找的5561。”

“啊，那太好了，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啊，到底找到了。”

“这张支票到处可以兑换的，幸亏落在我的手里。”

“我一定答谢你老人家。”

“我不稀罕答谢。”

“那我誓愿忠实地为你效劳。”

暗语对上了，甄大伟的心兴奋得怦然直跳，眼睛也豁然亮堂起来，凭经验，接下去该是“珠姨”对他审问，或者对他下达“命令”了，这一切他已成竹在胸，可以对答如流的。可是怪！暗语对上以后，这女人反而沉默了，许久不说话。

“请问，是你老人家来宾馆，还是晚生登门道谢？”甄大伟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沉默。

“最近气候变化无常，于老年人健康不利，为避风寒，我已久不出远门。而寒舍为普通人家，若外客临门，必然会引起四邻惊奇，不敢劳动大驾。”女人慢条斯理地说，显然是回绝同甄大伟直接接头了。

“那就请你约定一个会晤的地点吧，晚生无论如何得拜见你老人家。”甄大伟心里骂她狡猾，嘴上却恳切地说。

“不必了。有话电话里说吧。”对方似乎没精打采，有气无力，但口气却很坚决，不容违拗。

象柯纯湘这样高级的特工人员，在强大的共产党的天下，能渡过万千险滩维持到今天，靠的正是谨慎小心。她决不肯轻易露面，以致毁在同伙的手里。柯纯湘系特工人员的鼻祖，军统的皇后，甄大伟不便以台湾当局钦差大臣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压她、威胁她，否则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严公有要事相告，有珍贵礼物相赠，万望你老赐我一面，否则，晚生无法回去复命。”甄大伟沉着应付，话里带

有很大诱惑力。

“不要强人所难嘛，有话请快点说。”对方不吃他那一套，很不耐烦地说。

甄大伟正欲说点软中带硬的话，送话器里却传来了“呜呜”的声音，他“喂喂喂”地喊了好几声，送话器里除了呜呜的声音，再也听不到“珠姨”那种略带忧郁的细柔的声音了。

甄大伟弄不明白对方为什么突然把电话挂断，是受到外界干扰？还是自己的言语有什么漏洞，引起了精明过人的“珠姨”的疑心？抑或电话本身发生了故障？他慢慢地放下话筒，手却没有离开电话，盼望电话铃声再响起来。可是，等了许久，铃声并没有再响。他气恼地一转身，又在屋里踱来踱去。

甄大伟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缺乏科学工作者那种忍耐的精神，显得极度的急躁不安和急于求成。他一面踱步，一面心里愤愤地说：不行，不能老让人家把自己冷在一旁，爱理不理的，必须尽快地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到底怎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呢？他绞尽了脑汁，想不出好的主意，给自己出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忽然，一个聪明的主意在他脑神经上跳动了一下，他立即逮住了它！

“对，就这么办，来它个敲山震虎！”甄大伟挥动着臂膀说，为自己想出的好主意，感到无限的欣慰。

六、绝妙的画像

主管侦察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奚鸿宾，午后接到他过去的恋人邵盼秋打来的一只电话，约他在他家中会面，说有要事相告。奚鸿宾一听到那圆润柔美的嗓音，心里禁不住一阵发颤，立时心里腾起了一种想见到她而又怕见到她的自相矛盾的感情。他推说下午还有一个会议，请她去公安局会面，但邵盼秋执意不肯，出于礼貌，他只好依从。

他提前回到家里，妈妈金玉骅执行任务尚未归来。年轻的副局长一想到几分钟后，将要同曾经相爱过、一转眼分别了八年的盼秋会面，他的心便沉浸在从未体验过的无可名状的情感中。他不能不反问自己：为什么我心里这样窘迫，这样不安？这与自己的经历、身分、年龄是多么的不相称呀！人家是接受妈妈的嘱托，今天是来向他汇报情况的，只要他以礼相待，谈谈公事，那么就不会有什么难堪，不会有不必要的纠缠，也不会扰乱各自早已习惯的生活。再说，我何必自作多情，也毋需内疚抱歉，她现今已经成名成家，又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没有亏待她，社会没有薄待她，人家也许早已忘记了那段生活。

然而不成啊！他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火一样灼热的心，那

心，是肉做的，是有感情的，不是坚硬的石块，也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他俩在插队落户时相依为命，共过苦乐，情同兄妹，后来由友谊发展到爱情，他爱她，她也同样爱他，而且爱得多么深啊！后来，硬是让极"左"路线把他俩拆散了。尽管八个年头过去了，各自跨过了自己美妙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坎坷曲折的路。现在，几分钟之后就要突然相见，坐到一起，那些难忘的往事，那些复杂的感情纠葛，又怎能不叫他心情激荡，思绪翻腾呢？

趁邵盼秋未到之前，奚鸿宾点燃起一支烟，想借助香烟的神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在家里，妈妈是不许他吸烟的，这盒烟放的时间太久，已经发霉了，他气恼地将刚点燃的霉烟扔到窗外，象要将心中的矛盾、烦躁一股脑儿摔掉似的。但是，思想往往只受感情支配，却不受理智约束。他越是强迫自己、不允许自己去想，而那些消逝的往事、难忘的情景，就越是顽强地从他内心深处崛起，就象一幅画，那么具体、逼真，连同所有的细节都一起在他心里复活，在他眼前闪动起来了……

一阵急骤而起的电铃声响起，把沉浸在甜蜜回忆中的奚鸿宾吓了一跳，他连忙收住畅想，振作一下精神，向门口走去。

门拉开了，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想见而又不好意思见到的、如今仍然如花似玉一般的邵盼秋！

要想描绘这对青年时代的恋人此刻相见时的那种微妙的表情，需要一位高明的画家；而要想刻划他俩此刻异常复杂的内在感情和心理状态，那就得有一位高明的心理学家，在

这里，文字似乎已经显得软弱无力了。

两人一个门内一个门外呆住了。

邵盼秋凝睇注视着奚鸿宾，而奚鸿宾却不敢多看她，连“请进”的话也忘了说。看来，邵盼秋在这方面似乎要比奚鸿宾善于言辞，她莞尔一笑，酸溜溜地说：

“你为什么拒我于门外？我是来向你复命的，又不是来逼婚的……”

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奚鸿宾本来很红润的脸孔涨得更红，负疚和惋惜的心情加重了，不知如何回答，倒是“复命”二字帮了他忙，使得他立即摆脱了窘迫，渐渐地恢复了平常镇定自如的神态。他连忙将她让进屋，引至会客室坐下。

“妈妈不在家，我也刚回来，正在烧水，我去看看水开了没有？”奚鸿宾微笑着，落落大方地说，转身去了厨房间。

邵盼秋在过去常坐的那张沙发上坐下，心里滋生起一股难以形容的感情。这里的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她在这里曾度过了数不清的欢乐激动的白昼，也曾度过了数不清的甜蜜愉快的黄昏和黑夜。她在这里尝到过幸福的滋味，也洒下了绝望和痛苦的泪水。如今这屋里过去的那种温馨的气息犹在，而此刻邵盼秋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感受，却笼罩着一层阴影。无意间，她发现正面墙壁上用玻璃纸罩着一张速写画——奚鸿宾的肖像画，邵盼秋自己的处女作！霎那间，她眼睛里满盛着愤懑与痛苦，很想不去看它，然而眼光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幅画，犹如电影院里的一块银幕，有关这幅画的往事，象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推到她的眼前……

邵盼秋高中毕业那年，正遇上十年动乱，父母相继被迫

害致死，她孤独一人，悲痛欲绝。在凄风苦雨的岁月里，每当她心中弥漫着尘雾、精神濒于窒息的时候，就越发迫切地想找到一个求生的支柱、精神的寄托，她在茫茫的苦海里寻觅、探求。啊！她终于发现了，生活为她送来了奚鸿宾！

这个英俊而又忠厚的小伙子，在那些粗俗毫无理想抱负的一群人中，就象沙里的金子，光彩夺目，把邵盼秋完全吸引住了。后来生活又一次成全了她，让她同奚鸿宾去了一个生产队落户。两人单独开伙，邵盼秋操理家务，奚鸿宾专干田里的活，相依为命，苦度岁月，情同兄妹。渐渐地，在姑娘的心田里爱情的种子萌动了，发芽了，生长了。邵盼秋非常爱这位待她如妹妹一般的大哥哥，却又缺乏当面向他吐露爱情的勇气。她便偷偷地勾勒出这张肖像画，把它别在帐子上，每天夜里朝他微笑，跟他谈心。直到一年之后，奚鸿宾考上了大学，将要离开农村的前一天夜里，他们两人在依恋难舍的拥抱中，才定下了终身。当时，奚鸿宾曾对她山盟海誓，一旦他步入生活的通途，他就要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拉住她一起在生活的大道上迅跑。然而，正是这个信誓旦旦的奚鸿宾，在完全得到她那纯洁的少女的心之后，便用那拥抱她的有力的手臂给了她致命的打击。这是一只多么残忍的臂膀啊！

她才不相信什么组织上反对呢——见他的鬼！她当时恨死了奚鸿宾，一门心思地要找寻报复的机会，下定决心要向他挑战。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报复的心理，她才确立了自己的道路，决心献身于自己所选定的道路。如果奚鸿宾对她不“变心”，如果父母未遭迫害致死，没有这双重打击，也许，她

还不至于选择现在这种事业和生活道路。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她才弄清了真相，听说奚鸿宾为了坚持要同她结婚，被关过禁闭，党内还受了处分。可是，一切都晚了，她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不一会，奚鸿宾泡来一杯茶，放在邵盼秋面前的茶几上，又拿来一盒精美糖果招待她，然后在离邵盼秋最远的一只单人沙发里坐下，摆出一副谈公事的架式。这时，他才发现，邵盼秋全身挺括，穿了一套深咖啡色西服，款式新颖，把她身上各部位的曲线美都恰到好处的衬托出来了；她的肤色比过去更加洁白，身体略显微胖，显得更加丰满、窈窕；她的眸子仍象过去那样清丽而湿润，只是黑宝石般的眼瞳里似乎罩着一层忧郁的光晕，因而越发媚美动人。

邵盼秋已经发觉奚鸿宾在打量她，她也不回避，娴静地斜靠在沙发的搁手上，慢慢地剥了一颗糖，放在嘴里嚼着，不说话，也不回眸去看奚鸿宾。她要让他看个够！

奚鸿宾瞧着瞧着，不知不觉地被邵盼秋那深沉、素雅的动人之美唤回到已经深藏在心底的岁月，不期然地缅怀起那凄风苦雨中的情景来。稍顷，他猛然惊醒，立刻迫使自己把这种不必要的留恋之情服从一种坚韧的意志，坚决斩断自己内心的绵绵情丝。

“盼秋，我妈妈找你以后，你见到老姑妈了吗？”奚鸿宾含着微笑地问。

“你现在当官了，架子老大！”邵盼秋故意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旋又声音更异地说下去，“其实，公归公，私归私，你来找我，我也会一样热情接待，不会让你难堪的。”

"说内心话，我一直想去看看你，也看看你们的孩子，只是找不到借口。要不是那几天整天开会，我怎肯放过这个机会？"奚鸿宾朴实无华，诚实无欺地说。

"你这话，恐怕言不由衷吧？"邵盼秋明明知道他是在向她吐露真情，却故意刺激他，让他说出更多的缠绵的话来。

"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奚鸿宾为自己辩解着，脸都涨红了。

"既然你一直想去看我，那我刚才打电话约你见面，你为什么又推三推四的不肯呢？"邵盼秋转过身子，语气很激烈，她定要逼奚鸿宾向她掏出心里的一切。

不料，奚鸿宾宁愿承受委曲，也不愿多作解释，其实那是解释不清楚的，何况也没必要。他是一个耿直的人，不习惯这种酸溜溜的谈话，太尴尬了！

"你今天不来电话，我也准备去找你。我们很想尽快地知道你同老姑妈谈话的情况。"奚鸿宾尽量摆脱掉悔愧和负疚的心理，坚决跳开两人之间那些感情的纠葛，决心同她好好地谈公事。

邵盼秋见他被逼得十分狼狈的样子，心下有点不忍，也不愿再去为难他了。

"姑妈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她接过了话头说，"那张数据错误的图纸，确实是姑妈在心情混乱的情况下绘制的。只是那张图纸，姑妈根本没有带出研究室，一直锁在抽屉里，第二天就发现错误，便立即把它烧掉了。"

经验在向奚鸿宾暗示，情况应该是这样。于是他问：

"老姑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怎么会出现这样大

的差错呢?她当时遇到了什么意外的事情,扰乱了她的心情?"

邵盼秋笑了，似乎知道他会这样发问的。见他那种着急的样子，便将姑妈青年时代生活的不幸，以及前不久那个遗弃姑妈、夺去孩子的伪君子许光圻又突然出现的情况，向奚鸿宾作了详细的叙说。

"哦！难道是他？他是柯纯湘的同伙呢，还是——？"奚鸿宾听后立即在心里产生了联想，可又一时想不到尽头。但不论是不是，邵盼秋的功劳不小，这个情况对于他们太重要了,好比一团乱麻,有了头绪,这是邵盼秋帮助他们理出的。

"这个叫许光圻的老头，最近找过你姑妈几次？"奚鸿宾又问。

邵盼秋又笑了，她猜他是会提这个问题的。

"一共找过姑妈二次，第一次是在路上相遇，第二次是直接到姑妈家里去的。"她说，"他问姑妈想不想见自己的孩子？想不想母子团圆？不等姑妈回答，接着就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若想母子团圆，除非我姑妈把自己从事的国防产品研究的情况全部告诉他，否则，这辈子休想见到自己的儿子……"

奚鸿宾浓黑的眉毛低垂下来，陷入了沉思。心想：这样看来，窃拍核舰艇图纸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名叫许光圻的人，又是他用"珠姨"的名义向台湾投递的。他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大。至于许光圻这人是否属于柯纯湘一伙，受了柯纯湘指使，还是他为了隐蔽自己，冒用了柯纯湘的名义？这一些都还是个谜。还有，许光圻同邵秉芬只接触了两次，用什么妙法拍去了图纸，这也是急需了解的。他估计盼秋不会向姑妈

问得这样仔细，还得他们亲自去找邵秉芬谈话，也许才能弄清楚。

邵盼秋见自己提供的情况，引起奚鸿宾极大的重视，因而联想翩翩，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心里十分高兴。好比自己的作品，赢得了观众们的兴趣，博得了行家高度赞赏那样会心地笑了。

过了好久，奚鸿宾才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盼秋，你姑妈知不知道这个叫许光圻的人现在的住处？”

邵盼秋摇摇头。

奚鸿宾接着又问：

“在那样的年代，能当银行的经理，必有强大的政治靠山。姑妈知不知道许光圻的政治背景？”

“这个我倒没有问。”邵盼秋毫不掩饰自己在这方面的稚嫩和经验不足。

“姑妈身边，有这个人过去的照片吗？”奚鸿宾虽不抱多大的希望，却又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

邵盼秋朝奚鸿宾妩媚地一笑，似乎猜准了他会提出这种要求，又似乎在表明自己对于他的嘱托看得很重，因而一切该想到的都为他想到了。她一面得意地说：“姑妈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张照片。”一面从精致的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递给了奚鸿宾。

由于年代太久，这张照片的纸头泛黄和发脆得厉害，但却拍摄了一个极不寻常的镜头：昆明湖碧波涟涟，一叶小舟在碧波中荡漾，船头坐着一位典型的旧时代女学生打扮的妙龄女郎，船尾摇桨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相貌堂堂的中年男

人。奚鸿宾锐利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那妙龄女郎，不知不觉地眉根打起了结。如果没有盼秋事先的说明，他无论如何辨认不出这妙龄女郎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邵秉芬。

"一点也认不出这是你姑妈了。"奚鸿宾声音低低地说，声音里有一种明显失望的意味，"那个许光圻，现在的样子也一定变化很大。"

"是的，当然是变化很大。"邵盼秋说，"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搞美术的可以根据其人所固有的某些特征，构想出他每个时期变化的踪迹，并从而把他的形象描绘出来，虽不敢说十分逼真，但也可以达到八九不离十的境界。"

"是吗？"奚鸿宾觉得她说得有点玄乎，有点不敢相信。

"你不相信？"邵盼秋问。

"呵，相信，相信。"奚鸿宾不愿扫她的兴，也不愿打击她的热情。

于是邵盼秋取过随身带来的画夹，把它摊在膝盖上，手握炭笔，略作沉思之后，便一面观察照片，一面横一笔竖一笔地画了起来。不到半个时辰，一张线条画便画成了。

奚鸿宾取过来一看，一个老头的形象确实被她勾勒出来了，那老头有着浓重的微微上翘的眉毛，两只深沉的眼睛里时时流露出狡黠的光芒，两片略嫌厚了一些的嘴唇微微张开，上嘴唇有一颗黄豆大小的黑痣，使得上唇显得特别的短。整个形象十分逼真，栩栩如生。

奚鸿宾看后，愕然睁大了双眼。几年不见，对她真要刮目相看了，确是少有的了不起的才貌双全的女子呀！一霎间，他的心里充满了既高兴又惋惜、既羡慕又嫉妒的感情。

善于捕捉人们的表情，并从每一个极细微的表情中体验出人们内心的真实思想，是画家独具的本领。此刻，邵盼秋已从奚鸿宾的眼神中，明显地感到了旧情已在他心里复苏，因而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邵盼秋曾经那样狂热地爱过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终身伴侣，用爱情调制出来的颜色，在自己的想象中，给他画出了一幅幅光彩夺目的画像，可是后来，她却不得不含着满眼的泪水，把那一幅幅可爱的画像给涂抹掉！

"你们就用这张画，去寻找生活中的这个人吧。我敢保证，生活中的那个许光圻，跟这张肖像画不会有多大区别的。"邵盼秋说着站起身来，走到奚鸿宾面前，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使奚鸿宾为之一动。

"真不知怎样感谢你。"奚鸿宾也站起身，真诚地说。

"若论感谢，应该是我感谢你，而不是你感谢我。"邵盼秋激动地说着，突然捉住奚鸿宾的双手，"感谢你对我一片深情，害得你至今过着单身的生活！为了报答你，我愿向你献出我的一切！对于你，我什么都不吝惜，只要你需要！"

邵盼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得奚鸿宾不禁骇然。听了她这些话，奚鸿宾象被电击似地呆住了。他看见她仰着脸，那明亮的双眸，动情地望着他。那乌黑的瞳仁，燃烧着爱情的熊熊烈火，那火焰是那样诱惑人心，即使一个坚强的男性，也无法抵御它的诱惑力量。奚鸿宾立时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邵盼秋仰起鲜艳如花的脸，把殷红的薄唇送到了奚鸿宾的颏下：

"吻我一下吧。"

奚鸿宾已感到了从她嘴里呼出来的热气，那气息是那样的温馨。他有点心荡神迷了，不能自禁地俯下了头，当他的嘴唇快要碰到她的嘴唇时，他突然仰起了头，整个身子在微微发抖，说不出话来。

“不吻嘴唇，就吻一吻额头吧，那儿本来就是你常吻的地方……”邵盼秋的声音颤抖，近乎哀求了。

“盼秋，我只要你协助我们做好你老姑妈的工作，帮助我们找到那个许光圻。此外，没有别的任何需求！”奚鸿宾温和地说，用了很大的气力，坚决地从她手心里抽回自己的手。为逃避邵盼秋的诱惑，他连忙转过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在屋里来回踱步。

邵盼秋的脸孔因羞涩而涨得通红，使她美丽的面孔更加光彩照人。她收拾起画夹，很快地背在肩上。

“我该走了。”她的声音轻得好象是春风里飘落的柳絮，有一股淡淡的然而却又明显的幽怨的味道。

“不再坐一会吗？”奚鸿宾心里也不好受，感到对不起她。

“不了。”邵盼秋声音不再是圆润、甜美，而变得有些暗哑了，但她并没有就走，两眼怨恨而又冷冷地瞪着奚鸿宾，她在等待着奚鸿宾再说点什么，等待着他说出舍不得她走的话来，等待着他重新鼓起热情挽留她，等待着他心底并未熄灭的爱情之火重新燃烧起来。

然而，奚鸿宾什么也未说，尽管他确实有许多话想跟她说，也想挽留她，但他终于没有那样做。

邵盼秋等到的是更大的失望，她酸楚难忍地流下了泪水，默默地走出门去。

七、佯装径取

兴新船厂在临江市近郊，厂对面是该厂工人住宅区，名曰：兴新新邨。总工程师杨楚才和他的老伴贾椿芳就住在那幢十层高楼的第八层。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

他们是去年才搬来这里居住的，儿子儿媳仍留在市区。过去他家离厂极远，每天疲于奔命，生命的很大一部分都耗在奔波之中了，实在可惜。现在好了，家与厂咫尺之隔，杨楚才可以不必遵守坐班制了，厂里有事随时可以来家里找他，他也随时可以去厂里，十分方便。只是这样一来，于贾椿芳确实有些不利，好在她已年近六十，早该退休了嘛。

贾椿芳是临江市最大的医院——光华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这几年来，多次向医院党组织打了退休的报告，但组织上说她身体尚可，且精力充沛，动员她再干三五年，希望她安心工作。尽管退休无望，但贾椿芳对于搬到兴新新邨居住丝毫也不后悔，只要老头子免去上下班坐车和摆渡之苦，她自己苦点累点心甘情愿。

凡是熟悉贾椿芳、了解他们家情况的人，没有谁不说贾椿芳是一位贤妻良母。说来她与杨楚才并非原配夫妻。杨楚

才在英国留学期间，同一位华裔富商的女儿结了婚。解放初期他偕同妻子一同回到了祖国，妻子在怀孕期间，突然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由于哀恸过度，造成了胎盘移位，导致孕妇大出血，急送到光华医院抢救。当时，贾椿芳已是光华医院崭露头角的产科医生了，杨楚才的妻子正好分在她的病区。经过贾椿芳的努力，婴儿保住了，产妇却去世了。杨楚才悲痛欲绝，恸哭不止，这使贾椿芳深深地感动。他们从此相识、相交、相爱，一年之后，便结了婚。

也许杨楚才前妻所生之子，是贾椿芳接生的缘故吧，婚后她对这孩子十分慈爱，犹如亲生骨肉，竭尽了一个母亲之责任。对于杨楚才，贾椿芳更怀有一种歉意之情和负罪之心，因而对丈夫百般体贴、温存和照顾。几十年来，不论是夫妻之间，抑或是母子之间，从来不曾出现过龃龉、不和、勃谿和反目。由于贾椿芳的贤慧和明智，那些家庭纠纷、争执，在杨楚才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贾椿芳婚后一直不孕，起初杨楚才颇为焦急，曾劝她去检查，他总觉得她应该有个孩子，尽管贾椿芳把前妻生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开始，对于丈夫的劝说，贾椿芳只是吱吱唔唔，搪塞过去，后来实在搪塞不过去了，只好对丈夫说明她不可能有孩子了，至于原因，她不肯说，那是万万说不得的。

贾椿芳早已没有什么近亲了，父母于解放前夕相继去世，唯有一个嫡亲哥哥，早在三十年代后期，因不忍眼看祖国大好河山惨遭日寇的践踏，不愿当亡国奴，远涉重洋，去了西欧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求学和谋生。四十年代初，还有

过几封书信寄来，解放以后一直音讯杳无，死活不知。直到两个月前，外事部门突然通知她，说她的哥哥嫂嫂三年前已经去世了，有个侄子也已四十岁了，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科学家，多次来信请求政府帮他寻找姑妈。这个意外的消息对于贾椿芳来说，真是既悲又喜啊！

半个月前，她的侄儿甄大伟当真来到祖国，到临江市看她来了。

贾椿芳现在有了亲人啦。使她稍不乐意的是，贾家这个唯一的后代，却跟他母亲姓，姓甄而不姓贾，真不应该。据大伟说，他本来有兄弟两人，哥哥随父姓，他跟母姓，这是他爸爸的主意，以示公平。不料他哥哥在读中学那一年，忽得暴病夭亡了。

由于甄大伟受纪律约束，身不由己，因此来到临江后，借口姑妈居住郊外，乘车摆渡，实属不便，没有住到贾椿芳家里去，只在宾馆里同姑妈会晤，还设宴招待了杨楚才父子。只因"珠姨"要刁，迟迟不来接头，他只好佯装迳取，才来到制造核舰艇的兴新船厂总工程师杨楚才家里。依他分析，柯纯湘既能摄取核舰艇的要害图纸，必然跟核舰艇研制人员有所接触，他在杨楚才家里这么公开一露面，柯纯湘就再也不敢小看他，把他冷在一边了。

甄大伟今天不邀自来，简直犹如皇帝来到了平民百姓家里，贾椿芳喜出望外。她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招待这个贵客了。

"天哪！你来也应该事先挂只电话嘛，幸好我休息在家，否则会让你吃闭门羹的。"贾椿芳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乐开

了花，恨不得每天能同侄儿在一起呢。

“我把姑妈家的电话号码忘了。”甄大伟解释说，“后来打电话到医院，他们说姑妈昨天夜里开刀弄得很晚，今天休息在家，我就跑来了。”

贾椿芳给甄大伟泡了一杯茶，然后在他身边坐下，眼睛不睐地看着甄大伟，越看越高兴，嘴巴笑得合不拢。

“一看你这只塌鼻梁，就知道是我们贾家的人，同你祖父、父亲一模一样，嘻嘻！”贾椿芳笑喃喃地说，本来就有点发红的眼角湿润了。

这话，甄大伟已经听过多次了，每次见面，贾椿芳都少不了要说这话。甄大伟只好朝她笑笑。人一旦上了年纪，大脑便不受理智的管束，一件事或一句话，翻来复去，津津乐道，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

“我这只很有特色的鼻子，不仅同我爸爸一模一样，也同你姑妈一模一样啊！”甄大伟觉得这位老“姑妈”怪可怜的，安慰她说。

这一说不要紧，一直在贾椿芳眼眶里转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顺着她削瘦的两颊淌了下来。她慢慢地摘下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用手绢抹去眼泪，再慢慢地擦拭着啤酒瓶底似的镜片。

“姑父不在家？”甄大伟转换话题问。

“到厂里去了。”贾椿芳戴上眼镜，慢慢抬起头来说，“研究所的一位主任设计师今天来厂，你姑父陪她下车间看看，说是一会就回来。不知怎么到现在还未回来，我打个电话催催他。”

“不必了。我们就在家里等他吧。”甄大伟并不急于要见到杨楚才，也没有急于要走的样子。

“也好。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总会回来的。”贾椿芳决定留侄子在家吃晚饭，见他没有推辞，十分高兴。

甄大伟站起身来，说是要去看看他们家的房子。贾椿芳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原来的家俱都留给了杨楚才的儿子，这里的家俱基本上都是新添置的。凡是有客人来，她总是乐意带领人家参观她的新居，乐意听到别人对她新添置的家俱赞赏一番。她起身领着贾家这棵独苗、她唯一的亲人去参观她精心布置的每一个房间。

最后参观的，是杨楚才的书房。不消说，这里是甄大伟今天来访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怪！总工程师的书房兼办公室里，书桌上资料、文件堆积如山，橱子里各种军事用船的模型也琳琅满目，这些，似乎并没有引起甄大伟的注意，他的目光一下子让窗台上、茶几上的一只只金鱼缸和缸里游动的金鱼深深地吸引住了。

“姑妈养了这么多金鱼！”甄大伟惊讶地说，喜不自胜地走过去观赏起来。

“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贾椿芳说，“那是我买来、强迫你姑父饲养的。”

“姑父不是很忙吗？还有时间养鱼？”

“脑力劳动者整天埋首案桌，最容易感觉疲乏，若在家里养点金鱼，时而换水饲食、时而置缸摆缶，作些轻微的劳动，对体质会有所增健，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跟任何时候一样，一提到金鱼，贾椿芳那忧郁的眼睛里便来了精神，

话也多了起来。你若有兴趣，她可以同你谈上半天。

甄大伟平素也喜爱养金鱼，此门学问，并不在贾椿芳之下。当下，他也凑兴地说：

“姑妈所说极是。金鱼种类繁多，姿态奇异，雍容华贵，雅艳兼收，素有水中活花朵之称。在室内饲养金鱼，既可点缀居室，又能丰富生活。记得明朝饲养金鱼的张谦德说过：‘余性冲澹无他嗜好，独喜汲清泉养朱砂鱼，时时观其出没之趣，每至会心处，竟日忘倦，惠施得庄周非鱼不知鱼之乐岂知言哉。’”

贾椿芳毕竟是个医生，三句不离本行：

“经常观赏金鱼可使人体内的去甲肾上腺素增多，改善精神状态。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激素，能增强大脑和身体各部位神经之间的联系，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所以养金鱼有助于使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精神振奋，体力充沛，对健康大有益处。”

甄大伟没有兴趣再听她无休止地谈下去了。他朝东边一排玻璃柜走去，那里面摆着各类民用的和军用的船舰模型。他双手抄在背后，只是用心观赏，毫无任何附加动作。只有那些低能的特务，他们窃取情报，总是离不开专用工具，不是靠偷窃，便是靠偷拍。而甄大伟是一个超高级的特务，他的大脑有着录音带一般非凡的记忆力；他的双眼好比一架高级摄影机，任何东西只要一闯进他的眼帘，就休想逃掉。

他正看着模型，杨楚才回家来了，身后还跟着邵秉芬，她是被特地邀来看新居的。

总工程师身体很胖，近乎臃肿，行动有一种明显的迟缓

劲。毕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不象贾椿芳那样容易激动，他看到甄大伟时，既没有表示意外，又不过分惊喜，只是一个劲地按手，连声不迭地说：

“欢迎！欢迎！”

邵秉芬见他们家有客人，又见这位客人西装革履，相貌堂堂，斯斯文文，举止高雅，猜想一定是刚从国外回来的贾椿芳的侄儿了。她感到自己来的不是时候，站在门口，大有进退维谷之势。

杨楚才放下公文包，一边招呼邵秉芬进屋，一边把甄大伟介绍给她：

“这是甄大伟，老贾的亲侄子，这次特意从海外回来看望他姑妈。说来也巧，大伟同你还是同行，也是核专家。”接着又把邵秉芬介绍给甄大伟。

“认识你真高兴，快请坐。”甄大伟朝邵秉芬微微鞠躬，彬彬有理地说。他是真高兴，绝非言不由衷。既然这位瘦弱的女科学家正是核舰艇的主任设计师，那张计算错误的图纸肯定出自她手，“珠姨”既能偷拍这份重要的情报，那邵秉芬身边一定有柯纯湘的人。他今天在这里碰上邵秉芬，柯纯湘很快便能知道。真是不虚此行啊！

贾椿芬真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她有个亲侄子，都知道她贾家门下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她亲昵地拉邵秉芬坐下，将侄子从国外带来的糖果和点心差不多都拿了出来，尽情地款待自己的老朋友。为了显示姑侄的亲热，她泡了茶，却要甄大伟端着去敬他的姑父和姑父的老朋友。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高兴，简直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甄大伟端起一杯茶放在邵秉芬的面前，趁邵秉芬起了半身向他致谢时，他就势用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眼光打量着邵秉芬，那眼光好厉害，象个能摄人魂魄的透视镜，谁碰上这眼光都得把内心的秘密亮出来。

邵秉芬感觉到这一点，有点坐立不安了，那分明是猜度的眼光呀！心想，她与他素不相识，这是第一次见面，为什么要用这种眼光看她呢？她有点不高兴了。忽然想起前不久工作上出的差错，以及那差错引出的怪事情，至今谜团未能解开。为了避嫌疑，同海外的来宾最好还是不接触为好。谁知这甄大伟是何许人呢！

“你们姑侄见面的机会很难得，”邵秉芬对贾椿芳说，旋又转向甄大伟，“你们谈吧，恕我少陪了。”

“再坐无妨，再坐无妨。”杨楚才说着，一边用手势挽留她，“大伟是受政府邀请归来探亲和作学术交流的，科协正准备请他和我们座谈和交流呢。如不见外，就在这里用便餐，顺便先作些交流，不是比会议桌上更融洽些吗？”

“所里还有些事等着我回去处理，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邵秉芬执着地说，边说边站起身来。

杨楚才见她有公务在身，就没有再强留她。

对于甄大伟来说，在这里意外地碰上邵秉芬，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尽够满足的了。至于邵秉芬多坐与少坐，于他并不要紧。他并不奢望从这位谨小慎微的女科学家嘴里挖出东西。

送走邵秉芬，回到会客室以后，贾椿芳对老伴说：

“老杨，你陪大伟谈着，我去做晚饭。”然后转向甄大

伟，“过去你爸爸，顶喜爱吃奶奶烧的香酥鸭了。奶奶的手艺才高明呢，经她手烧出来的香酥鸭，又香又酥，你爸爸一顿可以吃一只。今天家里正好买了一只肥鸭，我来给你做香酥鸭吃，好吗？”

“当然好，当然好。”甄大伟笑着，顺水推舟地说，“爸爸在世时，常夸说奶奶的香酥鸭烧得好，可我妈妈就是烧不出来，很让爸爸扫兴。今天能吃到姑妈烧的香酥鸭，可谓口福不浅啊！”

说得贾椿芳高兴极了，老眼又泪水汪汪的了。

“那我去做饭了，你同姑父好好聊聊。”贾椿芳深怕怠慢了侄子，又有点不愿离开侄子，多么想同他多坐一些时间啊。

甄大伟目送“姑妈”去了厨房以后，就转向杨楚才，提了一个使杨楚才十分为难的要求：

“姑父，兴新船厂是百年老厂，名闻遐迩，小侄慕名已久，很想去参观一下，不知是否方便？”

杨楚才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不禁意外地一愣！在通常情况下，象甄大伟这样身份的人参观工厂，必须有外事部门出面联系，厂方作好接待的准备之后，才能前去参观。如果突然跑到厂里去，厂党委毫无准备，岂不一下子乱了手脚？然而，大伟千里迢迢回国探望他们，要求看一看自己姑父工作多年的工厂，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不忍拒绝，也不应该拒绝。

“呵，没有什么不方便，没有什么不方便。”杨楚才吱唔地说，“只是……我得先给厂里挂只电话，好让厂里有所

安排。”他说着便站起身来，向内房走去。

稍顷，杨楚才便从内房回来，笑容满面地说：

“厂党委非常欢迎你的光临，希望你对工厂管理工作上的缺点提出尖锐的批评。”

甄大伟要求去兴新船厂，并不奢想窃取核舰艇的情报，那是不可能的。他想：“珠姨”既能窃取核舰艇动力部位的图纸，研究所或制造厂一定有她的耳目。他要求去船厂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敲山震虎，逼迫柯纯湘与他接头。

他整理好服装，便跟随杨楚才到厂里去了。

八、无奇不有的怪事

甄大伟这一着果真灵验，他去过杨楚才家里和船厂的第二天清早，柯纯湘就急不可耐地给他来了电话。

“甄先生吗？我是珠姨！你昨天下午不在宾馆，到哪里去了？”仍然是那个忧郁的女人，第一次自报“家门”，口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的不满，质问着。

尽管甄大伟十分自信，一旦他在杨楚才家里出现，特别是在杨楚才家“幸遇”邵秉芬，他估计到柯纯湘很可能立即就会知道。可是一旦证实柯纯湘果真知道了，他还是禁不住一愣！心想,是邵秉芬无意间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柯纯湘呢？还是柯纯湘在兴新船厂设有耳目？抑或柯纯湘本人就在船厂，亲眼看到了他？甄大伟一时吃不准，也猜不透。他不能不谨慎小心，与之周旋。

甄大伟小心翼翼地说：

“我几天闭门不出，闷得实在发慌，就去拜访了我姑妈和姑父。”

女人忧郁的声音变得冷峻起来，几乎在吼叫：“那儿是你去的地方吗？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该去，你没有权利暴露自己！”

甄大伟争辩地说："我是回国探亲的，不去姑妈家里看看，反会显得无理和反常了。"

"你当真只是礼节性拜访吗？"

甄大伟故作支吾："这……"

"不要吱吾了！"女人厉害的声音打断了甄大伟的未尽之言，几乎不容对方有争辩的余地、接着说下去，"你不是说严公有礼物馈赠给我吗？你带着礼物于今天上午十时整去桃丰公园，我在园中园河边的绿色的长椅上等你——记住了吗？"

"园中园河边的绿色长椅上。"甄大伟重复着，以示他已记住了。

停了片刻，柯纯湘又说，声音又有点暗哑了，与方才质问他的口气判若两人：

"礼物交给我，你便可以回去了。"

甄大伟放下电话以后，显得十分兴奋，不过高兴之中略带一点紧张。高兴的是这许多日子柯纯湘把他冷在一边，使他无计可施，如果说这是一盘死棋的话，那么只要今天见面这一着走得稳当，那么全盘棋都活了。但同时他又不能不顾及到另一方面，他毕竟是冒用了甄大伟的身份回到国内来的，万一台湾当局出于谨慎，把甄大伟的详细情况通过另一渠道告诉了柯纯湘，他在回答柯纯湘的盘问的时候，稍有粗漏或者答不上来，就完全有可能遭到对方的遗弃。

他开始在屋里踱着方步，分析着柯纯湘会不会直接同他接头，估量着柯纯湘将怎样对他进行考察和盘问。他一面暗暗地在心里复习着规定接头时的暗语，一面重温着甄大伟的

经历、嗜好、习惯、以及在海外的亲朋好友。时间的分分秒秒，在苦思冥想中不知不觉地逝去。到了时针指向九点钟的时候，他"嗤——"地一声，将厚实的窗幔完全拉开，拉到了底，然后又慢慢地拉着绳子，让窗幔慢慢地合拢、合拢，但并不拉密，留下五寸的空档。

这显然又是一种暗号，规定的暗号。

做好出门前规定的暗号之后，他取出一只皮箱，打开锁，从皮箱底下取出一只形似琴盒的软塑料盒子，里面便是国民党前中央情报局那局长赠送给"珠姨"的礼物——特工人员的专用工具，都是最先进最现代化的。

甄大伟提着"琴盒"，出了宾馆的大门，环顾左右，不见有可疑的人物，便信步向前走去。刚拐上闹市大街，偶尔回头，竟发现似乎有人盯上了他。那人穿了件短大衣，衣领翻起来遮住了面孔，头上压了顶呢帽，始终同甄大伟保持一定的距离，眼光死死地盯着甄大伟手中拎的"琴盒"。

甄大伟眉头皱紧了，千川万壑一下子凝聚到他的眉心上来。他意识到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事情不仅复杂，似乎还有点微妙。为了谨慎起见，他装作闲逛的样子，在热闹非常的大街上走了一会之后，突然改变方向，又奔回宾馆，象前次出门一样，将厚实的窗幔完全拉开，将精巧的小宫灯系在玻璃窗的旋手上。

改变了暗号以后，他在屋里稍事休息了片刻，便打了只电话给宾馆服务台，要了一辆小轿车，摆脱了跟踪，汽车直接把他送到了桃丰公园。

秋末，公园里行人稀少，显得有点儿荒凉。老榆树全身

的叶子已经没有多少了，梧桐树叶子也都焦了，飘落在地。可是秋风还在一个劲地摇动着它们，象摇动一位瘦弱的老妇人。太阳已经升到树林上面，霜已经融化，晴朗淡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象湖水一般地澄澈。迎面吹来的不是刺骨的寒风，而是温馨的暖风。

今天天气好极了，不象是深秋天气，倒有点象仲春时节。

甄大伟第一次来桃丰公园，路途不熟，摸不准园中园在哪个方向，他没有问人，一路瞎闯过去。他不知不觉地竟走到动物园附近，正欲抬头看看方向，忽然传来一声虎啸，把他吓了一跳。这公园看来似乎没有多少游人，然而随着这一声虎啸，忽地从树林里和茶室里窜出许多人来，向虎狮山蜂涌而去。

"快去看啊，雌老虎在发憨啊！"一个小青年从甄大伟身边窜过去，朝他的伙伴们喊着。

雌老虎？有意思！

他马上见到的、并与之周旋的，不也是一只雌老虎吗？这只雌老虎，并不比动物园里那些雌老虎好侍候，也许比动物园里的老虎凶猛百倍呢！只是这只老虎现在有如关在铁笼里，有威发不出。若在当年，就是少将中将见了她都惧怕三分，象自己这样的无名之辈恐怕连同她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呢。

然而，尽管柯纯湘如今已成了关在铁笼里的一只困兽，然而，在同类面前还是会耍威风的，甄大伟不能不做好充分的准备。

前面有一个为欢度国庆搭的拱形彩门，上面果有《园中园》三个大字。甄大伟没有马上进去，而在园门外面的花圃

四周蹓跶一圈，环顾四面，但见确实无人对他跟踪与窥视，这才快步走进园内。

园中园，实际上是桃丰公园划出来的一个游艇区，湖泊占去了三分之二，湖泊的尽头，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假山，时令虽然将要入冬，假山仍然葱绿一片，弯弯曲曲的盘山小路，逶迤而上，倒也别致。

游艇都泊在岸边。湖水平静，呈深蓝色，微风吹过，碧波涟涟，浮萍荡漾。

甄大伟沿着湖边小径走了半圈，正如柯纯湘电话里所说，果真有个女人侧身坐在湖边绿色的靠背椅子上，一条宽大的米黄色围巾把颈脖和脑袋紧紧地包着，头微微低垂着，手中精心地编织着绒线。

一阵喜悦兜上了甄大伟心头，环顾左右正好没有人，便悄悄地走了过去，在那女人的背后、长条椅子另一端轻轻地坐下，把“琴盒”放在膝盖上，展开报纸，假装看着，并佯咳了一声。

那女人毫无反应，象压根儿没有听到，又象是虽听到有人来了，但不以为然。

“啊呀，真是阴差阳错，怎么拿了昨天的报纸？不过也好，昨天的报纸正好没看过。”甄大伟象是自言自语，实际上是在用暗语与对方说话。

“昨天报上的内容很精彩，值得一看。”女人头未抬地说，声音细弱得象是一只蚊子从身边飞过。

傲气十足的柯纯湘，到底还是来接头了，甄大伟暗自高兴，心兴奋得直跳。他一个劲地翻动着报纸。

"有何精采内容，祈请指教。"甄大伟用几乎不是自己的声音，继续同对方对暗语。

"公……园里有一只猛……虎，从铁笼……子里跑出来了……"那女人好象谈虎色变，声音颤巍巍的，如果看得见，她那结绒线的手一定在颤抖。

甄大伟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难道就是电话里那个忧郁的女人吗？奇怪的是，柯纯湘是军统界的皇后，政治舞台上一员宿将，决不会谈虎色变，更不会胆怯得声音变异。但不论怎么说，对方回答的暗语是绝无差错的，他没有必要多疑。他不敢放肆地去看对方，还是一个劲地翻报纸。

"我怎么找不到这则新闻？"他声音略微提高，用暗语发问。

那女人停止了编织，微微扬起一直低低垂着的脑袋，似乎让甄大伟的声音把她从梦幻中唤醒，很想扭转身子看对方一眼。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她好象在谛听周围的动静，似乎感到有一种潜伏的危险向她追来，显得很不安。

"我怎么找不到这则新闻？"甄大伟虽看不到，却感到了对方有些紧张和不安，不知是何缘故，以为是自己对答的音语对方没听清楚，因而又重复了一遍。

"如果这只老虎出现在你身边，你不感到它会威胁你的安全吗？"女人被迫只好用接头的暗语对答，颤音明显地加重了。

"只要我向它鞠躬朝拜，它就不会伤害我的。"甄大伟毫不迟疑地用暗语回答，由于急切地想取得对方的信任，声

音提得很高，字字句句铿锵有力。

女人慢慢地转身过来，带着一双愕然睁大的眼睛去看甄大伟。由于甄大伟背对着她，加上又戴着帽子和围着围巾，使得她很难看出他的面貌。她张了张嘴巴想说话，忽又忍住未说。然而那双由于惊愕而睁大的双眼却越睁越大，嘴巴也由于惊愕而微微张开。

恰在这时，从湖面上吹来一阵风，这轻微的风本来还是比较温暖的，但似乎一瞬间变得砭肌透骨，女人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暗语还没有对完，却久久等不到对方的回答，甄大伟心里有点焦急，担心是不是自己的暗语回答错了，引起对方的猜疑。后来——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听到（或者感觉到）背后有种急促的喘息声，凭直觉，似乎对方已经朝他转过身来，正用严厉的眼光审度他。甄大伟心里委实有点忐忑不安，一种不太妙的感觉直追他的心头。

局面有点僵。

僵局在等待他打破，甄大伟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对方那双可怕的眼睛！这双眼睛之所以可怕，并非严厉凶残，也并非闪烁着瘆人的光芒，而是简直象两只穴洞，眼珠深深地陷在那深坑里，眼圈浮肿，两边眼角红得象在滴血；其次是两个颧骨在塌陷的脸颊上象退潮后的礁石那样突出来，脸上细密的绉纹重重叠叠，象一张网罩在那精瘦的脸上。

这双眼、这张脸，不能不使甄大伟暗自吃了一惊。心想，柯纯湘是个出名的美女，岁月的车轮可以在她脸上留下轨迹，

无情的时光可以催人衰老，但她决不至于变成这样一个形象可憎的老太婆啊！莫非这不是柯纯湘本人？

正当甄大伟感到十分惊异和委决不下的时候，那老太婆从嘴巴上拉下半边围巾，苍白的嘴唇抖动了一阵，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天哪！是你呀，大伟！”

一声不及掩耳的迅雷震懵了甄大伟，他象触电般地蓦地身子往后一仰，跟着浑身一震，差一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原来是她！是他的“姑妈”贾椿芳！一点儿没有错，确确实实是光华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呵呵，一个深度近视、戴久了眼镜的人，一旦摘去了眼镜，竟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风度和容貌，变得丑陋无比，令人不敢辩认了。

在这个瞬间，甄大伟心里骤然充满了矛盾，既高兴，又惋惜。高兴的是，尽管来者不是柯纯湘本人，但既然贾椿芳掌握和熟知暗语，又特意前来与他会面，就绝不是什么巧合，无疑是柯纯湘派她来的。有了贾椿芳，他便可以顺藤摸瓜，何愁找不到柯纯湘。惋惜的是，虽然贾椿芳不是他的什么姑妈，他也并不是她的什么侄子，然而贾椿芳却把他当作自己的侄子，亲热异常，情深似海。贾椿芳对他慈母般的钟爱，使甄大伟不能不受感动。在半个月频繁的接触中，贾椿芳给他的印象是慈爱、忠厚，甚至还对她产生一种怪可怜的感觉。也许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吧？甄大伟弄不明白，这样一位仁慈宽厚的长者，这样一位可怜巴巴的老妇人，怎么会走上这种危险的道路？她不应该充当这种角色，那是玩命的呀！

甄大伟终于用巨大的意志力控制住了自己，强作欢颜地

说：

"想不到竟是姑妈呀，真是天赐良缘啊！原来姑妈还是我们的同志，太令人欣慰了。姑妈什么时候参加组织的？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贾椿芳哪里还有心力回答甄大伟的话，自从她听出甄大伟的声音，并证实前来与她接头的特务正是她的亲侄子的时候，她的心就骤然抽搐起来。震惊、凄婉、羞赧以及掩饰不住的极大的悲哀，使她濒于窒息了。自从三十四年前的一天下午，那只罪恶的魔爪揭开了她命运多舛的帷幕以后，她就被推到无底的深渊，不能自拔，无法自救。她完全成了别人手中的玩物，被人死死地卡住了脖子。三十多年来，她是在忏悔、赎罪和恐惧中度过的，时时有一种潜意识的不安。她的生死牌握在别人手里，尤其使她痛苦的是，她不能不考虑到，一旦丈夫知道了她的过去，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准会抛弃她的。可她的悲苦的心情，又能对谁说呢？她感到孤独无援呀！她常常这样想：如果哥哥在她身边，那该多好啊！她可以对他诉说衷肠，哥哥一定会给她想办法的。可是哥哥先她而去，不在人世了。然而，生活没有冷淡她，还是把她的亲侄子给她送回来了。她象重又得到了光明，得到了温暖。可她万万没有料到，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竟也同她一样，是一个败类啊！她彻底绝望了，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再也顾不得掩饰自己悲哀绝望的感情了，竟以围巾捂面，失声地痛哭了起来。

甄大伟见状，不禁跌足暗自叫苦，但又弄不明白她为什么伤心落泪，为设法缓和这可怕的气氛，他急切地说：

“姑妈！你这是怎么啦！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还是回宾馆、到我房间里去谈吧。”

贾椿芳抽噎着止住哭泣，用围巾揩去满脸的泪水，慢慢地仰起头来，对她侄儿说：

“你把给‘珠姨’的礼物留下，尽快地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此处不是你久留之地！”

甄大伟见贾椿芳不再哭泣，便慢悠悠地劝慰：

“姑妈此话错矣。姑妈年纪这么大，且不畏艰险，小侄虽不才，然年富力强，正是为党为国出力之际，怎能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呢？”

贾椿芳突然抓住甄大伟的双手，带着哭声地哀求道：

“孩子，我求求你，快些离开这里吧！我们贾家就你这根独苗，要是你有三长两短，你爸爸在天之灵也不会饶过我的。我……我绝不忍心看到你的不幸……”说到这里，她涕泪俱下，泣不成声了。

甄大伟抚摸着贾椿芳的手，安慰她：

“姑妈尽管放心，我的背景很硬，绝不会有危险的。只求姑妈成全我，帮助我尽快找到柯纯湘，便于小侄回去向上峰复命。”

“柯纯湘!?”贾椿芳吃了一惊，从她脸上反映出来的表情，说明“柯纯湘”这个名字于她十分陌生，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这一惊，把贾椿芳悲情苦绪吓跑了，她瞪眼注视着甄大伟，眼瞳里现出了惊异的神情。

甄大伟见贾椿芳满脸诧异的神色，心里明白了几分，问道：

“怎么，姑妈不知道柯纯湘是谁吗？”

贾椿芳还是楞楞地看着甄大伟，似乎还未从惊异中回过神来。

甄大伟爽朗地一笑：

“姑妈有所不知，珠姨的本名叫柯纯湘，原是军统开山鼻祖郑开三的六姨太，代号叫‘珠姨’。”

“是这样！”贾椿芳从悲哀、恐惧转为沉思，往事相继涌来，使她陷入了更大的震惊和惶惑之中。

“当然，大陆解放以后，她只好改名更姓，不能再叫柯纯湘了。”甄大伟想从她嘴里套问出柯纯湘现在的姓名。

贾椿芳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许久没有作声。甄大伟的话，她几乎没有听清。正当她神志恍惚地沉浸在回忆之中的时候，远处有个玩皮的孩子朝湖水里扔了一块石头，那“咔——”的一声，竟使她惊遽地一震，脸孔倏地变得苍白，慌乱的眼光东张西望。直到看清了原因之后，才深深地悠长地嘘了口气。

她本来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自从被迫违心地干起特务的勾当以后，时时有一种摆脱不了的恐怖感。每当她家中来了生客，或者听到楼梯上传来陌生的脚步声，她往往就不由自主地浑身微微地颤栗起来。好比此刻，公园里是安静的，而她总觉得到处潜伏着危险。

甄大伟瞥见贾椿芳脸上泛出一种惧怕与愁惨的神情，于是就决定长话短说了：

“姑妈，老实对你老人家说吧，共产党对我倒无什么大的威胁，如果我见不到珠姨，两手空空回去，倒有可能大祸

临头呢。”

贾椿芳吃惊地望着甄大伟，那眼光似乎在问："为什么？"

"当局对我这次回大陆很重视，把我的子女也弄到了台湾，作为人质。如果我见不到珠姨，两手空空回去，恐怕与孩子们一面之缘也不可得了……"

贾椿芳听到这里，一度止住的泪水，又象断线的珠子似地从她发红的眼角里一串串地落了下来。她也不揩它，声音苦涩而又怨愤地说：

"你想见她，难哪！这个人鬼得很，从来不肯抛头露面，连我都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到过她啦。她是绝对不肯见你的。"

甄大伟眉眼竖起，显得十分愠怒：

"什么！她专门躲在幕后，老是要姑妈铤而走险，为她卖命？太不象话了！"

贾椿芳没有作声，只在心里懊丧道，有什么办法，一失足成千古恨嘛，自己有把柄在人家手中啊！

甄大伟不想撩动贾椿芳悲苦的心弦，趁她心绪混乱，把话题推进一步：

"姑妈最后一次见到柯纯湘是什么时候？"

听到甄大伟的发问，贾椿芳神经质地痉挛了一下，咬住嘴唇，垂下了脑袋。甄大伟见她有难言之隐，只好在心里保留着问号，不便强人所难和刨根问底了。

沉默有顷，贾椿芳抬起头来，央求道：

"大伟，我再次求你把东西交给我，由我转给珠姨。你呢，快些离开，越快越好。"

甄大伟皱了皱眉头，不放心似地问：

“柯纯湘不是总不肯露面吗？我把东西交给你，你又怎么能交到她手里呢？”

贾椿芳说：

“她会通知我把东西放在某一地方，她会在认为最适当的时候，把东西安全取走，过去都是这样做的。”

甄大伟有点犹豫不决。开始，他想也好，留下就留下，只要姑妈肯说出放东西的密点，待柯纯湘前去取东西的时候，当场截住，何愁她不肯接头。可是转而一想，要是柯纯湘为了安全起见，迟迟不去取货，那岂不要旷日持久，白白地浪费时光？

“不行啊，姑妈。”他说，“上面明确规定，这批礼物，必须由我亲手交到柯纯湘的手里，绝不允许转交。何况，情报局的严公，还有手谕一封，也必须由我亲自交给珠姨。不是小侄信不过姑妈，实在干系重大啊！”

贾椿芳见侄儿说得真切，不忍心为难于他，想了想，说：

“那你就呆在宾馆里，什么地方也别去，等珠姨来电话时，我把你的话转告给她。”

甄大伟有点失望，但也无计可施，只好依了她。

九、舍命保“皇后”

贾椿芳离开了桃丰公园，同甄大伟分手之后，身体象失了重，意识象被谁夺去似的，神情呆滞，行动蹒跚。她是乘什么车子去江边，轮渡上有没有遇到兴新船厂上班的熟人，这一切，都象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她都记不清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留意。完全是受下意识的支配，她才回到了江东自己的新居。

屋里的家俱，都是她精心选置的，精心布局的，一切依然如故，然而她却感到那么陌生，对她不再有吸引力了。好象这里不是她的家，而是别人的家。或者说，现在还是她的家，但要不了多久，好象就不是她的家似的。她所喜爱的，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这所温馨的房子，此刻变得冷冰冰的，她踏进屋里，象踏进了殡仪馆，阴森、可怖。

她感到头痛欲裂。不独头痛，而且身子骨也象散了架似的，她踉踉跄跄去了卧室，和衣躺在床上。她想睡一会，以减轻痛楚。

然而不成。她思绪如麻，心如刀绞。回想三十多年来，为了弥补自己由于幼稚和软弱而犯下的过失，她作了多大的努力和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在医院，她竭尽全力做一个名

符其实的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忘我地工作，拚命地工作，以致累垮了身子，也毫无半点怨言；在家里，她更是竭尽全力，操持家务，成为一个人人夸奖的贤妻良母。如果有神灵的话，她的这些努力和奉献，难道还不足以感动神灵，原宥她年轻时代的一时过失吗？生活的重锤，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在她头上，好象不把她击得粉碎不肯罢休？

多少年来，她望断云天，默祷上帝，祈盼在她长眠以前，能够与海外的亲人团聚，那怕只赐她一面之缘，她死也瞑目了。要是早知道大伟属于珠姨同类，那她宁愿孤独一辈子，孤苦伶仃地死掉！

啊，她今天怎么了？是气昏了头，还是吓破了胆？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呵！大伟毕竟是她贾家的后代，唯一的后代啊！她应该设法让他见到珠姨，尽快地回去复命。只要大伟能转危为安，她就是作出再大的牺牲也心甘情愿，在所不惜。

可是，她怎么才能让大伟见到珠姨呢？她不能不犯难起来。自从她命运多舛的帷幕被揭开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珠姨了。据说后来，那个破坏她少女贞操、葬送她青春韶华的魔鬼神父，原来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国际间谍，证据确凿，罪行累累，受到了法律制裁。珠姨——赵清兰和众多修女，也都先后离开了天主教堂，各自谋生去了。从那以后，贾椿芳再也没有见到过代号叫珠姨的赵清兰了。贾椿芳以为她死了，或者是被逮捕了，心中的一块石头慢慢地落下了地。不料到了一九七四年的秋天，赵清兰好象从天而降，突然命令她与一个派遣特务接头，为她取回遣特带来的专用工具。但是赵清兰鬼得很，只用电话向她发号施令，人却不露面。

至今连赵清兰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她一点也不清楚，又怎能帮助大伟见到她呢？唉，难哪……

噢啊，头好痛呀！一阵厉害一阵的头疼，使她没法再去思考问题了。她那饱经忧患，被耻辱、恐惧和惊吓啮碎了的心，需要得到安宁。是的，那怕片刻也好呵。

也许果真心力绞尽了吧，她一合上双眼，竟也真的睡去了，睡得昏昏沉沉如同僵死一般，这是她的一次前所未有的、以后也绝不会有的睡眠，这次睡眠使她有些体会到躺在太平间里瞑目长逝的况味了。

不知睡了多久，冥冥之中，似乎听到会客室里传来音乐电铃的声音。往日这时这悦耳动听的声音，总是给她带来hmm慰和温暖，因为伴着这电铃声，她马上就会见到她那慈祥的老伴。然而今天，它却使她惊惧地一跳，赶快从床上爬起来。她已无暇顾及到头晕和目眩了，连忙理理衣服，掠一掠散乱的头发，深怕脸上残留着斑斑泪痕，引起老伴的疑心和担忧，接连用手帕在两颊上横竖抹了好几下，这才走去开门。

她原以为是自己老伴杨楚才回家来了。可是，开门一看，站在门口的是一位陌生的老人。这老头看上去同她老伴年纪差不多，总在七十左右光景，但不象杨楚才那么胖，比杨楚才高出半个头，身体魁梧结实、干练而利索，眼睛特别有神。只是这人的脸上某处似乎有什么短缺。贾椿芳有点睡眼惺忪，又不便细细端详，一时也看不出短缺在什么地方。

“请进，请进。”贾椿芳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不要看她年纪一大把，至今还没有学会窥人心和观事态的本领，既然客人登门，总应该以礼相待才是，“老同志是找杨楚才的吧？

他今天要到晚上才能回家呢。你请坐，我来泡茶。”

这个老头不是别人，正是过去的许光圻，现在的名字叫吴兴生。他原是军统的一员干将。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在淮海大战失利之后，蒋家王朝摇摇欲坠，许光圻接受了战略潜伏的任务。他于一九四八年春，改名换姓，从上海来到临江市，作长期潜伏，伺机活动。这些年来，他一直不知道他的顶头上司郑开三的六姨太柯纯湘没有去成台湾，也潜来了临江市。那是一个月前，他接到台湾的指示，说有个高级特工人员冒用甄大伟的名字，回大陆与柯纯湘——珠姨接头，接取核舰艇的重要情报。台湾当局指令许光圻，要他密切注意甄大伟的行迹，如有不测，要及时报告珠姨，设法阻止甄大伟同珠姨接关系，确保珠姨的安全。所以，甄大伟在临江市一出现，许光圻就盯上了他。甄大伟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出他的视线之外。不消说，方才贾椿芳与甄大伟在桃丰公园那奇异的一幕，许光圻不仅看得清清楚楚，并从贾椿芳那种悲惨伤心的情景，已能估量出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感情纠葛。

其实，许光圻也在打核舰艇的主意。本来兴新船厂有许光圻的一员干将，那年潜水艇烧毁，正是他手下人干的。三年前，他安插在兴新船厂的那员干将，生暴病死亡，使他犹如少了一只臂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去找他四十年前的情人邵秉芬了。他了解邵秉芬是一位外软内刚的女子，如果压她、恐吓她，都不会使她屈服，唯一的办法，只能用儿子作诱饵，引她上勾。邵秉芬的儿子——当然也是他的儿子，确实是他派人到安徽把他弄到手的，可是不久，那孩子

得了脑癌，白白地花去了他大笔钱。他感到自己晦气，做了一件赔本买卖。他找邵秉芬，也是出于无奈。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惨淡经营，但没有大的作为，深感有负重任，若能得到核舰艇的重要情报，便可以出人头地，向台湾当局邀功请赏了。他从台湾的密令中，得知"珠姨"已经将核舰艇的情报弄到手了，不禁大吃一惊，顿生妒意。他情知自己不是柯纯湘的对手，不敢奢想与她争夺核舰艇的情报。但他又不甘落后，不愿让柯纯湘一人独占功劳。他现在顺藤摸瓜找柯纯湘，一方面是上面命令，不敢违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想同柯纯湘合作。所以，甄大伟在临江市一露面，他就紧紧地盯住了他。今天又冒险来找贾椿芳，当然是为了保护柯纯湘，但也是为了找到柯纯湘。窃得核舰艇的功劳，不能让柯纯湘一个人独吞。

许光圻趁贾椿芳去厨房拿暖瓶的机会，迅速地把每个房间瞧了一眼，见屋里只有贾椿芳一个人，他放心了，一个不轻易有的微笑在他眉宇间闪现了一下，他又迅速地坐到沙发上。

贾椿芳端来一杯茶放在许光圻面前的茶几上，自己也坐下，强打起精神问道：

"老同志找老杨有什么事吗？"

"我是找你的呀，贾医生。"许光圻安详地说，一双狡猾的眼睛逼了上去，象钳子似地钳住贾椿芳的两颊。

贾椿芳有点心不在焉，微微地垂下眼皮，并没有注意对方咄咄逼人的眼光。她以为老人家里的孕妇发生了疑难症候，前来有求于她。

"需要我帮什么忙，请直说。"尽管她已心力交瘁，还是改变不了助人为乐的习惯。

"贾医生，你没有感到自己不安全吗？"许光圻完全以一种关心的口吻说话，不存在一星半点故弄玄虚的意味。

贾椿芳象让蝎子咬了一口，浑身颤栗了一下，迅速地抬起头来，由于意外的惊吓，两只眼珠象玻璃球似的定住了，一动不动地瞪视着许光圻。

许光圻见她吓得魂不附体，不禁蹙起了眉头，却又不等她反问，趁她还没有从惊骇中恢复过来，索性把话挑明：

"贾医生，你的那位从海外回来的侄子甄大伟，过去你并没有见到过他吧？他在与你交往、言谈之中，你一点没有怀疑他可能是冒名顶替，或者虽然不是冒名顶替，但却有可能给你带来了灭顶大祸吗？"

贾椿芳听了这话，仿佛一柄灼热而锋利的尖刀，残酷地剜割着她的内心，她的心被割碎了，肺腔里被阻塞了，直感到这座房子连同她本人一起沉沉降落了。她神志恍惚之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她耳朵里轰鸣："冒名顶替！冒名顶替！"这个声音，或者说这个可怖的名词，不仅占据了她整个思想，同时也一下子占据了整个房间，把其他东西都推到一边去了。除了这声音，贾椿芳已不知身外的一切了。

过了许久，她方才从粘粘糊糊中逐渐地清醒过来。当她恢复一些理智之后，便暗暗祈祷，唯愿所听非真，祈盼一切全是幻觉。然而，这时她的感觉反而分外敏锐，不再容许她欺骗自己了，那位神秘的老头还坐在对面，这样一位高龄的老人，绝不会胡说八道；说不定还是公安局的人呢，这太可

怕了！

可是转而一想，她的思绪又突然改变了进程，她唯愿所听不假，盼望一切全是真的了。她感谢上天神明，这个甄大伟应是个冒牌货，她的侄子绝不会成为珠姨一样的败类。只要她侄子仍然同她老伴一样是一位无愧于时代的科学家，她自己安危与否，算不了什么。这个想法，给贾椿芳心头带来了一线光明和希望，神志也一下子清醒了许多。

这期间，许光圻见贾椿芳神经已到了崩溃的地步，便不再往下说了，只是坐在一边静观她神色变化。

于是，在这间屋子里，沉默和昏暗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般浓重。整个世界上的阴森恐怖似乎都集中在这间屋子里了。两人都没有说话，屋里静得出奇。只有挂在墙上的自鸣钟，这个铁制的时间哨兵，还依然一步上一步下地继续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程，履行自己的职责。

"贾医生，你神经这样脆弱，可不行。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生来就同危险结下了不解之缘，化险为夷，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嘛。"

哦，听这口气，他不是公安局的人？贾椿芳心里这样想着，敢于抬头第一次用固定的眼光看着对方，渐渐地，她在心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防线。

"你……你是什么人？"她忍不住大胆地问。

"我是珠姨的老朋友。"他脱口而出，说得极其随便，而又漫不经心，给人没有一点神秘的感觉。他估计到贾椿芳不可能知道柯纯湘的真实姓名，因而只说珠姨。

贾椿芳的估计不幸而中，因而她听了这话后不曾颤栗一

下，茫然地睁大双眼，摇摇头：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许光圻耸耸肩，冲她微笑了一下。这笑容是那样阴森可怖，贾椿芳立即感觉到了这一点。她讨厌这张阴阳怪气的笑脸，原先她就感到这张脸上好象有什么短缺，这时才发现，原来他的上嘴唇有一粒黄豆般大小的黑痣，使他的嘴唇显得很短，微微上翘。

“你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甄大伟不是我的侄子吗？”这一下轮到贾椿芳来打破沉默，她开始反守为攻了。

“当然不完全是为了这个。”许光圻回答，“你的这个侄子是真是假，现在还下不了结论，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举止反常，行动神秘，是个危险的人物，若不早加提防，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祸。你可能还不知道，珠姨是党国的宝贝，你我有责任保证她的安全。我今天冒险前来找你，无非是要你通知珠姨，绝不能同甄大伟接头。”

唉，一个珠姨，已经毁灭了她这一辈子，现在又冒出这个神秘的老头，象毒蛇一般缠住她，她今后如何应付得了？不，她绝不能伸着脑袋，往他们圈套里钻！于是，她加固了思想防线，防守得十分严密，如同一道无形的马其诺防线：

“对不起，我听来听去，只听清楚了我的侄子可能是假的，至于你的那位什么‘姨’的老朋友，我并不认识，无以奉告。”

“好一个无以奉告，哈哈哈！哈哈哈！”许光圻突然放肆地笑着，一点也不顾忌自己的处境。

贾椿芳厌恶地瞟他一眼，很想站起来把他赶走。

许光圻仍是笑着说：

"很好，很快。你能这样爱护珠姨，保护珠姨，值得称赞。只是，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姓名呢？我且告诉你吧，如果珠姨问起我是谁，你就说：他自称是你的老朋友，雅号叫万事通……"

许光圻说完，站起身来，朝贾椿芳彬彬有礼地躬了一下身子，安详地走了出去。

贾椿芳站起来，打算把门锁上，但是她已力竭气尽，身疲心碎，绝望的痛苦象一束细细的钢针刺入她的骨髓，使得她呼吸困难，全身沉重。她重又倒在那无情的沙发上，闭上双眼，领会到一阵与世长辞的愉快感觉。

是的，她想到了死。死，是她唯一的出路，只有赶快死掉，才能避免再造罪于她的生命之中。也许，人若想到死期将至，死神的黑影已经罩上其人生的旅途，一切人间的痛苦就会立刻减少了许多吧？渐渐地，她已能心定神宁、无所惊悸了。她想起床头柜里的那瓶安眠药片，只要把它全部吞下肚去，她就可以长眠不醒，一切人间忧愁、痛苦、罪过和耻辱，她就再也感觉不到了。

她突然站起身来，由于起身太猛的缘故，猛觉脑袋一阵晕眩，稍顷，待头晕好些，便摇摇晃晃地向卧室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杨楚才推门进屋，猛见贾椿芳踉踉跄跄向前走，不禁大吃一惊，皮包一扔，奔过去一把扶住她，一面惊问道：

"快说，哪里不舒服？快说，是不是血压又高了？"

"头很晕，你扶我去躺下。"贾椿芳搪塞着，不敢抬头，

深怕丈夫从她的举动和眼神里看出她的隐秘。

杨楚才把她扶进卧室,服侍她睡下去，马上给她量血压，接着又为她试体温。见血压和体温尚无什么大的不正常，他便在床头坐下，用手在她的两边太阳穴处轻轻地按摩。

丈夫同以往一样，总是对她温存关切，象责任性很强的一位护士对待一个病人。可是，亲人的柔情蜜意只能令她更加伤心。丈夫对她恩爱有加，更使她为自己的不忠、不洁感到满心羞惭，灵魂最深处也越发不安。她作了很大的努力，才抑制住一次又一次的突然失声惨叫。

杨楚才一面为她按摩太阳穴，一面体贴地说：

“你不能总是一工作起来就忘记时间，忘记休息，忘记年岁不饶人啊！唉，硬是让工作的重担把你压垮了。过了今年，我们俩都退休吧，轻轻松松、愉愉快快地度个幸福的晚年，你说好吗？”

听了这话，贾椿芳更加悲痛欲绝，如果看得见，她心里一定在流血。她心里颤栗地想，晚年对于她，不可能是幸福的了，为了不在自己的生命中造下更多的罪过，也为了不让亲人们因此而蒙受更多的耻辱，她的求死之意更加强烈。她不敢睁开眼睛，她知道只要丈夫看到她此刻的眼神，便能从她的心境变异中，窥见她的内在秘密，便能识破她在自己生命中所造下的罪恶。她希望丈夫尽快离开卧室，好让她服下安眠药片，尽快地了却这耻辱的一生。但是杨楚才一直坐在床头，一个劲地在她的太阳穴上按摩。过去也是这样，只要她一感到头痛头晕，杨楚才总是在床头一坐半天，陪她说话，为她按摩太阳穴。

忽然她又暗自思量：她本不是一个操行卑劣的女人，也并不心甘情愿地叛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她是被欺骗、被逼迫着干了一些她不愿干的事情啊！现在死神已在敲门，她应该在死神把她拉入坟墓之前，向丈夫倾吐一次，倒出内心的一切的冤屈和苦水，绝不能带着耻辱和罪恶去进坟墓。

主意一定，她睁开了双眼，还未说话，已经泪水横溢，脸色灰得象蒙着一张草纸。看到她那副可怜相，杨楚才真是难受极了。贾椿芳望着丈夫慈爱的面容，蓦地象有一把利爪在她的五脏六腑里扯动，面色变得更加死灰，但她好不容易才下的决心，绝不再动摇了。她抓住杨楚才的手，用祈求宽宥和恕罪的声音，开始向丈夫吐出她一生所蒙受的耻辱和被迫而铸下的罪过……

十、两个神秘的人物

她们一见面，四只手就紧紧地长时间地握在一起，互致别后的问好，又为岁月在各自脸上所刻下的轨迹嗟叹不已。

她们俩相识在十四年以前，然而却记忆犹新。当时，金玉骅去看插队落户的儿子，恰巧邵秉芬去看插队落户的侄女，两位中年妇女在那荒凉偏僻的农村不期而遇了。看到奚鸿宾和邵盼秋相依为命、情同兄妹，两位老人满心欢喜。回临江后便常来常往，相敬如宾，也是情如姐妹。后来，随着奚鸿宾和邵盼秋感情的发展和升华，金玉骅同邵秉芬一度曾以亲家相称，为合计鸿宾和盼秋的婚事，两人更加来往频繁。但由于前面所说过的原因，她们俩多年的操劳付诸东流，两人美好的心愿化为乌有。

自从奚鸿宾和邵盼秋不得不被迫挥泪分手之后，金玉骅同邵秉芬也就没有再见过面了。但是各自都始终惦记着对方。

金玉骅今天来这里，自然不再是为儿子的婚事奔波费神，而是以离休的老侦察科长的身份，重返战斗岗位，继续带领自己的部下，在寻找狡猾的柯纯湘，斩断伸向这所温馨房子的那双魔爪，保卫主任设计师的安全。这一点，邵秉芬十分理解，对于金玉骅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欢迎。并且她已经腾

朦胧胧地感觉到，她那命运多舛的帷幕又一次被重新揭开；仿佛还牵涉到核舰艇的事情，似乎与那张有差错的图纸被偷拍出去有着关联，这不能不引起她的警惕，不能不从个人感情的圈子里跳出来。对于她与许光圻的那个不堪回首的一幕，那留给她的揪心扯肺的痛楚，她都置之度外，再也无暇顾及羞耻和任何不名誉了。

金玉骅今天带着邓晓岚一起来的。因为邵秉芬经常去兴新船厂，同邓晓岚早就认识，知道她是一位稳重正直的保卫干部，所以对她并不回避。

“盼秋把情况都向你们说了吧？”邵秉芬把她们领进小型会客室兼书房，边坐边说。

“我和鸿宾听了盼秋的叙说，都感慨不已，想不到老姑妈在生活上有过这样的不幸……”金玉骅无限同情地说着，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起。

“我感到很惭愧，当时科委保卫部的同志向我了解情况时，由于种种顾虑，没有把真实情况向组织上汇报。”邵秉芬懊伤地说，为自己向组织上说了假话，感到羞愧。

“不瞒老大姐说，我是前几天才接受这个案子的。如果当时我就插手这个工作，由我找老大姐谈心，这段弯路就完全可以避免了。”金玉骅很自信地说。

呵，金玉骅对她还是象过去一样的亲热，一样的相信她们的友谊，这不能不叫邵秉芬有所感动了。如若时间是一堵无形的墙的话，那么这堵墙一下子便让金玉骅推倒，她们两人又走到一起来了。她带着轻微的难堪和微弱的希望之光，把她这次见到许光圻以后痛苦而又矛盾的心情，毫不掩饰地

向金玉骅尽情地作了倾吐。

“你的儿子如果当真还活在人世间，我们一定帮助你找到他，让你们母子团圆。”金玉骅见她谈到儿子时眼睛熠熠闪光，便真诚地对她说，并且充满着信心。

金玉骅这番话，给邵秉芬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同时也搅动了沉积在她心底的苦渣。心想，儿子很小就离开了她，在那个坏透的男人身边长大成人，谁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况且，她如果认了儿子，儿子就会象一根纽带把他同那个伪君子——呵，非但是伪君子，说不定还是个狗特务的许光圻联系在一起了……想到这里，邵秉芬的目光顿时失去了光彩，低垂着脑袋，语不成句地嗫嚅着：

“即使，还……还活在人世间，他，是在他那个坏蛋爸爸的身边长大的，谁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我不作这个奢想，你不必费心了……”

邓晓岚在一边向金玉骅暗示，提醒她转换话题，因为谈话有点继续不下去了。

金玉骅会意地点点头，是的，是应该转换话题了：

“大姐，我今天带来一个人的肖像画，想请你看看，象谁？”

邵秉芬见金玉骅的话里有点微妙的意味，慢腾腾地抬起头来。金玉骅朝邓晓岚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将盼秋画的肖像画拿出来。

邓晓岚刚打开拎包，拿出了那幅线条画，邵秉芬家的老阿姨王喜梅送茶来了。她事先未敲门，更未得到允许，便径直闯了进来，弄得两位侦察员措手不及，幸而邓晓岚还算机

灵，装作起身接茶，忙将画像正面朝下，底朝上放在沙发上，才未让王喜梅看见。

邵秉芬同王喜梅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对她的秉性为人十分了解，两人早就以姐妹相处，不存在主仆的界线，因而毫无戒备之心。就在邓晓岚起身接茶的时候，邵秉芬随手拿起那幅肖像画，举到眼前一看，立时眼睛里满盛着愤懑和轻蔑，象怕玷污了自己手指似地马上把它掷向沙发，鄙夷不屑地说：

“这个伪君子，我再也不愿看到他了。”

那张画已经正面朝上扔在王喜梅身边的沙发上，王喜梅朝那幅肖像画瞥了一眼之后，好看的眉毛挑动了一下，老大姐似地对邵秉芬说：

“你怎么又激动起来了？不见就不见好了，他下次再来，我把他关在门外，让他吃闭门羹。”说着转向金玉骅——他们本是老相识：“金科长，盼秋姑妈最近心脏不顶好，医生横关照竖关照不能生气，不能激动，请你劝劝她。”

金玉骅点点头。

“金科长难得来一次，谈点高兴的事，不要翻那些陈芝麻烂绿豆，扫金科长的兴。”王喜梅朝邵秉芬说，又不放心地盯了邵秉芬一眼，慢慢地走了出去。

王喜梅在邵家总是以半个主人的姿态出现，她对邵秉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人人皆知，金玉骅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可是邓晓岚则不然，王喜梅迟不进来早不进来，偏偏当她拿出肖像画时突然闯进屋来，她心里就已经有了疑窦；此刻听了她这番话，更怀疑她是在企图阻止她们继续谈下去，

于是，越发觉得这位老阿姨极不寻常。直到王喜梅走了之后，邓晓岚的思想还在固定的轨道上行驶，总觉得这个老阿姨的行动有点神秘与蹊跷。

“大姐，你一眼就看出他正是那个破坏你青春幸福的伪君子许光圻吗？这张肖像画，与现在的许光圻一模一样吗？”金玉骅他们已经向全市派出所发出通知，但至今还没有找到许光圻这个人，估计一定已经改名换姓。倘若邵盼秋这幅画像画得准确的话，他们决定以画像找人。

邵秉芬惊异地一怔：

“怎么！难道不是他吗？”

“当然是他。”金玉骅说，“我们是想请你再仔细看看，画像与本人有那些差异的地方？”

邵秉芬越发懵懂了，心想，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那个伪君子的肖像画了，为什么还怀疑画得象不象呢？难道……她百思不解。她只好顺从地、抑制着鄙夷轻蔑的感情，重又拿起那幅画像，看了好一会，翕动着干裂的嘴唇说：

“象倒完全象。只是这老匹夫不知用什么妙法把自己保养得很好，没有画上这样老，脸上的皱纹也没有这样多。”

邓晓岚满意地笑了，边将画装入拎包，心里边想，只要这幅肖像画得没走样，把它拍成照片，一发动群众，许光圻便无处藏身了。

金玉骅也高兴地笑了。不过，她与邓晓岚的心情略有不同。她的高兴与其说是感到找到许光圻有了把握，毋宁说是她对邵盼秋暗暗惊服和满心欢喜——多么有才华的孩子啊！如果不是万恶的“四人帮”破坏，盼秋早是她的称心如意的

儿媳妇了，那么她准会把这位贤淑的才女视为掌上明珠，把她捧上天呢！然而生活总是不能尽如人意……

至于这幅肖像是从何而来，邵秉芬不便追问，金玉骅也觉得没有必要向她说明。

“大姐，”沉默有顷，金玉骅说，“我们想了解一下，当年在昆明，你同许光圻一起生活期间，有没有发现他同当时的政界、尤其是军界人物经常往来？”

“他交际广泛，”邵秉芬几乎未作思考和回忆，立即回答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少不了常常同当时昆明的政界和军界的头面人物厮混在一起。”

“哪些人同他来往最密切？”

“听说昆明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大队长程秋同他是拜把兄弟；昆明市副市长宋某同他关系也不错。这两人我只听说，并未见过。”

“他当时最巴结的是什么人？”

这一问，倒把邵秉芬给难住了。她当时致力于科学，很少跟着许光圻参加社交活动。加上他们当时并未正式结婚，只在昆明郊外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家俱也很简陋，因而许光圻与狐朋狗友聚会多在外面，很少把朋友带回家中。尽管当时许光圻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此人生性孤傲，从来不让她知道他的心事。何况时隔四十余年，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早已经淡漠和遗忘了。可她毕竟同那个坏蛋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说不出他的一点情况，组织上自然不会满意的。这真叫她手足无措，惶恐不安。她低下头，苦苦思索着。不一会，她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

“经你提醒，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只是不知于你们有价值没有。记得我同许光圻同居几个月以后，他突然不常回家，偶尔回来，也总是心事重重，情绪很坏，好象会有什么大祸临头似的，我问他，他死也不肯告诉我。可是，不久有一天他突然情绪非常好地来到我的住处，从皮包里拿出钞票要我去买些好酒好菜，说是今晚要同我乐一乐。在他拿钞票时，我看到他皮包里有只十分精制的手饰盒子，趁他不备，我拿过手饰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只翡翠麒麟，麒麟的眼睛是天然的蓝宝石制成的。我以为是送给我的礼物，一时心花怒放，爱不释手。但是这一虚构的欢乐，很快地便抛弃了我，带给我的是更大的悲伤和无比的气愤。因为据他说，这是他们家传之宝，根本不是送给我的，而是准备送给别的女人的。他见我又哭又闹，只好向我说实话了。他说他最近做了一笔很大的亏本生意，不仅会导致他倾家荡产，说不定还要吃官司。这只翡翠麒麟，他要送给重庆一个大老板的姨太太，只要那位极受大老板宠爱的姨太太肯收纳，他不仅可以化险为夷，化凶为吉，还可以飞黄腾达。第二天，他果真带着翡翠麒麟，飞往重庆了……”

“他所说的大老板叫什么名字？”金玉骅很重视这个细节，急切地问。

邵秉芬想了好一会，摇摇头。

“他把翡翠麒麟送给那个大老板的第几房姨太太呢？”金玉骅怀疑那个大老板便是军统头子郑开三，怀疑翡翠麒麟是送给郑开三的六姨太柯纯湘的。

但是她的怀疑，无法从邵秉芬这方面得到证实，因为邵

秉芬已经想不起许光圻当时有没有说过送给几姨太。

“许光圻当时在做什么生意？蚀本就蚀本，怎么还要吃官司呢？”金玉骅继续问。

“他公开身份是银行的经理。我想，也许他暗底下还做着投机买卖——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想，他的事情我从来不过问，他也不让我过问。”邵秉芬回答说。

“你和他同居期间，没有发现他同别的女人暗中经常来往吗？”

“开始他天天晚上回来，三个月后，就渐渐地对我冷淡起来，那时候他外面肯定又有新欢了。”

“在送翡翠麒麟之前，他在你面前从未提及过重庆那个大老板的姨太太吗？”

“没有。”

“他那只翡翠麒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

“据说，他父亲曾在上海开过珠宝商店，他说这麒麟是他们自己家的传家宝，谁知是真是假。”

“把翡翠麒麟送给那个大老板的姨太太之后，他飞黄腾达了没有？”

“他从重庆返回昆明不久，便作为伪中央的接收大员飞往上海，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曾见过面了，有关他的消息也从此中断，一无所知。”

谈话似乎又有点继续不下去了。但是，金玉骅同邵秉芬毕竟相好过那么多年，老友重逢，可以无话不谈。因而话题随着金玉骅活泼多变的思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思想的原野上任意驰骋。金玉骅几乎不让谈话出现间隙，紧接着问

道：

“你们这次是在马路上巧遇呢，还是他特地前来找你的？”

“不可能是偶遇。他好象对我的一切都非常的了解。”

“他当时有没有给你什么东西，第二次来你家时又拿走了？”这是金玉骅和邓晓岚今天来的目的，因为奚鸿宾怀疑图纸有可能是许光圻利用某种现代化工具窃拍去的。

“他什么都没有给我。”

“两次都没有接近你的身体吗？”

邵秉芬误解了金玉骅的意思，脸孔微微地涨红了。但她并没有责怪金玉骅的意思，也全然不顾自己所受到的那点虽然轻微却颇为难堪的羞涩，坚决地摇了摇头。

“邵主任，”一直没有发言的邓晓岚这时说话了，“许光圻第二次来你们家时，你正好在家吗？”

“那天我正好身体不舒服，休息在家，他突然闯进屋里来了，所以我说，他好象对我的情况很了解。”邵秉芬说。

“邵主任，你能肯定他只来过你家一次吗？没有来过第二次？”邓晓岚提了一个古怪的问题，她怀疑王喜梅开门揖盗和引狼入室。

“我们家的老阿姨一向很谨慎，不让外人来我们家的。”邵秉芬自然不会想到邓晓岚会怀疑王喜梅，肯定地回答说。

又谈了一阵，看看时间不早了，金玉骅和邓晓岚站起来告辞。

那张错误的图纸，是在一夜之间被特务窃拍去的。奚鸿宾分析，许光圻在路上拦住邵秉芬的时候，有可能给了她一种装有摄影仪的东西，邵秉芬因当时心情极坏，把数据算错

了，而她身上那个自动摄影仪正好窃拍了这张数据错误的图纸，许光圻第二次去她家时又把那东西拿走，以“珠姨”的名义投递给国民党中央情报局。而现在许光圻根本没有给过邵秉芬什么东西，连她的衣裳也没有接触过，鸿宾的分析自然就不成立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会出在设计院内部吗？金玉骅想，她感到案情越来越复杂了。

“如果排除了许光圻作案的可能性，我怀疑她们家里那个老阿姨。她最有作案条件了，你说呢？”从邵秉芬家告辞出来后，邓晓岚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金玉骅没有作声。她知道邓晓岚只是凭直觉，并无依据，所以也没有追问她。但她的心里，不得不承认邓晓岚说的话有道理。是啊，这位老阿姨长相极好，又有文化，不象是个抗婚逃出来的农家姑娘，而且她来邵家时，正好是解放初期，同柯纯湘妄图逃往台湾未成，不得不改名换姓潜伏下来的时间接近，年龄也相仿，对这样一个人，不能不放在视线之内。金玉骅暗自思忖，决定立即着手，对王喜梅的身世作一次全面的审查。

十一、意外收获

这几天，邵盼秋出席临江市的文代会，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为审议文联理事候选人名单，一连开了几次会议，还是僵持不下，争论不休。她对此毫无兴趣，甚至还有些反感，今天推说身体不好，请假回家了。回到家里时，公公冯德山和婆婆常竹君正坐在会客室沙发里聊天。

"冬冬还没回来？"她将文代会发的款式新颖的手提包扔向沙发，一边脱风衣，一边声音甜润地问她的公婆。

"阿姨到托儿所去接了。"常竹君温柔地说。自从那天金玉骅找过盼秋之后，常竹君心里对这位儿媳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怀疑盼秋接受了公安局的任务，成了在家里监视她的耳目。

"艺峰还没回来？"邵盼秋又随便地问道。

"刚回来，在楼上。"常竹君回答。

邵盼秋懒洋洋地站起身来，拎着印有文代会字样的公文包，没精打采地上楼去了。

"一回家只晓得问儿子、问丈夫，连同我们一起多坐一会儿也不肯。"常竹君嘀咕着。

"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不愿亲近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就

象清晨不会跟黄昏相会一样。只要他们小夫妻相亲相爱，我们就满足了。”冯德山捻动银白的胡须说，含着慈祥的微笑。

常竹君低着头，叹息了一声。

“她给我们增添了光辉，又带来了幸福，这样的儿媳，你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冯德山抚摩着老伴瘦削的肩胛，安慰她说。

两位老人说话之际，邵盼秋已经登上了二楼。她一向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创作欲望强烈，按过去长期养成的习惯，她回家后必是先去画室，作画，写字，直到阿姨或是婆婆叫她下去用餐。今天她身体的确有点不舒服，便径直去了卧室，想躺一会。

她轻轻地推开房门，一抬眼，发现丈夫冯艺峰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正在开她私人皮箱。由于她突然地出现，冯艺峰惊遽地一震，惶悚地站起来，脸红得象猪肝，一时手足无措，象当众被逮住的一个小偷。邵盼秋自己也楞住了，这只皮箱里，除了放有她近年来所得的稿酬外，还收藏着她爸爸的珍品和手迹，而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有她妈妈留给她的许多珍贵的首饰。所以婚后，她视这只皮箱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从来不许冯艺峰碰一碰它。他今天为什么象个行窃犯，偷偷摸摸地开她的箱子呢？

她气得浑身颤抖，死死地盯着冯艺峰，似乎要看透他的心。冯艺峰显然是做贼心虚，哪里还敢看她，深深地垂着脑袋。一阵难堪的沉默，屋里静得就象墓地一样。稍顷，沉默终于打破了：

“你……你要干什么？为什么象个行窃犯，偷偷摸摸地

开我的箱子？”

冯艺峰见她声音很大，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知道必有一场大吵大闹，他怕楼下的爸爸妈妈听到，慌忙跑去把房门关上，然后奔回盼秋面前，赔礼不迭地说：

“是我不好，不该未经你同意，自说自话地开你的箱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想看看你爸爸生前的珍品和手迹，一饱眼福……”

“说谎！”邵盼秋大声吼叫，愤怒的火焰，在她脸上也在她那对美丽的眼睛里熊熊燃烧。“你不说出真实的企图，我绝不与你罢休！”

“是我不好，是我不对，向你赔礼道歉，今后一定尊重你的自主权，还不行吗？”冯艺峰赔着笑脸，伸手去搂邵盼秋的软肩。

邵盼秋厌恶地打脱他的手，眼睛里满盛着愤懑和轻蔑：

“莫要嬉皮笑脸，我不吃你这一套！你不说出真正的企图，罢休不了！”

冯艺峰顺势抓住邵盼秋的手，哀求道：

“你小声点行不行？就算我是个贼吧，家丑还不可外扬呢，让爸爸妈妈听到，多不好。”

邵盼秋眼睛里冒出火星，脸上睥睨不屑的神情更加强烈，她一气之下，把不要脸的丈夫往外拖，一面咆哮着：

“好啊，你既然恬不知耻地承认自己是贼骨头，那你就去向你爸爸妈妈承认吧！这个家，我呆不下去了……”说着，跌坐在沙发上，呜咽起来。

冯艺峰从来没见邵盼秋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情知蒙混不

过去，又是赔礼，又是拿好话安慰她，待她停止了哭泣，便对她说实话了：

"今年夏天，我出差到福建，见那里的新鲜荔枝只卖四角多钱一斤，而临江市面上却要卖一元两三角，我便要我的朋友贷款收购了一车皮，运到临江，不料正遇连日阴雨和台风，荔枝一时无法销脱，大多霉烂，一下子蚀本四千五百多元。为还朋友的贷款，除了四处借债，还挪用了公款两千多元。我急得走投无路，又不敢告诉你，就……就……"

他下面还说了些什么，邵盼秋无心去听了，她整个人象掉进了冰窖里，心都冰冻了。她同奚鸿宾挥泪分手之后，经过朋友的介绍，她认识了冯艺峰，她对这个委琐的、娘娘腔的公子哥儿并不如意，但为了报复奚鸿宾，就毅然决然地同这个自己并不称心、但家庭的社会地位于她的事业很有利的男子结了婚。尽管婚后冯艺峰对她百般缠绵，然而无法在她的心里燃起炽烈的爱情的火焰。可是，她万万不曾料到，他竟是这样卑俗不堪、行为不轨的小人啊！她的爱情、她的理想、她的幸福彻底破灭了。她跌坐在沙发里，歪着身子，又呜呜地啼哭起来。

冯艺峰慌了，连忙伏下身子，企图向她赔不是，又企图用甜言蜜语哄她停止呜咽。然而，邵盼秋心已经凉了、碎了，狂怒之下，把他推了个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上，而她自己却带着哭声地说：

"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贼！我算看透你了，这个家我呆不下去了！我们还是早一点分手为好……"

冯艺峰刚从地上爬起来，猛听这话，已经顾不上辱骂带

给他的轻微的恼怒了，猛然“噗嗵”一声，跪倒在妻子脚下，强拉起她的手哀求道：

“盼秋，我有错，我可耻，你可以骂我、打我，甚至也可以鄙视我，但不应该说分手这样的气话呀！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没有你，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虽然是只百花瓶，要什么“花头”有什么“花头”。不过，他爱她，这是事实。不独爱，而且发狂地爱，爱到了不能一天没有她的狂热的程度。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邵盼秋一直觉得，那些想象爱情是产生于长期相处和耳鬓厮磨的人，是多么无知啊！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植根于精神上的相通，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互相理解和相通，那么，即使是整整一生耳鬓厮磨，尽管也能养儿育女，那也无济于事，并不能算得上真正的爱情。

邵盼秋同冯艺峰便是这样，或者说在邵盼秋的心里，她同冯艺峰关系正是这样。

不过，邵盼秋说要同他分手，其实也只是一时的气话而已。爱情生活不称心这是事实，但冯艺峰这个家庭，现在的社会地位突然显贵起来，给予她的事业以极大的方便和有利，这一点，她从不抹煞和低估。她所以这样说，除了伤心至极，悲哀欲绝之外，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迫使冯艺峰从今以后再也不敢动她的私有财产。

冯艺峰一直担忧妻子出名之后瞧不起他，也瞧不起他们的家庭，所以他挖空心思想捞一笔钞票，以便在妻子面前显示他父母相当富有。可是皇天辜负了苦心人，生意蚀了本，不仅负了巨债，还在妻子面前丢尽了人格。因此，听得邵盼

秋说要同他分手，信以为真，不禁神色大变，跪在妻子脚下不肯起来，苦苦地哀求她原宥。

邵盼秋本来是说说气话的，此刻见他这样委琐、卑俗、毫无男子汉的气魄，越发伤心，更加恸哭不止。

楼下的公公和婆婆，早已经听到了邵盼秋愤怒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了她的呜咽声。常竹君提出，上楼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被冯德山用手势止住了，小两口子发生口角，公婆最好不要在中间插一棒子，晚上争吵，白天和好，自古夫妻不生隔夜气嘛。可是后来，邵盼秋哭声越来越大,越哭越伤心，冯德山坐不住了，他是非常疼爱甚至尊敬自己这位才貌出众的儿媳妇的！

两位老人不便推门直入，也不便在门外偷听，一上楼，冯德山便用粗壮的手指关节，在门上重重地叩了几下。

冯艺峰听到敲门声，知道爸爸或者妈妈来了，连忙从地上一跃而起，犹豫片刻，跑去开了门，象小偷见了民警，深深地垂下了脑袋，不敢——或者不好意思看他父母一眼。

冯德山见媳妇哭成泪人，眼眶都哭肿了，不禁心如刀绞，他从来未见过邵盼秋这般伤心，更没有见过她流泪，一定是不争气的儿子欺负了她。他走到邵盼秋身边，用布满了老人斑的手抚摩着、掠平着媳妇两鬓的散发，声音慈祥地说：

"盼秋，快不要哭，艺峰有什么过错的地方，你告诉我，由我来教训他，要他向你赔礼道歉，咹！"

这一说不要紧，邵盼秋却哭得更厉害，更伤心，泪水象断线的珠子从她那花瓣似的两颊往下直滚。

"好孩子，你是从来不哭的嘛，一定是艺峰这个不争气

的东西让你伤透心了……”冯德山老人喑哑地说，声音似乎有点悲怆。

这时，邵盼秋感到有几滴热泪从老人的眼中滴落到她手上，她的心颤抖了一下,胸中充塞着一种对老人的亲父之情，她很想反过来安慰公公几句,话已冲到她嘴边，但刚一抬头，却又看到了丈夫那种卑劣的样子,便又把话硬压进内心深处。

不过，她不再呜咽了。她狠咬一下下唇，掠一掠散乱的鬓发，一边抹泪一边站起身来。为了摆脱窘境，她拎起手提包，默默地，然而却是气愤地离开了卧室。冯德山和常竹君以为她是去画室，便没有劝阻她。

邵盼秋是去了画室,迅速地从衣架上摘下风衣披在肩上，又匆匆地出了画室。她要去姑妈家里，向老姑妈倾吐心里的怨愫，以减轻心头的重压。

她乘车来到了东山公园站下车。姑妈就住在对面甜爱路上，那条幽静的马路是全市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宅区。她蹿过马路，紧走几步奔到人行道上，偶然一抬头，发现拐弯角上有个身材魁梧相貌不俗的老人在那里徘徊，翻起的大衣领头遮住了两颊，嘴上戴着一只特制的大口罩。本来邵盼秋是看不出他的相貌的,也无心去打量这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老人。可是，正当邵盼秋拐弯的时候，那老人向她转过身来，摘下大口罩咳嗽起来，正好同邵盼秋打了个照面。邵盼秋不觉一楞，啊，此人好生面熟呀！

她很快便确认不疑,真是又惊又喜，想不到原来是他呀！不错，绝对不会认错,正是姑妈永远从心上抹去了,而在姑妈妈的心头刻下斑斑伤痕的那个许光圻！一霎间，为姑妈复仇

的怒火在邵盼秋心头腾起，熊熊燃烧起来。她真想伸手撕去对方的假面具，厉声斥责这个抛弃了怀孕中的妻子的伪君子，替姑妈雪恨，向他讨还……但，理智不允许她这样做。

她退避到屋檐下站住了。

在这一瞬间，邵盼秋心里聚集着和奔腾着无数思量和计谋。趁许光圻因骤然咳嗽而没有在意她对他审视的时候，她机灵地蹿到一家饮食店里，在临窗的桌前坐下，要了一碗馄饨，两眼透过玻璃，严密地监视着许光圻的一举一动。

她很快便明白过来了，许光圻是在等她的姑妈，老家伙不时地抬起手腕看一下手表，显出焦急和不耐烦的样子。约莫十分钟光景，服务员刚送来馄饨，邵盼秋也刚拿起汤匙准备吃时，忽见许光圻停止了踱步，站在原地思忖片刻，猛地转身，走掉了。

邵盼秋连忙起身，推开座椅，奔出了饮食店，保持一定的距离，悄悄地跟定在许光圻的身后。对方步行，她步行，对方乘车，她也乘车。她心跳得很厉害，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跟踪，盯梢，她过去只在小说中看到过，听奚鸿宾讲过，讲得象神话一般。今天自己居然一时心血来潮，也模仿着干起这种事来，兴奋中有点害怕，新奇中有点胆怯。但是她却干得很老练，始终没有引起许光圻的警觉。

半个小时以后，一辆巨龙公共汽车把她同许光圻载到河南路站，许光圻在前门下了车，邵盼秋在后门下了车。站头上等车的人很多，邵盼秋装作转换别的车辆的样子，目送着许光圻蹿过马路，径直地走进“怀仁里”时，她才跟了过去。只见许光圻摘下大口罩，拉下大衣领头，大摇大摆地走进“怀

仁里”三十七号，许久没再出来。邵盼秋心里才踏实下来，脸上出现了美丽的笑靥。

邵盼秋几乎未假思索，立即乘车去了奚鸿宾的家。她素知鸿宾不常回家,奚大妈又是一位不服老、事业心很强的人，担心会扑空。但她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意外的收获告诉奚鸿宾和金大妈，他们一定十分需要这方面的情况。不料，门铃轻轻地按了两下，门就开了，而且为她开门的竟然会是奚鸿宾！这有点出乎她的意外。

“原来是你，我还当是……怎么不先来个电话，差一点让你吃了闭门羹。”奚鸿宾一边把她往屋里让，一边随便地说。

“怎么，不欢迎吗？”邵盼秋妩媚地一笑，双眸里闪动着奇光异彩。

她同他说话总是这样既娇憨又酸溜溜的,真拿她没办法。唉，他欠了她的情债，难怪呀。奚鸿宾心里这样想着，朝她乞谅似地笑笑。

“我给你们带一个好消息来了。”邵盼秋径自往会客室走去，一边宽风衣，一边说，“我刚才碰到了许光圻，并且知道了他的住处了——这于你们该是是一个好消息吧？”

“真的？”奚鸿宾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大喜过望的心情，他们找这个人找得好苦啊。

“他住在河南路‘怀仁里’三十七号。”邵盼秋往沙发上一坐，轻松地说。至于她是怎样发现许光圻的，怎样跟踪到他的住处，邵盼秋觉得不便说明，或者说没有这个必要，似乎这与她的身份有点不合。

"你不会认错人吧？"

邵盼秋朝他乜斜着美丽的眼睛，歪了歪薄得看不见的殷红的嘴唇，轻快地一笑：

"我相信我的眼睛绝不会欺骗我。"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奚鸿宾强迫自己不去正眼看她，免得经不起她的美的诱惑。所以，她妩媚的笑靥，娇矜的表情，奚鸿宾都没有看到。

邵盼秋见到奚鸿宾，不仅双眸齐放光彩，而且精神大振，同一小时前判若两人。说着话时，她又霍地站起身，走到会客室门前朝金玉骅的房间看看，回过身来问奚鸿宾：

"大妈呢？"

"出差到外地去了。应该今天下午回来，不知怎么现在还没到家。"奚鸿宾说，"你先坐下歇歇，我去煮咖啡。"

经过与许光圻的那场周旋和奔波，邵盼秋确实有点累了，而且口渴，正想喝点咖啡解解渴呢。她把风衣和手提包放在沙发的搁手上，便在沙发一端坐下。软软的沙发，使她疲乏不堪的身子顿有一阵舒适的快感。

奚鸿宾去了许久没有回来。开始，她还听到厨房间传来汤匙搅动器皿的声音，不久这声音便消失了，到了估摸咖啡该已煮沸的时候，还不见奚鸿宾进来，孤独的冷坐使邵盼秋受不了，她多么看重同自己过去的恋人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啊。

她敏捷地站起身，轻盈地走出会客室，刚走到厨房门口，突然听到从耳房里——鸿宾的卧室传来了鸿宾的声音，她不觉一楞！他在同谁说话呢？但立即她便明白过来，呵，人家现在当上局长了嘛，家里装有电话啦。

卧室门是关上的，但没有关死，露出一条狭缝，奚鸿宾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对对！这许光圻不仅是老军统分子，还是军统头子郑开三的得意门生，早在抗战后期，就与柯纯湘往来频繁——什么？对对，看样子他还没有同柯纯湘接上关系，为了某种利益，或某种原因，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柯纯湘，同时也竭力保护柯纯湘……”

邵盼秋听了这番话，不觉吃了一惊！心想：许光圻不是银行的经理吗？怎么会是一个老军统分子呢？他不是死皮赖脸地缠着姑妈吗？怎么会是在寻找……她笑了，好象感到有一种非常玄妙的兴味似地笑了。

但笑容很快从她脸上消失，她觉得自己今天的行动有点冒失。

嗨，要是让鸿宾知道她在听他与同事们通话，会怎样看她？她赶快回到了会客室。

不一会，奚鸿宾端着咖啡壶回来了。邵盼秋站起身来，接过他手里的高脚杯。过去他们俩相见以诚，形迹不拘，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从鸿宾不敢看她一眼，她得出了这个印象，这使她很伤感。

“你最近又有新作了吧？”奚鸿宾用汤匙在杯中搅动，头不抬地说。

“不久前一时兴起，画了一幅葡萄，不知有没有一点意思，你帮我看看。”邵盼秋说着，便从文代会发的手提包里拿出那幅画，递给奚鸿宾。

奚鸿宾同邵盼秋在农村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回城后也

几乎每天接触，常常陪她作画到深夜，耳濡目染，逐渐地对作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当时他们能结婚的话，说不定他也已成了一名业余画家了。此刻，他接过画，展开一看，那一个个葡萄架上，纵横交叉的藤蔓，鲜果累累，生熟俱得粒如珠玉，晶莹剔透。酣畅的笔墨，浑厚、洒脱……使他恍如进入了山乡的葡萄园！画旁，有一行作者的亲笔题字：生时酸苦熟时甜。

“好画，好画！”奚鸿宾深觉快慰，赞不绝口地说，“盼秋，这几年你的绘画艺术长进真大啊！我真佩服你……”

“佩服我什么呢？”

“佩服你的钻劲啊！”

“谢谢你的鼓励！”

“不是鼓励，是真心话。”

邵盼秋拿起那幅画，问奚鸿宾：

“你喜欢它吗？”

“画得太好了！”

“你当真喜欢的话，我就送给你作个纪念，你不会拒绝吧？”

“不行。日后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珍品。”

“我自然要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奉献给你。”

奚鸿宾内心深处骚动了一下，再也管束不住自己的眼睛了，当他带着感激的眼光去看她的时候，不觉一怔：

“咦！你的眼睛怎么又红又肿，同谁吵架了？哭过啦？”

啊，他声音多么亲昵，充满着温柔的怜爱之情，还是象在乡下一样，以保护人的身份，以老大哥对小妹妹的亲切的

口吻对她说话，单是这一点就使她大为感动。她慢慢地抬起头来，朝奚鸿宾看去，大胆地放射出一丝缠绵悱恻的目光。这目光渐渐地暗淡，罩上一层幽怨的光晕。因为这时她想起她那庸俗卑劣的丈夫、那不幸的婚姻，以及几小时前家里发生那场悲剧，她的心又碎了，眼圈又红了。

“你美术创作的路子越走越宽，事业上已有建树，家庭又那么圆满，不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吧？”奚鸿宾想给她以鼓励和力量。

听了这话，邵盼秋不禁鼻子一酸，心里一直翻滚的东西，再也抑制不住了，一个劲儿往上冲，她眼睛眨了几下，一泡眼泪，“哗——”地冲出，不能自己地抽泣起来。这是感动、忏悔和伤心的眼泪。这眼泪表达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心的悲哀的感情。

奚鸿宾慌了手脚，本想再宽慰她几句，却又不知何事让她这么伤心，一时竟无法措辞。他正欲起身去拿条热毛巾让她揩揩面孔，邵盼秋突然倒向他的怀里，抱紧他的双肩，身子抽搐着，恸哭起来。

天啊，她把他抱得那么紧，象是怕他逃走似的。他们贴得那么紧，奚鸿宾感到了她的呼吸，不禁在惴惴中颤栗了。他几次试图推开她，但都未成功，又不忍严词指责她，因而一时不知如何才好。

幸而不一会，邵盼秋停止了哭泣。她慢慢地抬起头来，由于两人胸脯贴得很紧，她的嘴唇有意无意地触到了奚鸿宾那张麻木呆滞的面颊。

奚鸿宾猛觉一阵沁人肺腑的幽香向他袭来，他眩眩然，

惶惶然，如同堕进了落英缤纷的五里香雾中。他仿佛第一次嗅到这般奇异馥郁的香味，直透心扉，第一次感到了这张玫瑰花瓣儿似的双唇散发的可以溶化人的热度……

他象一个被征服的俘虏，完全失去了抵御的能力，任人摆布。

然而也就在这个瞬间，奚鸿宾忽然间如同触到了针尖，陡地一个激灵，连忙挪开了自己的面孔。因为这时突然一个闪电般的镜头闪过他的眼前，他似乎看到了一个陌生男人在朝他狠狠地瞪视；看到了两位老人哭泣的面容；看到了领导和同志们惋惜的表情、温和的指责——一股羞愧的冷流潮水般地漫过他的心头，他终于冷静下来，加固了感情的长堤。

邵盼秋感觉到奚鸿宾浑身在颤抖，便仰起脸，朝他送去一个动人的眼波，迅速抬起一只手，用软软的巴掌按住奚鸿宾突突跳动的心房，柔声地说：

"别怕，一切都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

奚鸿宾的心还在颤抖，脸上掠过一丝无奈的苦笑，正思忖着如何缓和这种过于尴尬和有失分寸的局面的时候，邵盼秋突然俯下头来，把自己炽热的嘴唇贴在奚鸿宾的嘴唇上，狂吻起来。一边狂吻，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道：

"宾，亲爱的！你应当知道，我早已把爱情献给了你，我决不能再爱另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爱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占据了我整个的心，只有你一个人占据了我全部的思想，控制了我心脏的每一下跳动，我要用我全部的力量来爱你，永远爱你，直到生命离开了我。我爱你，比过去爱得更强烈，没有你的爱，我活不下去……"

在邵盼秋这股由热烈的情话和疯狂的亲吻所汇成的不可阻挡的湍流冲击下，奚鸿宾的脸一会儿涨得通红，一会儿变得象纸一样惨白，浑身发出一阵阵的颤抖。他感到可怕，又感到象是犯罪。他轻轻地然而坚决地推开邵盼秋的头，拉下她勾紧着他颈脖的双手，声音格外坚定地说：

“盼秋，我不能这样做，这是不道德的，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

邵盼秋没有料到奚鸿宾把她这热烈的爱情不当一回事，她有点愠怒了，但没有发作。她那象火山熔岩一般炽烈、象太阳光一般闪亮的充满爱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奚鸿宾那奇特的眼睛和格外冷静的大脸盘。

奚鸿宾放下她的手，想同她分开，可是办不到，邵盼秋一把抓住他的手，带着哭音地说：

“我一直对你苦恋着，连你的一点报偿也得不到，难道良心就不受到谴责吗？难道我是一个坏女人、骚女人，一点不值得你爱吗？”

说到这里，她突然放开奚鸿宾的手，奔到沙发里坐下，捂住脸，呜咽起来。她一面哭泣，一边抬起泪水汪汪的眼睛朝奚鸿宾瞟一下，好象深怕他怀疑她的情感似的。

尽管这时奚鸿宾在恍惚中镇定了自己，摆脱了邵盼秋的狂吻和情话的诱惑，但他看到邵盼秋那痛苦的神态，心里不禁又升起一丝不忍之情。他象木桩似地站着，站了许久，直到邵盼秋止住呜咽，他才走过去，在邵盼秋对面那只单人沙发里坐下，拿起那幅葡萄画，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幅画，我喜欢不喜欢呢？回答是肯定的，我非常喜

欢，非常喜欢！正因为我喜欢它，我就绝不能亵渎它、玷污它和毁坏它！这种爱，才是正当的爱，崇高的爱。”

邵盼秋听了奚鸿宾的这些直抒胸臆的话，似乎放心了，又似乎得到了若干慰藉，她掏出雪白手绢，拭去脸上的泪痕，然后将手绢在手指上缠绕，一个劲地缠绕，象是要把心里缠绵的情丝拉断扯尽似的。

“妈妈回来，看到我们这副样子，会起疑心的。走，我送你。”奚鸿宾拿起邵盼秋的风衣，帮她披在肩上。

邵盼秋没有办法，依依不舍地跟着他走出了家门。

十二、儿子的心事瞒不过母亲

金玉铧下了火车以后，径直去了局里，放好外调的材料，又去洗了澡，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这是她离休以后第一次出远门，没有想到已经当了副局长的儿子，还象过去她出远门回家时一样，已经把饭菜做好，等着她回来享用。金玉铧用慈爱的眼光望着张罗饭菜的儿子，心里滋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酸楚，心想，如果有个贤慧能干的儿媳，也就不至于让鸿宾在她身上分心了。

吃饭的时候，金玉铧发觉儿子神情呆滞，心绪纷乱，分明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搅动，使他不得安宁。

“鸿宾，你的脸色不好，心情也好象很沉重，局里出事了？”金玉铧试探地问儿子。

奚鸿宾知道自己走神了，连忙振作一下精神，欢愉地回答道：

“局里安定、平静，同你走时一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前天桃丰公园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就侦破了。”

儿子明明心事沉重，却又不肯直说，这就加重了做母亲的担心，金玉铧还是不放心地问：

"我总觉得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熬夜熬得太多了，身体有点不舒服？"

奚鸿宾笑了。

"妈！你尽瞎说些啥！你走以后，我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睡得很充足呢。"

金玉骅不说了。她拿起汤匙舀了一汤匙蹄膀汤，吃到嘴里，清淡无味，便起身去拿盐。刚一回身，无意间发现了茶几上的一幅葡萄画，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哦，水粉画！怎么，盼秋来过了？"

奚鸿宾点点头：

"傍晚来过，这是她的新作，我说画得很好，她硬要送给我。"

金玉骅什么都明白了，她心里一点也不是滋味，一方面痛恨极左路线，硬把这对情侣拆散，另一方面又在心里埋怨儿子太痴情，盼秋好是好，但是人家已经结了婚，已经有了孩子，你又何苦恋恋不忘她，宁愿过着单身生活呢？青年人的心，真令人费解啊。

金玉骅取来些盐放入砂锅，坐下后，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

"唉，盼秋倒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重感情，本来是一种美德。可是对于一个已婚的女子来说，如果她还留恋初恋的情人，过于重感情，这种美德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种感情就会触犯道德的准绳——"

奚鸿宾急了，连忙打断妈妈的未尽之言：

"妈，你说到哪里去了！她今天发现了许光圻的住址，

是特地赶来向我报告的。”

儿子的心事，又怎能瞒过做母亲的眼睛呢。尽管金玉骅无法想象出几小时前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她可以清楚地知道，邵盼秋的到来，肯定会在鸿宾的心里掀起难于平静的感情波澜。不过，她相信儿子的理智，相信儿子的品德，他是会抑制自己感情的。她本想说：“既然人家给我们带来了这样好的消息，你为什么象失魂落魄一样呢？”可是话到唇边，变成这样：

“呵，那太好啦！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你没有忘了向她说道谢的话吧？”

奚鸿宾笑了。

“人家才不稀罕你几句道谢的话呢。如果说了道谢的话，她准会把嘴巴翘得几丈高，说我们把她看外了呢。”

金玉骅也笑了。

饭后，奚鸿宾给妈妈沏了一杯茶，在她身边坐下，说：

“妈，你们这一趟河北没有白跑吧，总算弄清楚王喜梅不可能是柯纯湘了，对吗？”

“你碰到邓晓岚了？”金玉骅反问，见儿子摇摇头，奇怪了，“那你怎么知道？”

“我能掐会算嘛。”奚鸿宾同妈妈开了一个玩笑，旋又收住笑，说，“贾椿芳已经主动来局里坦白交待了，一直迫使她从事特务活动的，是一个代号叫珠姨的女特务，名叫赵清兰，解放初期是卧牛山天主教堂的修女，因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宣传案，于一九五三年逮捕了。而王喜梅一九五〇年已经在邵秉芬家里帮佣了，所以我肯定她不会是柯纯

湘。”

“赵清兰释放了没有？现在的下落弄清楚了？”金玉骅急切地问。

“还没来得及调查。”奚鸿宾说，“贾椿芳今天下午才来局里坦白的。”

“贾椿芳历史上并没有当过修女呀。”金玉骅不甚诧异，因为她对贾椿芳有些了解。

“你不会不知道，贾椿芳的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吧？”奚鸿宾慢悠悠地说，“解放初期，贾椿芳在医学院读书时，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卧牛山教堂做弥撒。卧牛山教堂里有个外国传教士，是个色鬼，以传教为名，行奸淫妇女之实。一九五〇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贾椿芳去教堂时，被这个坏蛋强奸，怀了身孕，为打胎，差一点断送生命。当时在卧牛山教堂当修女的赵清兰，便抓住贾椿芳这个问题，软硬兼施，迫使贾椿芳一直为她服务。”

“贾椿芳知不知道赵清兰真名叫柯纯湘？”

“不知道。她只晓得她的特务代号叫珠姨。”

“她也不知道赵清兰现在的下落？”

“自从赵清兰被捕以后，”奚鸿宾回答，“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赵清兰一直用电话向她下达命令，采用不见面的联络方法。”

金玉骅有点累，坐到沙发上，端起鸿宾为她煮来的一杯咖啡，呷了一口，便依在沙发搁手上沉思起来。

奚鸿宾本想请妈妈再跑一次外勤，办一件急事，因见妈妈旅途劳顿，困乏不堪的样子，不忍心说了。妈妈毕竟是上

了年纪的老人啊！

沉默有顷，金玉骅问儿子：

“鸿宾，你能肯定当修女的那个赵清兰，便是柯纯湘吗？”

“如果贾椿芳没有欺骗我们的话，我敢肯定。”奚鸿宾自信地说。

“难道那个赵清兰就没有可能欺骗了贾椿芳吗？”金玉骅毕竟当了几十年的侦察科科长，遇到奇奇怪怪的案子多着呢。

“贾椿芳所说的那个赵清兰的相貌、年龄，同我们掌握的柯纯湘的情况也很接近。”奚鸿宾为自己的推论和判断陈述理由。

“天下女人的相貌特征相似者何其多啊！柯纯湘若是要找一个替身，总得物色一个相貌与她相似的人呀？”这不是金玉骅想入非非，过去她就碰到过这样的案子。

奚鸿宾是个思想敏捷的人，他常常由于偶然听到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就能使自己的思想在新的轨道上发展。此刻他听了妈妈上面这番话，目光向暴风雨前突然亮起的闪电，脑袋瓜也好象突然裂开了一条缝，透进了亮光——是啊，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柯纯湘是个老牌特务、军统的皇后，这样老奸巨滑的家伙，绝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并不真正十分信任的部下的，为了更深更巧妙地隐蔽自己，她必须有个替身。而赵清兰就有可能是她的替身，冒用珠姨的代号从事反革命活动……想到这一层，奚鸿宾不禁带着尊敬而又骄傲的眼光去看妈妈，心想，智慧和经验这些东

西，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职务带来的，都是实践的产物，是在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所谓生姜还是老的辣，不无道理啊！

"鸿宾，我想，在没有弄清赵清兰便是柯纯湘之前，对王喜梅这个人的怀疑不能轻易地排除。"金玉骅一字一顿地说。

奚鸿宾看着他妈妈，那眼光似乎在说："你仍然怀疑她是柯纯湘吗？"

"河北是有个王喜梅，"金玉骅说，"一九四八年年底逃婚出来后，一直音信皆无，家里人都以为她投河自杀了。我们找到她的几个远亲，将她一九五三年的照片给这几位远亲辨认，谁都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这不能不是一个疑点。再则，那张出了差错的图纸被偷摄，同研究室的人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都是内行，绝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去偷拍一张毫无用处的图纸。除内部之外，外人作案的话，王喜梅最有条件了。"

奚鸿宾承认妈妈的分析不无道理。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把王喜梅列为重点侦察对象，年轻的副局长还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总觉得材料不充分，依据不充足。

这时音乐电铃轻快欢愉地响了起来。

"这么晚了，是谁呢？"金玉骅说。

奚鸿宾跑去开门。不一会，领来了他的好朋友、金玉骅的助手肖景禧。

"科长一路辛苦了。"肖景禧是个有名的机灵鬼，说话时眼珠子总是骨碌碌地直转，脸上总是呈现出滑稽的微笑。

他是金玉骅的老部下，叫她科长叫惯了，尽管她现在已经离休，肖景禧仍然改不了口。

“晓得我辛苦了，为啥半夜三更还来敲我的门？”金玉骅佯嗔地说，身子半依在沙发搁手上，一动未动。

“我如果不来，你今天夜里肯定要失眠的。我是给你送安眠药来的啊。”肖景禧不露声色地说，说完嘻嘻一笑。

“少罗嗦！有什么好消息，快说吧。”奚鸿宾在他肩上拍一掌，推他在沙发上坐下。他俩毕竟相知太深，奚鸿宾从肖景禧的神态上，一眼就看出他有好消息报告。

“呵呵，好冷啊。”肖景禧朝手心里哈着气，转向鸿宾，“弄杯水焐焐手，怎么样？”

这家伙又卖起关子来了，奚鸿宾心里微笑着想。他泡了一杯茶，放在肖景禧面前，朝妈妈递个眼色，金玉骅会意地点点头，谁也不去催问他了。

肖景禧是个风趣的人物，不论什么场合，只要有他在，保证不会冷场。公安局从上到下，都喜欢同他打交道。他办案子，精明过人，且有一副好记性，过目不忘。但也有个怪癖，他若得到了第一手情况，喜欢卖关子，你越想知道，他讨价越高；你若索性不追问他，不当他一回事，他就会竹筒倒豆子，颗粒不剩。

奚鸿宾常用这方法整治他。

这办法果然奏效。肖景禧忍受不了冷场，也忍受不了局长和科长把他半天的辛苦不当一回事，便自搭梯子自下台地说：

“赵清兰一定成为你们心中的一个谜团了吧？我就是来

给你们解这个谜团的。档案查了，长途电话也打了，修女赵清兰，确因反革命案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十五分逮捕，判有期徒刑五年，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押送安徽汤山劳改农场劳改。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刑满，留场当场员，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奔啦！”

奚鸿宾吃了一惊：

“怎么！已经枪毙啦？”

“不是吃子弹的崩，”肖景禧解释说，做着手势，“而是这个奔——逃跑了。”

奚鸿宾脸色复了原，经验向他暗示，情况应该如此，现在她如还在劳改农场，那才不可理解呢。

“一直没有追捕归案？”金玉骅问，站起身来，旅途的疲劳顿然消失。

“劳改农场派人追捕过，可是，那时社会上多乱，到哪里去追捕？”肖景禧说。

“在审查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赵清兰只是她的化名？”金玉骅接着问。

“长途电话里怎么问得清？我想我们总要去一次的。”肖景禧自知工作上有了疏忽，忘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节，但他却很巧妙地掩饰过去了。

他这个过门，自然瞒不过好朋友奚鸿宾了。他朝肖景禧佯笑着，温和地瞪了他一眼。

“是的，应该去，必须去。”金玉骅自言自语说着，忽然抬起头来，对儿子说，“鸿宾，我同小邓明天就去安徽劳改农场，争取把赵清兰出逃前后的情况摸摸清楚。”

“你们太劳累了，让景禧去吧。”奚鸿宾用商量的口吻说。

“我们必须通过赵清兰的同监女犯了解情况，派男同志去诸多不便。”金玉骅果断地说，不再看鸿宾一眼，以表示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奚鸿宾知道妈妈的脾气，也就不再阻止了。

十三、谜团终于解开

金玉骅虽然上了点年纪，但精力仍很旺盛，责任心很强，象往常一样，案子一上手，总是一门心思扑在案子上。得到儿子的默许后，她当下要肖景禧连夜去通知邓晓岚。第二天凌晨，这一老一小就在长途汽车站汇合了。临江市到安徽省只有半天路程，中午时分，便到达了汤山劳改农场。

农场管教科长接待了她们。

这位管教科长叫方进云，是位北方大汉，五十五六岁年纪，满脸的络腮胡子象板刷一样又硬又粗，说起话来音量很大，骨碌生脆。他是管教科的老人马，赵清兰送汤山农场服刑那会儿，他已是管教科的副科长。在整个农场的管教人员中，他对赵清兰的情况最为了解。

根据金玉骅外调的要求，方进云介绍说，赵清兰来汤山农场那会儿，大约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在当时的一百三十几个女犯人中，算她长相最好：一头青丝般的披肩发，有着几道天然的水弯儿，瓜子脸型，脸上的皮肤白皙如玉，眉毛象一片柳叶，又细又长，眉梢几乎伸入发际；眼睛特别大，也特别有神，眼珠又黑又亮，光莹莹的能照见人影；牙齿细密、洁白，嘴唇总是红红的，象是涂过了口红；身体瘦瘦的、

长长的，腰身纤细……

金玉骅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微笑，她不再怀疑鸿宾的判断了，这个赵清兰的相貌特征，确确实实同柯纯湘一模一样。在她的心里，赵清兰便是柯纯湘，肯定无疑了。

方进云还在继续作着介绍：……赵清兰身体看上去很单薄，但干起活来还是挺卖力的，尽管什么也干不象样。她平时很少说话，对于那些疯疯痴痴和爱说下流话的女犯人，她总是冷眼旁观，不与她们为伍。对于队长的话，她总是唯命是从，从来没有反抗情绪。如果后来她不拉干部下水——与一位管教民警发生了男女关系的话，有可能受到宽大处理，提前释放。

“哦！她在这里还勾引过民警？”金玉骅插了一句。

“其实那个民警也不是块好料。”方进云说，脸上现出了睥睨不屑的神色，“这件事发现后，我们对这个民警进行了审查，他先后奸污过十几个青年女犯。他不仅与赵清兰私通了两年多时间，还偷偷摸摸地为赵清兰朝外面发信，情节十分恶劣，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受到了开除党籍和劳教三年的处分。”

“赵清兰这封信是发给谁的？”这个细节引起了金玉骅极大的重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方进云慢慢地吸了口烟，吐出浓浓的烟云，接着说道：

“昨天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又把赵清兰的案卷调出来看了一看。信是发给临江市外语学院一个叫程望时的人，但经过我们调查，该学院并无此人。我们追问赵清兰，她说程望时是常去卧牛山教堂做礼拜的一个天主教信徒，逮捕前常与

她来往。因为信上只要程望时去探望她，内容极平常，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深究了。”

金玉骅记起了常竹君正是一直在外语学院工作，此信会不会是写给她的呢？不过，这只是一闪即逝的想法，因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把赵清兰是不是柯纯湘肯定下来。

“考虑到这件事那个民警要负主要责任，”方进云接着说，“所以赵清兰服刑期满，我们还是决定按时释放她。但她不愿回苏北原籍，要求回临江市就业。我们不同意。她宁愿留场当场员，也不肯回原籍苏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患过黄胆性肝炎，一直没能彻底恢复过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趁农场干警打派仗、看管不严的机会，她逃跑了，至今下落不明。”

方进云说到这里，两手一摊，表示他的介绍结束，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便提问。

邓晓岚同金玉骅交换一个眼神后，问道：

“她为什么不愿回原籍？”

“理由是原籍没有亲人。”

“农场派人到赵清兰原籍去调查过没有？”

方进云点点头。

“有过函调，当地政府也不愿接收，理由是无法安置。”

金玉骅插问一句：

“赵清兰确实是苏北人吗？”

方进云一楞：

“你们怀疑她冒名项替？”

金玉骅重重地点点头：“是的。”

方进云皱起眉头，仰面沉思片刻，声音浑重地说：

"嗨，我这个人脑袋瓜子不太好使了！过去，我曾经也怀疑她不象苏北人，因为她没有一点苏北口音，有时反倒流露出一点苏州口音来，不过我当时也没有往深处去想……"

金玉骅听后，神情一振，同邓晓岚交换了一个愉快的眼神，因为柯纯湘正好是苏州人呀。

"何以听出她有苏州口音呢？"金玉骅问。

"因为我老婆是苏州人嘛。"方进云说。

在来汤山劳改农场之前，按金玉骅分析判断，赵清兰很可能是柯纯湘的一个爪牙，狡猾的柯纯湘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要赵清兰冒用她的名字同海外特务机关进行联络。现在听了方进云介绍的赵清兰的相貌、不愿回原籍，以及时常不自禁地流露出苏州口音等一系列的情况，金玉骅觉得，这个赵清兰十有八九就是柯纯湘了。

方进云从金玉骅的神态上，进一步证实了赵清兰是个冒牌货，因而忍不住地问道：

"这个赵清兰真名叫什么？"

金玉骅回答说：

"很可能是臭名昭著的军统皇后柯纯湘！"

"军统皇后?!"方进云懵懂了，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金玉骅见方进云发楞，解释说：

"军统特务头子郑开三有个六姨太叫柯纯湘，素有军统皇后之称。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这个赵清兰，十有八九就是柯纯湘。"

方进云惊讶起来了，眼睛愕然地睁得很大。他意识到，

这个案子很重大，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不要去打听。

“你们今天乘了半天的汽车，一定很疲劳，不妨先去休息。”方进云看看手表说，“明天可以看看赵清兰的案卷。现在场里还有几个职工和场员，过去与赵清兰是同监女犯，也可以找他们谈谈。”

“那个犯错误的民警叫什么名字？现在还在这里吗？”邓晓岚问，她精力充沛，看样子还不想休息。

方进云点点头：

“他叫罗大儒，早已解除了劳教，现在在本场行政科工作。”

邓晓岚转向金玉骅：

“金科长，你如果不太劳累的话，是不是现在就同罗大儒谈一谈？”

金玉骅朝邓晓岚笑了一下，笑她求胜心切。她慢慢地转向方进云：

“方便吗？”

“行！”方进云说着，便站起来离开了办公室。

十分钟以后，方进云领着罗大儒来了。此人年纪同方进云差不多，矮墩墩的，身体很壮实，圆脸大眼，眼露凶光，一眼便可以看出是一个厉害的角色。金玉骅主动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说明了她们的来意，爽直地对他说：

“赵清兰逃跑以后，潜伏得很深，一直在社会上进行特务活动，而且气焰很嚣张。我们现在正在追捕她，不知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她的线索？”

罗大儒听了这话，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震动，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他与赵清兰的事情已经过去

了十八个年头，本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也能冲淡自己的记忆，这些年来，他确实已渐渐地把这件事忘记了，因而一经提起，他禁不住一阵窘迫难堪，脸孔涨红得象关公；另一方面，他原以为赵清兰十有八九是死了，想不到非但没有死，还继续在进行特务活动，真是糟糕透了！赵清兰还在活动，而且活动很猖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连累他——听，这位女侦察科长现在就直言不讳地要他提供线索呢，好象他知道她的行踪似的，真是天大的冤枉！他的脸色红了一阵，又白了一阵，委屈地说：

"我同赵清兰的事情被揭露以后，同她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她逃跑以后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压根儿不晓得。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有一点不老实，我愿意受最严厉处理。"

金玉骅知道对方误解了她的意思，尽量温和地说道：

"罗大儒同志，你误解了。我们是想请你提供有关赵清兰的情况，并没有怀疑你现在同她还有联系。"

这一说，罗大儒脸色恢复了正常，神态也自然下来了：

"不知你们需要我提供哪一方面的情况？"

"据你知道，她在临江市有一些什么亲戚和朋友？"金玉骅提示道。

罗大儒略作回忆，慢慢地摇摇头：

"在我的印象里，在临江市她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朋友。"

金玉骅直截了当地把话题挑明：

"你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有没有向你说过——或者流

露过她过去过的怎样优越的生活和受过怎样的教育？”

罗大儒眼睛眨巴了好一会，歉然地说道：

“她从来没有向我吐露过她的身世，也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她的家庭情况，尽管我也多次问过她，她总是笑而不答，守口如瓶。对她过去的情况，我实在一点也不知道。”

邓晓岚本来对罗大儒寄予很大的希望，听他这么一说，相当扫兴，就象一个冶炼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冶炼出一炉黄铜而并非金子。

金玉骅却不然，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个狡猾的老牌女特务，目前就在我们身边活动，也有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如果你能提供一点她的相貌特征、生活情况，对我们也有用。”

听说赵清兰是个老牌特务，罗大儒刚刚松弛下来的心弦，又绷紧了，感到自己过去的罪过大了。就他的心情来说，很想提供一点有价值的材料，以能将功补过。可是赵清兰逃跑时和她刚来农场时，已面貌全非，判若两人。而后期的形象把她前期的形象冲淡了，前期的形象他已记不清了，一时感到难以把握她的特征。他低下头沉思着。忽然，他眼睛里有一道光，但一闪即逝，接着脸上呈现羞赧的神色。过了好久，眼瞳里仍然明暗交替地闪烁着——犹豫不决；他的厚嘴唇几启几合，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当他抬起头来，看到了邓晓岚时，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别扭了好一阵，最后才鼓起勇气说道：

“她逃跑的时候与刚来的时候，已经判若两人，现在的模样一定又变了许多。不过，她身上有个特别的印记，恐怕

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她……”他开始口吃起来，突然刹住了话头，脸孔象喝醉酒似地微微发红，显然是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金玉骅朝他扬扬手：

“说吧，不要紧。”

罗大儒低着头说下去：

“她的胸口，也就是在两个乳房之间，有五颗黑痣，比黄豆小比绿豆大，滴溜滚圆，象五颗黑色珍珠，成月牙形，恰好将两个乳房衔接起来了……”

“五珠——”邓晓岚心里一阵狂喜，忍不住脱口而出，忽见金玉骅镇定自若，不动声色，立即意识到自己太不沉着，太浅薄了，连忙住口。

金玉骅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内心也象邓晓岚一样一阵狂喜，心兴奋得直跳。解放以后，她就知道国民党军统里有一个柯纯湘的女特务头子，她的代号全称叫“五珠六姨”，简称“珠姨”。“六姨”就是郑开三的六姨太，这容易解释，至于“五珠”的来历，一直是个谜。这个谜底，今天终于揭晓了。赵清兰便是柯纯湘，更是毫无疑问了。待激动的心情稍微平静后，她温和地问罗大儒：

“赵清兰不是曾经要你为她发过一封信吗，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写给外语学院一个叫程望时的人。”罗大儒回答。

“此人是男还是女？”

“好象是女的吧？据说……经过调查，外语学院并无此人。”罗大成回答。

这时，管教科长方进云插了一句：

“这个学校历届毕业生和教职员工中，都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邓晓岚望着金玉骅，忍不住崩出一句：

“会不会是化名呀？！”

金玉骅正在思考邓晓岚提出的问题，罗大儒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赵清兰那封信的信纸、信封和邮票，都是我向她提供的。可是，我在发信时，却发现那张邮票的右上方剪去了一只角，当时我就觉得奇怪。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可能有文章。”

金玉骅很重视这个细节，如果情况正如罗大儒所说的那样，邮票剪去一角，可能就是特务联络的暗号！她不禁又一次想到了常竹君，难道她还是柯纯湘的党羽？

总之，她感到不虚此行，对于揪出这个潜伏的女特务，更加充满了信心。

十四、扑朔迷离

今天下午，常竹君到外语学院去拿退休工资，顺便报销医疗费，出来的时候，照例弯进门房间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忽然发现信插上有一封信的邮票右上角缺了一只角，她的心禁不住一阵狂跳。每次看到这样的信件时，她的心总是这样一阵狂跳，象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似的。她怕看到这样的信,却又迫不及待地要拿走这样的信。她机警地朝四下看看，见无人注意，赶忙从信插上把那封信取出，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她回到家里，直奔自己卧室，关上门，惧怕地然而却又不敢怠慢地取出信来。她根本不看信的内容——那是假的，用不着去看，便在信纸上涂上显影药水，少顷，信纸上的字渐渐地隐退，又少顷，跳出了另外几行钢笔字：

通知贾，速去桃丰公园假山顶峰罗汉松下大石块底取货，交给甄，命其将礼物留下，速返。　　珠姨

常竹君看完，立即划了一根火柴，把信付之一炬，她恨死了柯纯湘，可又不敢违抗她的命令。她不能不顾忌到，倘

若她不睬柯纯湘，拒绝执行她的命令，对方必定会通过各种途径，把她过去的历史抖擞出来，弄得她里外不能做人。这个狠毒的女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不过，今天常竹君倒情愿执行她的命令，原因很简单，只要甄大伟尽快地离开大陆，她就会少去许多麻烦，少了许多危险。她决定去给贾椿芳打电话了。她同贾椿芳一直用电话联系，从未见过面。

她下楼来到会客室，冯德山正坐在电话旁边那只单人沙发上，满脸的怒容，显然还在生儿子的气。她又何尝不生儿子的气呢。儿子实在不争气，难怪老头子大动肝火。老伴过去的性子是暴燥的，自从上了年纪以后，象是变了一个人，温和、慈祥，很少发这么大的脾气。常竹君在冯德山身边坐下，正想安慰他几句，媳妇邵盼秋从画室里下楼来了。

邵盼秋也知道公公还在生气，也知道二老为儿子挪用了几千元公款愁得一夜未眠，便在公公另一侧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声音柔和地说：

“爸，你老人家最近身体不太好，不用去同他生气，气坏了身体不合算。”

“唉……”冯德山老人浩叹一声，一阵颤栗从他刚毅的嘴唇边掠过，“挪用了几千元公款，不是个小数目啊……”

“生气也没有用，慢慢想办法吧……”常竹君安慰道。

“有屁的办法可想！除非把这幢房子卖掉！”冯德山老人气咻咻地冲老伴咆哮着。

常竹君吃了拗口风，作声不得。

“这是我这几年的稿酬，让他先把公家的钱还掉吧。”邵盼秋说着，把存款单递给公公。

冯德山老人的手一接触存款单，手指象触了电，哆嗦起来，他激动地抬起头来，眼圈湿润地望着美丽善良的儿媳妇。望着，望着，泪水忍不住地流了出来，顺着他两颊的皱纹滚滚而下。

有道是年轻人眼中的泪，是玫瑰花瓣上的露珠，是从心房溢出的清泉，而老人的眼泪，却是从眼角淌出的生命的残汁，是衰弱躯体内剩下的最后一点活力。

“不不，你这些稿酬来之不易，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决不忍心用你的钱！”冯德山老人摇着头，坚决地把邵盼秋的手推了回去。

有些字句可以象一扇铁门似地关闭一次谈话。冯德山的“就是倾家荡产，也决不忍心用你的钱”便是这类字句。

这一来，可就叫常竹君内心叫苦不迭了。老头子既不当家，又不理财，他也许以为常竹君一定还有些“私房钱”吧？其实，天晓得，常竹君同冯德山正式结婚的第二天，冯德山就起义了，连冯德山给前妻所购买的手饰和家俱都顾不上带。他们婚后，全靠两人的薪水度日，过去虽也有些微薄的积蓄，随着家庭电器化，差不多都用光了。冯德山朋友虽多，只要一张口，朋友们会主动把钱送上门来的，几千元的数字，不难凑齐。可是，那势必要把这桩不体面的事情张扬出去，他们老两口人前人后没处站不用说，盼秋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会恨死艺峰的。这该怎么办呢？她焦急异常，可又一筹莫展。忽然常竹君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也许还能变卖个千儿八百的，也可凑凑数字嘛。

她再次返回卧室，从床下拉出一只破皮箱，拂去上面的

灰尘，掀起箱盖，伸手一摸，那东西仍然用绢头包着。她把它拿出来，连看也不看，便放进口袋里，悄悄地出了门。

当时已是傍晚时分，天黑云低，不知何时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那是一种飘忽不定极细极细的雨，但却很有渗透力，没有多久，就把常竹君的外套打湿了。

她没有乘公共汽车。这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怕车上人挤，而是想在沿途找个合适的地方给贾椿芳打电话。结果一路走去，每只公用电话旁边都有人在那里排队等着，她感到都不安全。

临江市最大的一爿珠宝商店就要到了，常竹君心里有一种潜意识的不安，心怦怦地跳。因为她要变卖的这个古董并不是她的。一九六九年年底，几年不见的柯纯湘突然蹿到她家，取去寄放在她家的那只小铁箱。柯纯湘当着她的面打开铁箱查看时，常竹君才知道铁箱里面放的原来都是一些罕见的珠宝。柯纯湘为了酬谢她的保管之功，要她拣心爱的挑选一件。常竹君见她态度诚恳，便随手拿了一只翡翠麒麟。至于这玩艺能值多少钱，她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不过她想，既然柯纯湘把它当作心爱之物来珍藏，即便不是价值连城，也绝非平常之物。

珠宝商店里顾客很多，几个首饰柜台人头攒动，根本挤不进去。她手捂着口袋，在店铺里来回挤了一会。正当她焦急不安、无心久留的时候，偶尔抬头，发现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店员从里屋走进店堂，对那些只看不买好奇的顾客投以一个冷笑，附加一个摇头。这个店员不是别人，正是化了名的许光圻。他是以退休的珠宝商店老职员身份，经人介绍，来

这家商店工作的。

常竹君从许光圻的模样和表情估计，他一定是个经验丰富的行家，便走拢去，悄悄地问道：

"老同志，你们商店收购首饰吗？"

许光圻冷漠地点点头，向她伸出手：

"拿来看看。"

常竹君将包得紧紧的绢头原封不动递上去。

许光圻在手里掂掂，好沉。打开一看，内心惊惧地一震！原来是一只翡翠麒麟！这只翡翠麒麟，是稀世之宝，恐怕全国独一无二。他原是它的主人，只因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他不慎泄露了一个机密，导致了军统头子郑开三酝酿了好几年的一个恶毒的计划破了产，眼看一场杀身大祸就要临头。他急中生智，把这只价值连城的翡翠麒麟孝敬给了郑开三的六姨太柯纯湘，求她在郑开三面前说情，才保住了这条命。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柯纯湘得到这只翡翠麒麟时，立时两眼生辉，欢喜异常，爱不释手。如今，这只翡翠麒麟，怎么会弄到这个女人手里呢？

"是柯纯湘派她用这个麒麟来与我接头的吗？"许光圻心里这么想着，顿时来了精神。

"这里人多，请里面来谈。"许光圻马上改变了冷淡态度，显得很热情，好象准备做一笔大买卖似的。

常竹君跟着他走进了一间小屋。许光圻很谨慎地先把翡翠麒麟包包好，放在常竹君面前，然后又去把门推上，踅过身来问道：

"同志，这可是稀世之宝啊，你当真舍得把它卖掉？"

“这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放在家里也没啥意思。请你估估价，如果价钱合适，我打算卖掉。”常竹君急于想脱手，免得让更多的人看见。

许光圻按捺住性子，兜着圈子问常竹君：

“你想卖多少？”

常竹君急于成交，便说：

“你是行家，请你估估价。”

许光圻用狡黠的眼光看着她，怪模怪样地说：

“同志，恕我冒昧，你恐怕不是它的主人吧？我出了价，你做得了主吗？”

常竹君听出对方话里有骸，心惧怕得直跳，为了打消对方的疑心，她镇定地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它是我们家祖先传下来的，只要价钱合适，可以当场成交！”

“这可是一个证物，恐怕不是卖物吧？”许光圻一字一顿地说，神情很微妙。说完之后，眼睛死死盯住常竹君，想逼她说出真情。

这老东西好不正派，那眼光多么邪恶！“遇到赤佬了！”常竹君在心里骂了一句，下意识地拿起翡翠麒麟，把它放进手提包里。

“我不卖了。”她咕哝一句，霍地站起身来，拎起包就走。

许光圻本想伸手拦她，忽又改变了主意。心想，翡翠麒麟在，它的主人势必也在，只要弄清这个女人是谁，顺藤摸瓜，何愁找不到柯纯湘呢。他抓了一件雨衣，奔出了商店，

把雨衣穿上，把雨帽压得很低，再戴上一只大口罩，紧紧地跟上了常竹君。为了谨慎起见，走了一程之后，他蹿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同常竹君隔着马路并行。好在当时天色昏暗，又飞飞扬扬落着毛毛雨，常竹君是不可能发现他的。

其实，常竹君根本没想到会有人跟踪她。她走了一程之后，发现一个杂货店柜台上有只公用电话，正空着没人打。而且这店铺又面临街面，汽车喇叭声和行人说话声交织在一起，撼天动地，她对着话筒说话，贴在身边的人都听不清。

“是个好地方。”常竹君心里很高兴地想，便走过去，拿起电话，拨完电话号码后，侧转身来，背对店铺，面对街市。

许光圻见常竹君在杂货店柜台前停下，知道她想打电话，估计十有八九是打给“五珠六姨”的，便毫不迟疑地一边蹿过马路，一边眼睛盯住电话转盘，想看清她拨的电话号码。真可恨！恰在这时连着三辆轿车首尾相接地驶过去，把他堵在马路当中。当他奔到常竹君背后时，她已经在与对方通话了。

喧啸的声音充塞空间，常竹君的声音又压得很低，虽然双方不过咫尺之间，还是一点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只隐隐约约地听出“桃丰公园”四个字。他估计，这个女人同柯纯湘约会于桃丰公园。

常竹君打完电话，紧张的神情为之一松，不顾飞飞扬扬的细雨，低着头匆匆地赶路。

见常竹君始终不回一次头，只顾匆匆地赶路，丝毫没有顾忌到会有人对她跟踪，许光圻的胆子就渐渐地大了起来，

保持一百公尺距离，紧紧地跟定在她身后。但是，许光圻毕竟是老牌特务，每走上十来步，就本能地回头朝身后窥视一下。当他大约是第十次回头的时候，发现身后距他百来公尺处，有一个穿雨衣戴雨帽的女人一直跟在他后面，从那人的步态上可以判断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有所警惕，但一时还得不出明确的判断，此人是否在盯他的梢。

跟踪在许光圻身后的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金玉骅。她从汤山劳改农场回来后，立即去了外语学院，门房间里正有一封信，如同罗大儒所说的那样，那封信的邮票剪去了右上角。如果罗大儒没有记错，那么这封信极大可能是柯纯湘写给她的同党的。于是，她同邓晓岚轮番地在这里守候了三天，今天下午她终于亲眼目睹，这封信让常竹君拿走了。金玉骅深深地懊恼起来，自从解放初期第一次同常竹君接触后，她就对常竹君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觉得她贤慧、善良、温柔，尽管她一度曾与柯纯湘有过来往，只不过是异乡见故人；这样贤慧善良的女人，是绝不肯与特务为伍的，因而长期来没有把常竹君放在视线之内，这不能不是一个过失。常竹君从学院回家，又从家里出来去了珠宝商品，金玉骅一直在她身后严密监视着。至于常竹君让许光圻领进里间干了些什么，金玉骅无法知道，但从常竹君出来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她在竭力摆脱许光圻的纠缠；又从许光圻的举动和神态上，看出他竭力想缠住常竹君。

“他一定是想通过常竹君找到柯纯湘！”金玉骅立即得出这样明晰的判断。这时候，金玉骅希望常竹君能够回一次头，能够发现许光圻在盯她梢，设法把他甩掉才好！可是这

个常竹君，毕竟没有经过特务专业训练，对身后许多人的跟踪——不独许光圻，也不独是她，还有肖景禧和邓晓岚几个人，她竟毫不在意，因而一无所察，一无所知。

渐渐地，常竹君的家快到了。金玉骅不免越发焦急起来。心想，要是让许光圻知道了常竹君是何许人，知道她的住处，他为了通过常竹君找到柯纯湘，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威逼常竹君。这样，她们的计划就有可能让这个狡猾的敌人所破坏。她一边走一边转动着脑筋，决定想方设法阻止许光圻对常竹君的跟踪。

恰在这个时候，许光圻又一次回头侧梢，不觉惊惧地一怔！心想，已经拐了几条马路了，这个女人怎么还象影子一样跟在他身后呢？会不会正是他到处在寻找的柯纯湘呢？虽然这个念头只不过在他思想上闪了一下，却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他故意放慢脚步，见对方也放慢了脚步；他停下来，对方也停止前进，装作站在屋檐下躲雨。“如果柯纯湘已经知道了我的下落，并且已经派人前来与我接头了，为什么还要跟踪我呢？”许光圻心里这么想着，他除了估计身后这个女人正是柯纯湘外，也不能不怀疑可能是公安机关的侦察人员，不过他还是喜悦多于惊惧。因为他找柯纯湘找得好苦啊！为了不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决定冒一下风险，索性到她面前去辩认一下。

主意一定，许光圻霍地转过身来，大踏步地朝金玉骅走去。

金玉骅没有想到许光圻会来这一手，一时又不明白他的意图，心里不禁一慌，但她立即又镇定下来了。心想，自己

从来没有同许光圻照过面，即使让他看清了自己的面貌，也无妨，她脸上并没有贴着侦察员的标签。她甚至还想道：这样反倒好，正是个可以把许光圻引开，不让他死死盯着常竹君的好机会。于是，她也转身就走，而且故意让许光圻看出她是在逃避他的反盯梢，以便把他吸引过来。

许光圻这时再也不去顾及常竹君了。依他的经验，共产党的侦察人员碰到反盯梢，绝不肯惊慌失措地逃跑，把身份和意图暴露给对方。因此，他更加怀疑是柯纯湘了。由于受了错误判断的鼓动，他跟在金玉骅后面紧追不舍，开始还是大步流星，渐渐地大步变成了小跑，决心要尽快地得上去拦住她，看个究竟。

金玉骅并不完全了解许光圻的意图，跑了几条马路以后。估计常竹君已经走远，也可能已经到家了，心里也就踏实了。这时候，她决定不同许光圻照面了。她回身望去，肖景禧正驾驶一辆出租汽车从身后驶来，她向肖景禧做了个手势之后，一闪身奔进了一条弄堂。

这条弄堂很长，她怕被许光圻追上，也小跑起来。一边小跑，一边扭头，果然如此，许光圻跑得比她更快，眼看就要被他赶上了，幸而当她奔到弄堂口时，肖景禧已经把汽车停在那里，车门已经打开，她头一低，身一闪，敏捷地钻进了汽车。

"快开车！"她气喘吁吁地朝肖景禧下命令。

车门未及关上，汽车已经开动，肖景禧猛踏了一下风门，汽车风驰电掣般驰骋起来。金玉骅回头看看，只见许光圻木然地站在弄堂口，大有扑朔迷离的意味。

金玉骅这才倏地吁了口气，宽舒地依在弹性很足的汽车沙发上，一个难得看到的欢愉的笑容，立刻闪露在她的眉目之间了。

十五、许光圻企图一箭双雕

毛毛细雨还在有滋有味地下着，看来一时是不会停的。对面屋顶和墙壁都湿漉漉的，显然已经下了整整一夜了。

贾椿芳洗好脸从卫生间出来，她的老伴杨楚才已经为她烧好了桂圆鸡蛋汤，旁边还放着两只热气腾腾的白馒头，这是杨楚才跑很远的路买回来的，因为贾椿芳早餐有吃馒头的习惯。据说早餐吃面食，对肠胃很有好处。

“你先吃了去上班。”杨楚才温和地对贾椿芳说，“我这几天胃不好，等会下面条吃。”

贾椿芳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杨楚才，本来红红的眼角，渐渐地湿润了。前不久，也就是许光圻对她胁迫的那一天，她悲痛欲绝，决定在死之前,向丈夫作一次彻底的坦白和忏悔。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杨楚才听了她叙述的耻辱的遭遇之后，非但没有歧视她和轻蔑她，反而对她的不幸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怜悯，对她比过去更加体贴和温存。在杨楚才苦苦的劝说和恳求下，当天晚上就去公安局作了坦白交待。她战战兢兢地交待完了以后，羞惭得无地自容，深深地垂下脑袋，恰象一个被人唾弃的罪犯——她等待宣布逮捕她了，甚至给她戴上手铐。然而又一次出乎了

她的意外，公安局的同志对她很和气，不仅对她的交待表示欢迎，还用好语安慰她，鼓励她将功补过。

在家庭和公安部门的教育下，她放弃了死的念头，久久被压抑的心重新获得了一线光明，尽管她的心仍象是在水与火的剧烈交溶中翻腾着、颤抖着，但是她决定放弃死的念头，她要用余下的时间，协同公安部门找到赵清兰，带罪立功。

这几天来，她虽然领会到一阵与世长辞的感觉，同时更深深感到，平时人们说什么痛苦和不幸，是多么软弱、浅陋和糊涂啊！痛苦毕竟是懦弱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生活的感召下自会悄悄隐去，社会主义生活的感召力远比人们精神里一切弱点更为有力和更为强烈得多。

“外面风很大，用我的雨伞吧。”贾椿芳吃完早点心，杨楚才已经将她的拎包、雨鞋、围巾准备好了，还要妻子用他的大雨伞。

贾椿芳内心的感情骚动了一下，不敢看老伴那时慈祥的脸孔，只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唉，你也太任性了。”杨楚才摇头叹息，爱怜地说，“今天又是风又是雨的，何必一定要去上班呢？”

其实，贾椿芳今天并不是去上班，而是昨天晚上接到“珠姨”一只电话，“命令”她今天上午去桃丰公园，取一个情报，交给甄大伟，要甄大伟速速离开大陆。她立即把这事向公安局作了汇报，公安局指示她，要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象以往一样，该怎样干就怎样干。遵照公安局的指示精神，她不便向老伴说明，也免得他提心吊胆。

杨楚才帮贾椿芳穿好雨衣，又帮她围好围巾，一直把她

送到门外，又叮嘱道：

“如果身体吃不消，就早点回来。”

贾椿芳“嗳”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乘车来到桃丰公园，因一时紧张，忘了买门票，让公园工作人员拦住，闹了个大红脸。

她退了回来，一边掏钱，一边转身，偶一抬头，发现售票窗口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人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戴着一只大口罩，大地牌雨衣的领子翻起挡住了颈脖，整个脸孔只露出了两只眼睛，那双骨碌碌的眼睛似乎在窥视她的行动。她心头一紧。旋又一松。心想，大概是公安局的同志吧？

当她买好门票，转身过来，那人已经不见了。“一定是已经进了公园。”她想。按她的经验和估计，今天她的身边，一定有不少公安人员在保护她，通过对她的保护发现赵清兰的蛛丝马迹。

基于这种估计，贾椿芳今天步伐很稳健，神情很坦然，同上次来桃丰公园，心里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那时候，她违心地在干着反革命活动，好象到处都埋着地雷，一步不当心，就会爆炸，使她粉身碎骨；今天，她已弃暗投明，肩负公安部门嘱咐的重任和人民的委托，不独要带罪立功，还要为保卫社会主义的江山竭尽自己的责任。

人的心情一好，周围的世界也就变得美好起来了。她走得很慢，边走边四下打量，忽而被婀娜多姿的柳条吸引住眼睛，忽而被潺潺的流水牵动了好奇心。

说来也奇怪，这里的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不知为什

么，此刻这里的一切，都使她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新鲜感，也有一种奇特的诱惑力。

过了拱形桥，向右一拐，便是假山脚下。这假山很高，碎石铺成的路很窄，台阶较高，路两旁是峥嵘的怪石。贾椿芳在拱形桥上放缓了步伐，她需要歇歇气，积聚起足够的精力和体力，来驱动肌肉有些萎缩的双腿去征服漫长而曲折的盘山小路。

到达桥顶，从河里吹来一阵风,把贾椿芳的围巾吹散了。为了避开顶头风和迎面雨，她转过身来结围巾，一抬眼，又发现站在售票窗口的那个人悄悄地跟了上来，距她不过一百公尺左右。有公安人员寸步不离的保护着，她心里更加踏实了。

其实她弄错了。此人并不是什么公安人员，恰恰是差一点使她了结自己的那个许光圻。

许光圻昨天晚上听得常竹君在电话里说到"桃丰公园"四个字，以为常竹君约柯纯湘在此碰头，便起了个大早来到公园门口等候。足足等了四个小时，终于等来了贾椿芳，算是没有白等。他并不明白贾椿芳来公园干什么，是受了常竹君（他当然不知道常竹君的名字)的指派来同柯纯湘接头呢？还是受了柯纯湘的指派来同常竹君接头？经验在向他暗示，既然甄大伟举止可疑，真假难辨，贾椿芳自然也就很不可靠了。因此在他的心里,倒是希望贾椿芳是来同常竹君碰头的，最好不要是来与柯纯湘接头。因为他不敢保证，此刻公园里没有公安人员。

贾椿芳结好围巾，慢慢地转过身，开始下桥。上山的路

很窄，贾椿芳想把雨伞收拢，否则遇到下山的人，两顶雨伞交义不过去。可是雨越下越大，她又举眼看看，看不到假山上有游人，于是改变了主意，仍然撑着雨伞上山。

许光圻则从另一条更加狭窄的小路向顶峰攀登，与贾椿芳只隔着一个小山坳，贾椿芳周围的一切，都在他视线之内。

贾椿芳对许光圻早已放松了警惕，她爬上假山的颠峰时，见有一男一女合着伞在那片开阔地带漫步，肩依着肩，头碰着头，在悄悄地说着悄话。她不便马上走近罗汉松，尽管那伞形的罗汉松是个歇脚和避雨的好去处。

那对情侣在开阔地带漫游了一会，开始下山了。

贾椿芳举目四顾，罗汉松附近已没有人了，可是离罗汉松不远的“红亭”里面，却有很多人。如果在过去，她是绝对不敢冒险行动的。此刻她想，不论亭子里的人是公安人员还是赵清兰的耳目，她的行动都用不着回避他们的。

总之，她觉得自己今天的行动，不必鬼鬼祟祟，也无需担惊受怕，她可以比较轻松地来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她开始接近罗汉松了。

这罗汉松，形状如伞，枝叶茂密，尽管下了一天一夜的小雨，但它下面的泥土还是干的，迥然不同的是，树下面绿色的靠背椅不知怎么的却是湿漉漉的，无法下坐。

贾椿芳装作悠闲的样子，围着罗汉松走了一圈，果见盘根交错的树根上面有一块石板。那青石板有半张写字台面那样大，看上去很厚、很沉，她不觉望而生畏，担心搬它不动，掀它不起。

不过，她必须试试。“既然赵清兰能掀起它，我可能也

能掀起。”贾椿芳心里升腾起一股勇气，心想，我决不会弱于赵清兰的。

走拢一看，石块虽大虽沉，但两头是架空的，各露出一个小洞，手正可以伸进去，能够使得出劲。她蹲下身来，两手慢慢地伸进缝隙，忽然她的右手指好象触到一个东西，圆滚滚的，滑溜溜的。她连忙缩回右手，把那东西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密封了口的塑料管，隐隐约约可以看出管里装有一只微型胶片！

“就是它！就是它！”贾椿芳对这种东西并不陌生，她曾经为赵清兰——“珠姨”转送过这玩艺。她心头一喜，又一松，任务完成得极顺利，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她只顾一时的高兴，忽视了就在她对面距她十步开外的树丛中，正有两只饿狼般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她手里的塑料管。那眼睛是那样地贪婪、狠毒与凶残，如果贾椿芳看到了，准会以为是妖魔鬼怪，当场吓晕过去。

幸而她没有看见。

贾椿芳将塑料管放进手提包里，掏出手绢揩揩双手，然后站起来，离开了罗汉松，开始往回走了。

这时，躲藏在树丛中的许光圻，弯下腰，从裤筒里抽出铮亮的匕首，把它放进袖筒里。然后闪出树丛，悄悄地跟定在贾椿芳身后。他现在才恍然大悟，贾椿芳不是来接头的，而是来取情报的，不消说，肯定是核舰艇的情报。心想，柯纯湘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才弄到这个情报，他绝不能眼睁睁地让贾椿芳把它仍然交还到共产党手里。因为依他看来，甄大伟很可能是乔装打扮的共党侦察人员。他决定就在今天，

选择一个适合的地方，把贾椿芳结果掉，既可以去掉柯纯湘的一个祸根，又可以夺得核舰艇的情报，正所谓一箭双雕！

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风，在摇动着路两旁的树枝，把滚动在树叶上的水珠一齐摇了下来，啪啪有声地打在碎石铺成的路面上。

贾椿芳开始下山了。

嗨，真是阴差阳错，她上山的那条路，虽然窄些、陡些，毕竟比别的路好走些，即使摔倒了，也不会怎么样。可她，放着安全保险的路不走，偏偏选了那条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深谷、极其难走的路。这里，许光圻不需动匕首，只要赶过来，轻轻地推她一下，立时就会使她粉身碎骨。

如果看得见，许光圻脸上一定露出了笑容。"真是天助我也。"许光圻心里高兴地想。不过，他并不急于下手，还没有到下手的地方呢。他保持二十来步的距离，悄悄地跟着她。

按说距离不过二十来步，那么近，贾椿芳应该警觉到身后有人呀。可是她一点不知道，或者说她已有觉察，但并不在意。现在她整个的心事都集中在甄大伟身上，即将要见面的这个甄大伟，到底真是她侄子，还是别人冒充的呢？如果是冒充的，那么这个人是海外的特务？还是特务冒充了她侄子，抑或是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又冒充了特务呢？与任何时候一样，她一想到这个难解的谜，心里就乱糟糟的，全然忘了身外的一切——忘了有人对她跟踪，忘了路途的险恶，忘了四周潜伏着的危险。

路越来越窄。

右边的山谷越来越幽深。

往日贾椿芳从这里经过时，不是紧紧地死死地挽着别人的臂膀，便是扶住峭壁慢慢地移动步子，从不敢朝深谷看一眼。

许光圻选择的地方快到了。他一面加快了脚步，一面心里盘算：可以不动用凶器了，免得今后柯纯湘找他算账，误会了他的好意。他还不断提醒自己，把她推下深谷的同时，切记要夺下拎包，万万不可疏忽了这一点。

距离只有十五、六步．靠十步、七、八步了，不知是淅沥沥的雨声淹没了许光圻的脚步声呢，还是许光圻的脚步声果真轻如鸟雀，反正贾椿芳竟然一点没有察觉。

距离不过五步了，许光圻作了一个冲下去的姿式，刚刚迈出第一步，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一声吼叫：

"站——住——！"

这一声吼叫，在许光圻心里不啻爆炸了一颗手榴弹，几乎把他的神经全炸毁了。但他毕竟是个老牌特务，情知如果自己站住，他的图谋就算是彻底暴露了，唯一的办法只好不予理睬，随着下冲的惯性，越过贾椿芳，一溜烟奔到山下，逃之夭夭。他这些想法，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而他越过贾椿芳，几乎比他的这些念头更快。

"快站住，站住！衣裳都淋湿了，又何苦呢？"仍然是刚才那男人的声音，不过，不再是怒吼，已变得很温和了。

许光圻听到这番话后，猛然刹住脚，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年轻的姑娘不顾那小伙子的追喊，怒冲冲地往山下跑去，不肯同那小伙子合伞。

“他妈的，把老子的计划打破了。”许光圻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后，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但他还不死心，不肯放弃陡起的念头。他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可是，那对闹翻了的情侣，转瞬之间，不知怎么的又和好了，勾肩搭背地漫步在贾椿芳身后，后来又同贾椿芳一起出了公园，同乘一辆公共汽车，使得许光圻再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眼瞪瞪地看着她走进了甄大伟下榻的旅馆。

暗中发生的这一切，贾椿芳一点没有觉察到，直到登上旅馆三楼，甄大伟却已等在楼梯口了。事先并未通报，他怎么知道的？她感到有点儿奇怪，诧异地问道：

“大伟，你是在等我吧？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准会来？”

甄大伟一面把她往房间里请，一面搪塞道：“我从窗口看到姑妈来了。”

贾椿芳相信了，因为甄大伟的房间朝南，窗户正对着马路，站在窗口确实可以看清街上每一个行人的。但是无论怎样，贾椿芳对甄大伟再也亲热不起来了。自她知道甄大伟是海外派遣的特务之后，那种亲人之情，渐渐地消失贻尽，除了对这个走上邪道的侄子憎恨之外，便是不忍亲眼目睹他的可悲下场，因而竭力地规劝他速速离去。后来听许光圻说他可能是个“冒牌货”，贾椿芳则希望他所说非假，暗暗的为自己庆幸，也为海外的侄子庆幸。

此刻贾椿芳一进屋，便带着怀疑的眼光，怀着要看个究竟的心理，重新对甄大伟打量起来。她一面仔细观察，一面在心里说：嗯，他的鼻子确实象她哥哥的鼻子，塌塌的，鼻孔大大的，只是他的鼻梁歪得厉害，而她贾家的人鼻梁都是直

直的；还有，她哥哥的上唇确实有点翘，但这个人的上唇翘得太厉害；再则……其次……总而言之，她越看越不象她哥哥的模样。

甄大伟已经看出贾椿芳在打量他，故意装作不在意，拿出糖果、点心，还为她冲了一杯浓浓的麦乳精。

"几天不见，姑妈好象瘦了一点嘛，身体不舒服吗？"甄大伟坐下后，关心地问。

"哼，明知故问。"贾椿芳心里腾起一股憎恨的感情。她一时顾不上谈正经事，因为这一件心事总是摆脱不掉，驱赶不走，比起自己不幸的遭遇更让她痛苦和悲伤。这件心事不解决，她的心永远不得安宁。

"大伟，"她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家乡还有些什么亲戚？你打算不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甄大伟两手抱胸，爽朗地一笑：

"姑妈真健忘，你老人家不是多次对我说过吗？家乡连一个近亲都没有了，如今这个世界上，唯有姑妈一个亲人呀！"

"近亲是没有了，"贾椿芳说，"你爸爸有一个远房舅舅，对你爸爸可好啦！没有这位老人的抚爱，哪有你们家的今天？关于这位老人的恩情，你爸爸不会不对你说起吧？"

甄大伟被问住了。不过他非但一点不慌张，不尴尬，反而微妙地一笑，镇定自若地晃了晃科学家所特有的大脑袋。

"大伟，你应当知道哪一天是姑妈的生日吧？你既然来到我身边，我做生日那一天，你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呢？我倒不会计较，可你姑父会怎么想呢？"贾椿芳进一步考问。

甄大伟笑笑：

“不瞒姑妈说，我对做生日这类事情向来不重视，从我记事起，我便没有做过生日。也很少关心家里人的生日，不过……我可以为姑妈补做啊！”

不用再问了，真相大白了。贾椿芳比她哥哥小两岁，但恰是同月同日同一个时辰出生的，这成了贾家的一条奇闻，亲戚中也都知道，如果面前这个人是贾家的后裔，绝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一直笼罩在贾椿芳心头的乌云拔开了，心里亮堂了。

她拿出那只塑料管，放在甄大伟面前：

“珠姨要你把这个带回去复命，命令你把礼物留下，立即离开大陆。”

甄大伟好象对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不动声色地拿起那只塑料管，看看，摇摇，然后把它放进上衣口袋里，抬起头来，望着贾椿芳冷漠的脸，别有深意地说：

“姑妈，你时刻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如果把礼物交给你，只会增加你的不安全的因素。更何况，上峰有指示，不见珠姨，礼物是绝不可以脱手的。”

贾椿芳误解了甄大伟的话，以为他所说的不安全，是提防公安部门，心里不觉好笑。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根据公安部门的指示，只要她把东西交给甄大伟，就算完成任务了。

“既然这样，那我该走了。”贾椿芳拿起拎包，站起身来。

甄大伟也无心留她，也就站起来，走到窗前，把厚实的窗幔拉开，然后拿起贾椿芳的雨衣，把她送到楼下。

十六、如此相似乃尔

奚鸿宾亲自带领几位侦察干部到广州去接一个从海外来的重要的“客人”，今天晌午飞回了临江市。许光圻和贾椿芳的外线，今天换了一批侦察人员，金玉骅和肖景禧等在局里。奚鸿宾一回来，屁股还未落板凳，金玉骅便带领自己的组员，来向儿子汇报案情，共同研究商定下一步工作步骤了。

奚鸿宾将从广州带来的一些香蕉放在茶几上，一面分给大伙吃，一面听汇报。

汇报工作以金玉骅为主。这位侦察科的老科长汇报工作有个习惯，喜欢把结论说在前头，然后一个一个地摆出例证。她告诉儿子，她同邓晓岚这次去汤山劳改农场收获不小，基本上可以肯定赵清兰便是柯纯湘。当她十分高兴地说到“五珠”的谜底已经揭晓，这是因为柯纯湘胸脯上有五颗黑痣，象五颗黑色的珍珠，成月牙形，恰好将她两只乳房衔接起来的时候，奚鸿宾的脸孔明显地红了起来。金玉骅见儿子有些难为情，后悔这个情况不该由她这个做妈妈的对儿子说。可是转而一想，也不行，她不说，难道让晓岚去说吗？人家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呢。

其实奚鸿宾脸红，倒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出自他妈妈之口。

而是这句话勾起了他一段羞怯的回忆。那还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有一次邵盼秋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奚鸿宾跑了十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为她抓了药回来，推门进屋，昏迷中的邵盼秋已将被子踢到地上，睡衣前面的扣子全部脱开，胸罩也被拉到脖颈上，上半身完全裸露着。奚鸿宾看得十分真切，在她那大理石般的胸脯当中，有着五颗珍珠一般滴溜滚圆的黑痣，也是成月牙形，把她刚刚发育的馒头一般大小的两只乳房连接在一起。奚鸿宾同邵盼秋相爱了整整七年，七年中，他俩朝夕相处，关系十分亲密。当然，他们平时在一起，没有诗那般的浪漫，也没有信马悠悠的春游那般的不羁。但是，当他们决定结婚，感情到达顶峰的时候，两人也难免有过长时间的依偎，长时间的接吻。然而，他和邵盼秋的亲昵中，要算这一次无意间的发见，留给他的印象最为美好深刻了。

有一次，邵盼秋妩媚地问鸿宾："你真的爱我吗？"

奚鸿宾瞪她一眼："小傻瓜，都快要结婚了，还说这样的话。"

邵盼秋娇憨地说："你大概是爱我身体的曲线美吧？"

奚鸿宾摇摇头。

"爱我的脸蛋比一般姑娘长得好看一些？"

奚鸿宾还是摇头。

"爱我对你爱得那样的深沉和忠贞？"

奚鸿宾仍然摇头。

邵盼秋摇动鸿宾的肩膀，嗲声嗲气地说："你到底爱我什么？快说！快说！我偏要你说出来！"

奚鸿宾神情诡谲地说："我爱你胸脯上那五颗黑珍珠……"

邵盼秋的脸孔羞赧地红了，红得象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她朝奚鸿宾肩窝揍了一拳，薄嘴唇一撅："你欺负我，你欺负我，一定是我洗澡的时候，让你偷看去了……"

当时农村柴草紧张，夏天的晚上，他们俩总是在附近的山沟水库里洗澡，邵盼秋洗的时候，奚鸿宾放哨，奚鸿宾洗的时候，邵盼秋放哨。纯真的奚鸿宾，完全把邵盼秋当作亲妹妹，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去偷看。他见邵盼秋生气了，便将那次偶尔的发见，如实地告诉了她。

邵盼秋本来就不是真生气，听后回嗔作喜，把嘴按在奚鸿宾的胸脯上说："你喜欢它，我就把它献给你，今后天天让你看，让你抚摸……"

这些年来，即使后来邵盼秋已经同别人结了婚，奚鸿宾一旦在工作之余，空了下来，这些至情至真的形象，便无法抑制地来到他心中，惊扰着他的平静。他对她，除了负疚之外，总有一种依依的留恋，一种深深的缱绻……

"鸿宾！我们千遍敲鼓，靠你一锤定音呀！你为什么带听不听的呢？"肖景禧有个坏脾气，他说话的时候，非得人家看着他。

"我在听嘛。"奚鸿宾振作一下说。

"我不信。你说说，我提出了什么主意？"肖景禧不客气地问。

"你出了一个馊主意。"奚鸿宾说，"你的意见是对常竹君秘密传讯，对不对？可你有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仅会打草惊蛇，弄不好，把所有的线索都切断了。"

"事情明摆着，"肖景禧不打算让步，争辩道，"常竹

君早在四十年代就同柯纯湘有来往，解放后又一直参予特务活动，很有可能她早就参加了军统，是同柯纯湘一起潜伏下来的。只要把她的嘴巴撬开，肯定能说出柯纯湘的下落。金科长，你说是不是？”

金玉骅没作声。邓晓岚却在肖景禧的看法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很有可能，柯纯湘从劳改农场逃跑以后，还是常竹君把她隐藏起来了呢。”

“有道理！”肖景禧摇头晃脑袋地说。

奚鸿宾看了肖景禧一眼，又看了看文文静静的邓晓岚，心想，常竹君在四十年代同柯纯湘有过交往，这是事实，说她解放后一直参予特务活动，有什么根据呢？难道……

就在这个时候，甄大伟推门进来了。

“诸辉同志，你怎么来了？”奚鸿宾连忙站起来，迎上前去同代替“甄大伟”的诸辉亲切地握手。诸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为照顾夫妻团聚，前不久才从中央公安部调来本市，适逢遣特甄大伟被突破，奚鸿宾就让他顶替了甄大伟，协助金玉骅侦破核舰艇的案件。

“今天珠姨又派贾椿芳向我送来了窃拍的核舰艇的图纸。”诸辉边说边将一只塑料管递给了奚鸿宾。

金玉骅和肖景禧都感到惊讶万分，已经暴露的几个敌特分子，都在他们严密的监视之中，随着特务珠姨的企图败露以后，凡与核舰艇有关的部门的保卫、保密工作也都大大加强了，敌人居然还能继续窃取到这方面的机密，说明柯纯湘的魔爪确实已经伸到了最要害的部门。这不独是在向公安部

门挑战，也是对侦察员的一种讥讽呀！

“你马上送去放大，然后去一趟研究所，务必弄清楚是不是核舰艇的图纸资料！”奚鸿宾对邓晓岚说，“速去速回，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邓晓岚接过塑料管，离开了局长室。

“诸辉同志，这只塑料管、贾椿芳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拿到的？”奚鸿宾问诸辉。汇报工作刚开始，金玉骅还来不及汇报常竹君巧遇许光圻的经过情形，所以奚鸿宾对此感到突然。

“是珠姨写信给常竹君，命令贾椿芳今天早晨到桃丰公园一块石头底下取货的。”肖景禧代替诸辉回答。接着，又将汤山农场了解到的情况剪去邮票一角的暗号、常竹君就是收信人等等情况，向鸿宾作了详细的汇报。末了，加重语气说：“所以，我主张传讯常竹君，从她身上打开缺口。”

奚鸿宾这才恍然大悟，他离家几天，案情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感到非常高兴。对于肖景禧的建议，他仍然不敢轻率地点头同意。他不能不想到，万一常竹君并不知道柯纯湘的下落，将她传讯，不仅会打草惊蛇，也切断了寻找柯纯湘的这条唯一线索。

“怎么？你还在犹豫？”肖景禧几乎逼着奚鸿宾表态了。

“这件事要特别慎重，大家不妨把利弊关系权衡一下，再研究。”奚鸿宾说。

于是，汇报会议出现了片刻的冷场。

诸辉打破沉默说：“据老黄和小俞电话里告诉我，许光圻这人很鬼，嗅觉很灵，贾椿芳要到桃丰公园取情报，他好

象有点知道，公园还未开门，他就在门口等好了。而贾椿芳一进公园，立即被他盯上。他身上似乎还带有凶器，暗藏杀机。从他的神色和举动看，当贾椿芳把货取到手的时候，他跟在后面企图把贾椿芳结果掉，同时抢走情报。幸而老黄和小俞及时在他身边出现，他未敢轻举妄动。”

“老黄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道理的，许光圻有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金玉骅说。

“奚局长，”诸辉以请示的口吻说，“许光圻并不知道柯纯湘的下落，把他放在社会上不仅威胁着贾椿芳的安全，对我们的行动也起着破坏作用，可不可以先把他逮捕归案?”

奚鸿宾思索着没有立即回答。

“鸿宾，”金玉骅考虑了一下，说，“诸辉同志的建议，可以接受。我也有这个想法。”

邓晓岚等人都表示同意诸辉的建议，只有肖景禧不以为然，他的兴趣不在许光圻身上。

“还是暂时把他放在社会上为好。”奚鸿宾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后，颇有远虑地说道。“此人是老军统特务，对柯纯湘的根底颇为了解。万一常竹君同贾椿芳一样，一直受着柯纯湘的遥空指挥，并不知道她的下落，我们还得‘依赖’于许光圻，为我们找到柯纯湘搭桥牵线呢……”

正当大家折服于奚鸿宾的深思熟虑的意见的时候，局办公室主任老邹推门而入，扬着手里一封信说，柯纯湘采用密写的方法，给许光圻写信，被我们卡住了。

奚鸿宾听后，马上神采横溢，眼睛里闪出智慧的光芒，朝老邹抬抬手：

"快读给大家听听。"

老邹念道;

"许光圻：

你不要好心办坏事，把共产党侦察人员的眼光往我身上引！我很安全，不用你来保护！

我不能不提醒你，你已经暴露了。你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共产党侦察人员的视线之内。他们对你的底牌一清二楚，完全可能随时逮捕你。如今之计，你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快的远走高飞。

珠姨"

老邹念完这封信，侦察员们一个个口呆目瞪。他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时谁都没有说话，而他们心里几乎同时在说："这个柯纯湘真神得能捉鬼啊！"

自从奚鸿宾当上公安干部以来，柯纯湘算是他遇到的最狡猾的一个对手了。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对许光圻的监视，有可能让躲在暗处的柯纯湘有所觉察，至于他们对许光圻的底牌一清二楚，柯纯湘怎么知道了，这不奇了？也许，这是柯纯湘采用的诈术，试图推开许光圻，决意摆脱他的纠缠吧！奚鸿宾自然希望是这样。否则，只能说明公安局的内部也有柯纯湘的耳目——因而她不仅能窃取核舰艇的核心情报，也能了解公安局内部的情况，并且还有一种自我安全感。

一时大家都不说话，差不多都悄悄地把眼光投向了奚鸿宾，好象不愿打扰他的思绪似的。

办公室主任临走之前，把那封信交给了金玉骅，她是该案侦察组的组长嘛。金玉骅随便看了一眼，便交给了肖景禧去看，最后转到了奚鸿宾的手里。

当奚鸿宾的眼光与这封信上纤细的钢笔字一接触，内心不禁惊惧地一震！啊，这上面的字，多么象盼秋的笔迹呀！他连忙低下头，仔细认真地辨认起来，竟是越看越象——盼秋的笔迹，他太熟悉啦。

看着看着，奚鸿宾的脸色渐渐地变了，一时竟呆如木鸡。过了好一会，才渐渐地从愣怔中清醒过来，他那大脑袋坚决地摇动了一下，象要把满腹的疑惧摇掉似的。心的感应是可靠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找到许光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盼秋——是她劝通了邵秉芬，说出了许光圻其人，是她画出了许光圻的素描画，是她发现了许光圻的住址并立即报告了公安局。如果她是柯纯湘一伙的，如果她要放走许光圻，为什么还要向公安部门报告上述情况，把许光圻的下落告诉公安部门呢？再说，虽然盼秋父母——邵兆基夫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那是“四人帮”的罪过，盼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个道理会懂的，不会因此而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何况，她现在事业上已有建树，家庭也很和睦，有优越的条件，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陷入反革命泥坑里去的。是不是因为她胸口也有五颗黑痣，使他疑神疑鬼，想入非非了？

想到这里，奚鸿宾独自微笑了。心想，盼秋同柯纯湘的年龄相距甚远，柯纯湘以“五珠六姨”显赫国民党军界、政界，大肆反共的时候，盼秋还没有出生呢，她怎么可能便是

珠姨？简直是胡扯蛋了！

可是，当他的眼光下意识地又一次落在那封信上时，他的心还是禁不住颤抖了一下，一下子沉到了底。

这笔迹毕竟太熟悉了，与邵盼秋的笔迹太相似啦！他已经意识到，由于他的楞怔和出神，已引起侦察员们对他注意了。他很想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大家，但是舌头不听他指挥。他只好暗下决心，一定仔细而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然而这也并不是那么简单。他很明白，不能信任感情的判断，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可是他还是不能够抑制住这种感情，因为他对盼秋了解太深，无论如何不能把她那美好的形象同可憎的特务分子联系在一起。他当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他的心里对党对祖国的感情是崇高的，无可比拟的。但是，现在他不能象以前那样轻松地履行职责，现在他首先必须抑制住内心里的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激动、紊乱的情绪。

邓晓岚回来了。姑娘干得很出色，不到半天的工夫里，已经把胶片放大并冲洗出来，并让研究所和设计院的专家们辨认过了，甚至还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未经奚鸿宾的许可，便把冲洗出来的胶片图纸送到公安局技术科作了鉴定。辨认和鉴定的结果，图纸确是核舰艇的动力部位，而且正是邵秉芬计算错了以后重新计算过的那份图纸；那图纸是让一种自动摄像机在距离图纸一市尺的地方、与图纸成四十五度角拍摄的。

事实再一次说明，要么设计室内部有柯纯湘的党羽，要么邵秉芬身边有柯纯湘的爪牙，这个爪牙可以任意的在邵秉芬身上装上某种微型摄像议，因而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偷拍

邵秉芬设计的图纸。如果属于后一种，那么，圈子自然而然地缩小了，缩小到邵秉芬的家里人，首先是王喜梅，其次便是邵盼秋了。当然，对于邵盼秋，除了奚鸿宾之外，别人是不可能去怀疑她的。

能在邵秉芬身上做手脚的，不消说，要算王喜梅的条件最好；知道公安部门在寻找许光圻并且已经寻找到了的人，除了邵盼秋，也只有这个王喜梅。侦察员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王喜梅身上，王喜梅成了此刻人们讨论的中心。这时奚鸿宾也改变了思想的进程，心想，王喜梅应该是熟悉盼秋的笔迹的，会不会是她故意伪造盼秋的笔迹，在给许光圻写信呢？他不敢肯定，但不放弃这种可能性。

象平常一样，大家各抒一阵己见之后，不知不觉中，眼光象让一根线拉扯着，一齐投向了奚鸿宾，由年轻的副局长来下决心，定决策。

奚鸿宾再也管束不了自己，又一次在他妈妈面前吸起烟来了。他想借助香烟的神力，来镇定一下紊乱的情绪。他开始在屋里走动起来，大口大口地猛吸香烟，煞象一位运筹于帷屋之中的大将军了。一根香烟吸完，他又接上了一支，可是这一支刚点燃，却被他掐灭在烟灰缸里。

他走到大家面前，向诸辉下达了如下命令：

“甄大伟捎给珠姨的‘礼物’，设法立即交给贾椿芳，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礼物’的去向，顺藤摸瓜，争取尽快地找到柯纯湘。当然，珠姨未必就肯亲自来取这些‘礼物’，但可以扩大线索。贾椿芳将‘礼物’脱手后，可立即装病住院，或者让她到杨总的家乡住一段时间，以缩小圈子，缩短战线，

逼常竹君不得不经常同珠姨直接联系。但是，诸辉同志的使命并未结束，你还得继续演甄大伟的角色，迫使许光圻想方设法引着我们去寻找柯纯湘。”他的话略一顿住，又转向他妈妈金玉骅：

“根据新的情况，对王喜梅的侦查应该上升，可以立专案侦查。”

金玉骅看了儿子一眼，心想，当初我们提议将王喜梅立专案侦察，你却反对，说依据不足；现在，已经查明王喜梅肯定不是柯纯湘了，反而要将她立专案侦查，岂不奇怪？但她没有马上提出反对的意见。

“大家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奚鸿宾显然想尽快地结束这场案情分析会，他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

金玉骅提醒儿子：

“设计院内部的情况也不能忽视。”

“这个我会另有安排。”奚鸿宾说。

根据儿子的指示，金玉骅作了分工，要大家分头立即执行。散会的时候，肖景禧拿起那封信，要将它放进案卷里去。

奚鸿宾制止了他：

“信暂时放在这里，我还要派一下用场。”

十七、一语揭开谜底

奚鸿宾每次出远门归来，当天晚上必要回家一次，看看他的妈妈，同妈妈吃一顿团圆饭，这已经是一个惯例，整个公安局的人都知道年轻的副局长有这个习惯。

奚鸿宾是位孝子。不要看他已经是个三十出头的人，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如今又当上了公安局的副局长，但是在妈妈面前，他还是象个孩子，常常在金玉骅面前“发嗲”呢。可是他今天却一反常态，在回家的汽车上，未同金玉骅说一句话，脑袋耷拉着，精神上好象蒙受了什么沉重的打击。

在案情的分析会上，金玉骅就发现儿子情绪不对头，一会儿惊惧，一会儿发楞，一会儿沮丧，表情变化莫测。他过去从来不是这副样子的。慈祥的妈妈，不知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又不便问，暗暗在心里担惊受怕。

汽车把他们送到家门口，照过去的习惯，鸿宾总是要把司机请进屋，敬烟，敬茶，款待一番的。今天却例外，一下车，便要司机返回局里去了，这又是一个反常。

奚鸿宾也知道自己今天举动有点反常，但他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一回到家里，他立即直奔卧室，从大橱顶上搬下小皮箱，那里面装的全是邵盼秋过去写给他的情书，满满一

箱子！这些信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最早的在下面，最近的在上面。他拿出上面的两封信，伸出食指和拇指，准备把信挟出来，同珠姨写给许光圻的那封信的笔迹作一比较。可是奇怪，手指一点也不听使唤，内心的感情在违抗他的意志，手指哆哆嗦嗦地伸不进去。过去每接到邵盼秋的来信，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迫不及待地急于取出信来就看，一刻也不容迟缓。今天却不同，他真害怕取出来的不是信，而是一颗定时炸弹，把邵盼秋连同他自己一起炸毁。

后来，他到底还是从信封里挟出了几页信纸，哆哆嗦嗦地把它展开，放在珠姨写给许光圻的那封信的旁边，屏声敛息把两封信的笔迹比较着。无可否认，两封信上的笔迹，确确实实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尽相同的地方。尽管他一时既不能否定，也不能肯定，但心里毕竟还是踏实了许多，深深地吁了一口长气。不过他心里明白，现在就庆幸还为时太早，既然两种笔迹有许多相同之处，他就不能放弃对邵盼秋的怀疑。

“鸿宾，你今天怎么象失魂落魄似的？”金玉骅来到儿子房间门口，见鸿宾又在翻那宝贝箱子，她知道，那里面装的全是儿子和邵盼秋往来的情书，她不便走近，只是站在门口关切地问。

“是吗？连妈妈也看出来啦？”奚鸿宾毫不掩饰地说，神情仍然很沮丧。

“出什么事了——孩子？！”金玉骅见鸿宾这副样子，立即有一种潜意识的不安。

“妈，你来看吧！”奚鸿宾说着，把两封信往桌子横端

一推，“珠姨的笔迹，同盼秋的笔迹有许多相似之处呢！”

这话没有引起金玉骅多大的惊讶，她是位老侦察干部，奇奇怪怪的事情见得多啦。为了缓和儿子紧张的心情，她含着微笑走了过去。她把两封信轮番地看着，作着比较，渐渐地，笑容从她脸上逃遁，一颗心也象窒息似地不动了。

奚鸿宾知道妈妈一直深深地爱着盼秋，在一定程度上妈妈比他更关心着盼秋的命运，见妈妈那颗仁慈的心受着耽忧和痛苦的啃啮，心里有点不忍了。于是，他象安慰妈妈，又象安慰自己似地说道：

“许光圻是邵盼秋帮助我们找到的。她如果是许光圻的同伙，大可不必向我们提供许光圻的线索。因此，我怀疑会不会是王喜梅模仿了盼秋的笔迹？”

金玉骅想了想，摇摇头：

“王喜梅识字是识字，但从来不写字，没有留下任何笔迹，如果是她写的，她用不着去伪造和模仿别人的笔迹。”

奚鸿宾心里的一线希望，被他妈妈扑灭了。他感到浑身冰凉。

金玉骅问鸿宾：

“你决定将王喜梅立为专案侦察，正是这个原因吗？”

奚鸿宾无力地说：

“当然不全是为了这封信。动力部位的图纸再次被窃拍，我们不能不把圈子缩小，如果是姑妈家里的人，只有在王喜梅和邵盼秋两人的身上去考虑。”

金玉骅听后，仔细捉摸，觉得儿子的意见不无道理，圈子是应该缩小。

屋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奚鸿宾在屋里走了个来回，忽然一个转身，冲他妈妈说：

“妈！你说这封信，有没有可能是常竹君在模仿盼秋的笔迹？”

金玉骅眼睛里有过一道光，但一闪即逝。从那天常竹君变卖翡翠麒麟的经过情形来看，常竹君并不知道许光圻的身份，更不知道他的住址，不可能主动给许光圻写信。即使接受了柯纯湘的命令，但她可以任意伪造笔迹，大可不必模仿盼秋的笔迹，谁都知道盼秋是他们家的骄傲，是她称心如意的儿媳。她沉思了一会，向儿子提出了一个要求：

“鸿宾，能不能再让我多看几封信？”

过去的邵盼秋，是一位善于抒发内心情感的姑娘，她给奚鸿宾的那些信，没有一封不是情话绵绵，然而此刻，奚鸿宾已经无暇顾及难为情了，他随手从箱子里拿出一札信放在妈妈面前。

金玉骅把邵盼秋的三封信打开，并没有从头到尾去细看和阅读，她只是寻找相同的文字，一笔一划地研究着，作着鉴定。她在笔迹鉴定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其造诣之深不在行家之下。

奚鸿宾屏声敛息地坐在一旁，眼睛不眨地盯着金玉骅，观察着妈妈的表情和反应——呀，妈妈蓦然惊颤一下，过分地睁大了眼睛。奚鸿宾赶快把视线从妈妈脸上拉开，他的心开始下沉。他不敢承认的事情，或者不愿承认的事实，却是那样无情地在他妈妈的表情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

金玉骅一连对比了三封信，就不看了，似乎毋需再看了。

她把信推到一边，垂下了脑袋。也许是天冷吧，她磕打着牙齿。奚鸿宾见状，心如刀绞，沉默地站在一旁，好似一座泥胎般僵立着。沉默有顷，他也不得不开口了：

“妈，你已经肯定这封信是出自盼秋的手笔？”

“唉，真是想不到的事情……”金玉骅一声深长的叹息，透出她无尽的凄苦和隐痛，也表达了她对邵盼秋的怜惜和痛责。

听了这话，奚鸿宾有如被一簇利箭射中了，他万分痛苦地回转身躯。他与邵盼秋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两人共过患难，同过欢乐，这样一个一直为他所眷恋着的才貌双全的人，如今却成了他侦察和专政的对象，这种屈辱和痛苦，难以置信而又不能不信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她的心怎能不颤抖？

“鸿宾，倘若邵盼秋当真走了这条路，我们也有责任啊！金玉骅极力抑制着紊乱的思绪，嘴唇颤动着说。

“我们有啥责任？”奚鸿宾不解地反问。

“这几年我们同她几乎断绝了往来，对她缺少了应有的关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奚鸿宾皱着眉头，没有作声。

金玉骅唉叹一声说：

“如果她不同常竹君的儿子结婚，不是常竹君的儿媳，也许她就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奚鸿宾从慌乱的感情中抬起头来：

“你以为是常竹君发展了她吗？”

金玉骅略作思考：

“即使不是常竹君发展了她，也是在常竹君家里接触到柯纯湘，让柯纯湘把她拉下水了。”

奚鸿宾一动不动地半仰着脸，眼瞪瞪地望着窗外的苍穹，仿佛是一尊悲怆的雕像在仰问苍天！其实他是在心里祈望邵秉芬姑妈原谅他，他只能秉公办事，不能徇私情呵！

面对这尊雕像，金玉骅心里滋生着难以抑制的痛苦。那伸向儿子心里的钝刀子也在拉扯着撕裂着她的心。

“我是一个公安干部，应当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是检验自己党性的时候，绝不能让不正常的感情，扰乱了正常的思维。”奚鸿宾心里这样想着，理智回到他身上来了。

“妈，我必须马上到设计院去一次。”奚鸿宾边说边站起身来。

“去干什么？”金玉骅问。

“去看看邵秉芬姑妈工作的现场，还有必要同她作一次详细的谈话，澄清一些问题。”

“要我同你一起去吗？”

“不必了。”奚鸿宾抬腿便走，忽又停了下来，略作沉思，抓起邵盼秋写给他的那三份信连同珠姨写给许光圻的信，递给他妈妈，说，“妈，请你辛苦一趟，立即把这些送技术科作笔迹鉴定。”

金玉骅没有想到儿子会作出这样的断然决定，她带着犹疑不定的眼光看着他。见鸿宾粗犷英俊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半星的沮伤神情，已经恢复了平日刚毅、镇定、恬静的神态，素知儿子脾气的金玉骅不得不伸出手来，去接过信，她拿信的手在瑟瑟发抖。

奚鸿宾来到设计院，先去保卫科，单独同保卫科长谈了一会，向其布置了任务，然后就独自一人去找邵秉芬。

邵秉芬是主任设计师，她的办公室还兼绘图室。她今天下午有点低温，全身关节发酸，鼻塞喉痛，显然是感冒了。医生定要她回家去休息，她正准备走，这时奚鸿宾推开门进来了。

"是你呀，鸿宾！真是稀客，快请坐。"邵秉芬见了奚鸿宾。格外感到亲切，心里一高兴，毛病也减轻了许多。又是让坐，又是泡茶。

"姑妈就在这里绘图和审查图纸吗？"奚鸿宾在屋里走动着，在写字台斜对面的绘图桌前站定，用目光测视四十五度角。测量的结果，如果不是别人偷拍，而是邵秉芬自己身上的某种自动摄影仪拍摄的话，那么这个角度，正好是邵秉芬右边上衣口袋。可是现在是冬天，邵秉芬穿的是两用衫，衣服上面是没有口袋的。

"站着不累？快坐下。"邵秉芬光顾高兴，一时竟忘了奚鸿宾的身分，也忘了图纸被窃拍的事件，因而对于奚鸿宾开门见山的提问，没有在意。她将茶杯放在茶几上，拉着奚鸿宾在茶几一旁的沙发上坐下。而她自己仍然坐在写字台前的柚木转椅里，含着慈爱的微笑，目不转睛地看着奚鸿宾。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他，好象要看个够似的。

奚鸿宾反倒被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涨红着面孔问她：

"姑妈最近身体好吗？"

邵秉芬见奚鸿宾面孔涨得通红，知道是被她看的结果。心想，真是个好青年，还是大姑娘似的腼腆，于是她收回贪

看的眼光，声音欢愉地说：

"别的机件都还正常，运转起来没有故障。只是胃里有点小毛小病，经常恶心、呕吐。今天又有点感冒。"

奚鸿宾安慰道：

"胃病最忌生闷气，长期生闷气，会弄出大病来的。姑妈要想开些，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千万别放在心里，来折磨自己。"

这一说，不期然地勾起了邵秉芬一腔心事，脸上欢愉的神情顿然消失无余，她慢慢地垂下了眼皮。她对许光圻厌恶透顶，再也不愿提到他的名字，更不愿去回想在她心里留下斑斑伤痕的那段屈辱的岁月。然而，她无法不去思念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希望。沉默片刻，她慢腾腾地抬起头来，由于羞愧，声音颤抖地问：

"那个老匹夫的下落弄清楚了吗？"

奚鸿宾答非所问地说：

"他最近没有再来纠缠你吧？"

邵秉芬摇摇头，表示许光圻没有再来过。她见奚鸿宾没有正面回答，意识到自己不该那么问，幸而鸿宾反应敏捷，否则就为难他了。她终于用巨大的坚强的意志力控制了自己，没有再问下去。

奚鸿宾从邵秉芬表情上，已经看出她内心的复杂的感情。他们在调查许光圻罪恶历史的同时，也顺便注意调查了邵秉芬的孩子。三十八年前，许光圻确实派人把邵秉芬的孩子夺了过去，弄到了上海，可是不久，那孩子得重病死了。这一情况，奚鸿宾觉得暂时还是不对邵秉芬说好。这倒不是怕邵

秉芬难过，而是为了麻痹许光圻。

这一瞬间，奚鸿宾在观察邵秉芬表情和分析她心理状态的同时，还是着重在目测和考虑那四十五度角。否定了上装口袋以后，他的眼光又落在邵秉芬的手表上了。心想，当她举起右手掠一掠鬓发的时候，或者站起身来思考问题的时候，手表与绘图台面不正好是四十五度角吗？尽管这只手表在邵秉芬手腕上已经戴了近二十年，但奚鸿宾不能排除王喜梅或邵盼秋仍可以在里面做手脚，他不能轻率地放弃这种可能性。

也许，他是在钻牛角尖了，可是除此而外，他从邵秉芬身上再也找不出与绘图台成四十五度角的东西了。

"姑妈，"奚鸿宾打破沉默说，"那张被人偷拍去的图纸的数据，你就是在这张绘画桌上计算的，而后把图纸放在写字台抽屉里的吗？"

邵秉芬听了这话，方才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也方才明白了奚鸿宾的来意。于是，她连声不迭地说：

"是呀，是呀。我当天傍晚计算完毕，便把图纸锁进抽屉，第二天一上班，发现计算错了，我立即就烧掉了，问题肯定就发生在当天夜里。"

"姑妈办公室的钥匙，别人有吗？"

"别人没有，只我自己有一把。"

"姑妈计算上的错误，一般同行是不是都能看得出来呢？"

"差错太明显，内行的人谁都能看出。"

"这样说来，设计室内部的人偷拍的可能性，似乎就不大了，是不是这样？"奚鸿宾把线索引向邵秉芬的家中。

"是呀，是呀。"邵秉芬频频点头，忽然警觉地问，"你

担心问题出在我家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从来不将图纸带回家的。"

"姑妈从来不将图纸带回家，这我知道，"奚鸿宾说，"不过，现在看来，只有姑妈身边的人最有条件，我们不得不注意王妈这个人了。"

邵秉芬淡淡的眉毛微微蹙起，她同王喜梅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两人相依为命，情同姐妹，说王喜梅坏了她的事，打她的坏主意，邵秉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不过，她不愿反驳奚鸿宾。在事情真相未弄清之前，她不愿束缚奚鸿宾他们的思想，尽管她可以为王喜梅打包票。

奚鸿宾见邵秉芬不作声，进一步问道：

"姑妈，王喜梅的文化程度怎样？"

"不怎样，马马虎虎能看懂报纸。"

"钢笔字写得好吗？"

"不好，只有小学四、五年级的程度。"

"姑妈能不能找到她写的字，让我们看看呢？"

邵秉芬感到奇怪，奚鸿宾要王喜梅的笔迹干什么呢？她左思右想，想不透其中的奥妙，猜不到其中的秘密，她急切想将这闷葫芦打开，但是仔细一考虑，又觉得不妥。因见奚鸿宾焦急地等待她的回答，她马上点了点头。

紧接着，奚鸿宾又向她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最近几个月，姑妈的手表没有丢掉过，也没有人借用过吧？"

邵秉芬笑笑：

"我这只老掉牙的破表，谁还会借它。这几年经常走走

停停，标准的十三点表。还是盼秋帮我拿去加了油，调换了几个零件，现在走得准确一些了。”

奚鸿宾非常重视这个细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邵秉芬几乎未假思索：

“就是第一次碰到许光圻的同一天早晨。”

奚鸿宾的心收紧了，他接着又问：

“她把你的表拿去修了，你戴什么呢？”

邵秉芬毫不介意地回答说：

“盼秋把自己的手表给我用了几天。”

奚鸿宾当然十分清楚，当前世界上特务专用工具非常先进，单就拍照一项，就有全息拍照、遥控感应等几十种之多。就拿遥控感应来说吧，只要特务在科研工作者胸前别上一只带玻璃表面的胸针，或头上戴一只带玻璃表面的发夹，特务只要在家里操纵接收仪，就完全可以通过胸针或发夹，将科研工作者所接触到的东西全部拍摄下来。然而，尽管如此，对于邵秉芬无意中所提供的情况，还是引起了奚鸿宾极大的注意，他怀疑也许邵盼秋手中缺少现代化工具，只好采用了这种过时的陈旧办法。想到这一层，他的内心禁不住惊遽地一震，差一点让邵秉芬看出来。

幸而这时候，邵秉芬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腰都咳弯了，因而奚鸿宾的内心变化才没有被发现。

持续不止的、急骤的咳嗽声，填补了他们谈话中出现的短暂的沉寂。

这时候，奚鸿宾发现写字台横端放着药水、药丸，还有

病假单，方才明白老姑妈生病了，是在抱病接待他。于是，一种尊敬与挚爱之情不觉从他心中升起。

"噢——呀，原来姑妈是在生病呀？我真不该在这时候来打扰你。姑妈，你快回家休息吧。"奚鸿宾歉然地说着，站起身来。

邵秉芬点点头，拿起身后的拎包，慢慢地站起身来。由于刚才一阵猛咳，她脸色变得苍白，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她抓起药水瓶，准备喝一点止咳药水。奚鸿宾赶忙给她倒来一杯开水，递到她手上时，似乎随便地问了一句：

"最近盼秋来看过你吗？"

由于吸进冷空气便会引起咳嗽，邵秉芬不敢张开嘴，只在喉咙里轻轻地回答了一句：

"三个礼拜没来了。她很忙。"

奚鸿宾同邵秉芬分手以后，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设想那张出了差错的图纸，是邵盼秋在自己的手表里装了摄像仪拍去的，那么，她已经三个礼拜没有接近邵秉芬了，最近被偷拍去的图纸，又该是谁干的呢？难道是邵盼秋同王喜梅合作干的？呵，不可能，不可能，邵盼秋绝不会同王喜梅这样的老阿姨进行合作的，除非王喜梅是柯纯湘——但已外调过，王喜梅不可能是柯纯湘啊。

尽管奚鸿宾对邵盼秋已不存在什么侥幸的心理，已经认准密写信正是她写的，理智已迫使他不得不把邵盼秋作为柯纯湘的一个爪牙看待，但上面这个问题，他无论如何还是没法解释。

设计院离公安局不远，步行也不过三十分钟，奚鸿宾已

隐隐约约看出晚霞的余辉把公安局大楼的尖顶染成了金色。

奚鸿宾看了一下手表，估计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现在他需要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绪，需要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和作出果断的决策。不消说，他先考虑的是如何对待邵盼秋，逮捕她？传讯她？眼下的证据已经够充足的了，但是从策略上来说，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她毕竟只是柯纯湘的一个小爪牙，并不是柯纯湘本人，尽管她胸脯上和柯纯湘一样也有五颗黑痣。但在没有找到柯纯湘之前，传讯、逮捕邵盼秋或常竹君，都必须格外慎重，不能打草惊蛇。

公安局就要到了，他的心莫明其妙地乱跳起来。

他在拐弯角上站定，点燃了一支烟，想镇定一下自己。忽然他推翻了自己的看法，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他反问自己：为什么光想到逮捕和传讯？难道除此而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邵盼秋并不是主犯，充其量不过是柯纯湘的一个爪牙，如果不采用传讯的办法，而由他出面找她个别谈话，政策攻心，在事实面前，她也许是不会抵赖的，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奚鸿宾觉得这是个上策，既可以挽救邵盼秋，又可以尽快地弄清全案。至于找邵盼秋谈话，迫使她坦白交待，奚鸿宾充满自信，感到很有把握。

主意拿定，他将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踏灭，大踏步地向公安局走去。

十八、意想不到的事情

昨天傍晚，邵秉芬同奚鸿宾分手后匆忙回到家里，身体冷得直打哆嗦，一量体温，三十九摄氏度，连晚饭也未吃，倒床便睡。但是一直咳得很厉害，气管里的血都咳出来了，几乎通宵不能成眠。

第二天早晨，阵发性的咳嗽有增无减。

王喜梅也是一夜没有睡好，一听到邵秉芬咳嗽，就跑过来，让她服药，或是喝点开水。早晨一起床，王喜梅一边扣着衣裳的纽扣，一边走进邵秉芬的卧室，竭力劝她去医院治疗。

邵秉芬最怕跑医院了，排几小时队，好不容易等到叫号，你的病史还没讲完，医生已把处方开好，往你面前一推，请你走路了。她不愿受那种窝囊气。

"那我就用冰糖蒸一只生梨给你吃吃，试试看有没有用，好吗？"王喜梅建议，她听别人说过冰糖蒸生梨可以止咳。

邵秉芬无力地摇摇头，忽然想到了什么，气喘吁吁地对王喜梅说：

"我……我记得去年盼秋咳嗽的时候，是吃川贝治好的，不知……她还有没有，你去问问她。要是有，叫她给我一点。"

王喜梅素知川贝是止咳的特效药，哪有不同意的道理，跑再远的路，她也情愿。她打来一面盆温水，拧干毛巾，递给邵秉芬揩面。邵秉芬没有接，她挣扎着坐起来，准备好好地洗把脸。王喜梅怕她受凉，再度引起咳嗽，一把按下邵秉芬，待她将红外线取暖器点燃，屋里的气温回升后，才扶着邵秉芬坐起来，帮她穿上衣服。

侍候邵秉芬洗好脸，吃过早点，王喜梅又把家里打扫一遍，这才出门，去邵盼秋家取药。

吃过早点心以后，邵秉芬感到好些了，这时候，疲倦困乏袭击着她，脑袋晕乎乎的，眼皮又涩又沉。是呵，她已经一夜未眠了，应该趁这不咳的时候抓紧睡一会。她慢慢地合上了眼皮，脸上出现了恬适的神态。

她刚刚领略了一些朦朦胧胧的睡意，就被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了。她以为自己睡得很久了，可是一看表，只不过睡了一刻钟！她感到奇怪，喜梅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呢？

"吱咿"一声，房门被推开了。

邵秉芬举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不是王喜梅回来了，而是过去抛弃她、如今又死皮赖脸地缠着她的许光圻！

"是你！你怎么进来的？"邵秉芬冷冷地问，用警惕的眼光盯着他，象盯着一个闯进屋来的小偷。

"这个……嘛，你不必问，怎么进来的都一样。"许光圻大模大样地走进房间，顺手把门关上，"嘭！"地一声把锁碰上，嬉皮笑脸地说，"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嘛。"

"你鬼鬼祟祟地想干什么？"邵秉芬的目光象锥子一样的锋利，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愤怒，"把门打开！我要你把门

打开！”

许光圻根本不理会她的大喊大叫，这本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一进屋，就感到屋里暖和和的，这时才发现原来屋里生着取暖器，于是他将大衣脱掉，在沙发上坐下，架起二郎腿，摆出一副长谈的架势。

邵秉芬还想冲他喊叫，要他把门打开，可是一张口，一股冷空气刺激着她的气管，奇痒难禁，又爆发了长时间的咳嗽。

许光圻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慢慢地走过去，在邵秉芬床头凳上坐下，望着咳得喘不过气来的邵秉芬，脸上荡漾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待邵秉芬咳嗽止住，他晃了一下脑袋，叹息一声说：

“过去是我不对，现在你这样固执，就是你的不对了。为了儿子，也为了孙子，你应该原谅我的过去呀！我们一家应该团圆了，你孤独凄苦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享受几年天伦之乐了。”

儿子，孙子，这对邵秉芬来说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但是要她同这个狠毒的家伙堕欢重拾，破镜再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然而，要她亲口说出“宁愿不要子孙”这样的话，她却又下不了这个狠心。一霎间，她的心象是在冰与火的剧烈交溶中翻腾着、颤抖着。

许光圻见邵秉芬咬住嘴唇不说话，就看出已撩动起她想与儿孙团聚的欲望，便又趁机向她提出了条件：

“妈妈想儿子，儿子想妈妈，这是人之天性，我应当成全你们。只要你肯将你最近负责设计的核舰艇的技术情况略

微告知我一二，你们母子立即就可以团圆。”

许光圻上两次也向她提出过这样的交换条件，只是编了一套谎言，尽量讲得婉转一些，今天讲得就十分露骨了。如果说邵秉芬过去对于自己身边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针对她的谲波诡云浑然无觉的话，那么现在她终于看清了一张反革命的嘴脸、一双罪恶的魔爪。这双沾满鲜血的魔爪正企图把她拉向罪恶的深渊。一霎间，邵秉芬感到浑身的血液似乎全部涌向了大脑，心中的怒火也熊熊地燃烧起来，但是她没有把火气往上提，而用坚强的理智把它们压抑在心里。因为她已经看出许光圻眼露凶光，估计到他今天来找她可能想孤注一掷。如果她痛斥他、揭露出他的反革命嘴脸，他必然会对她行凶灭口，自己牺牲倒是小事，让这个老反革命分子逃之夭夭，那是天地都不能容忍的！但是无论如何她必须对他发出严正的警告，让他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她义正词严地说道：

“你想要我出卖祖国的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吗？那是忘想！我不会让一点罪恶玷污我的生命，我永远是个清清白白的人。”

许光圻沉下面孔，瞳孔里似乎有烟雾翻滚，变化莫测。他怪模怪样地看了邵秉芬一眼，慢慢地站起身来，忽又变得温和起来，微笑着坐下。但从他微微颤栗的嘴唇，可以看出他的急躁和不安。

这时候，邵秉芬发现许光圻死死地盯住自己，这是她曾经见到过的一双贪婪的眼光。她立刻警惕起来，她想离开床铺，可是伸手在身上一摸，糟糕！由于屋里有取暖器，温度

较高，因此，刚才睡觉时，她脱去了衣服，上身只穿了件短袖棉毛衫，下身穿的是三角裤叉，起不了床。许光圻看出了邵秉芬内心的慌乱，很是得意，他十分清楚，邵秉芬外柔内刚，企图用压力使她屈服，那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这个人最要面子，只有占有她的肉体，才能压倒她，使之成为手中的玩物，为自己服务！

许光圻在做着行动的准备。

邵秉芬一面作着抵御和反抗的思想准备，一面在心里叫苦不迭，喜梅为什么还不回来？

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

突然，邵秉芬感到气管里一阵发痒，她屏住气息，强忍着，但没有用，猛地咳嗽起来。这一次咳得更厉害了，以致头晕目眩，涕泪俱下。邵秉芬一边猛咳，一边侧转身子，向床边的痰盂里吐痰。

机会终于来了！

许光圻趁邵秉芬背对着他的时候，闪电般地脱去外套，脱去了内衣、绒线裤，最后把短裤也扒了下来，顷刻间，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地跳到了床上，钻进了邵秉芬的被里去了。

邵秉芬不禁骇然！由于意外的惊吓，咳嗽声嘎然而止。与此同时，她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再也顾不上短衣短裤的羞涩，把被子一掀，就要下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许光圻的胳臂象一条枯藤似地把她的上身勒得紧紧的。她挣扎了几下，非但未能挣脱那枯藤的紧勒，反而被许光圻把她扳了个仰面朝天，那恶魔整个人压在她身上，胡须戳到了她脸上，一股烟臭直冲她的鼻孔。

邵秉芬猛烈地挣扎了一阵，体力已经耗去大半，加上许光圻的一只胳膀勾住她后脖颈，勒得她喘不过气来，身体突然软了下来。但是她的心并没有死，更不会屈服，怒火在她眼里也在她心里越烧越旺，心想，只要她还有一口气，这个魔鬼就休想得逞。

许光圻感到身下的邵秉芬的身体已经瘫软，已经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便腾出一只手来去拉扯邵秉芬的裤叉。

邵秉芬急了，同时也意识到反抗的机会来了，于是这个一向文弱的女科学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巨大的力量，两只脚和一双手配合得十分默契，同时向许光圻袭去，竟然把许光圻推下了床，轰隆一声，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邵秉芬实在太天真了，她以为这样一来，许光圻会收敛邪念，不敢再对她怎么了。她一面用被头紧裹着身子，一面气喘吁吁地对许光圻怒吼道：

"今……天是八十年代，不是……四十年代，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许光圻没有想到邵秉芬这样难以征服，更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强有力的反抗，但既然到了这一步，他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他从地上爬了起来，再也顾不上伪装了，顷刻间，凶相毕露。他首先伸手用力一掀，把邵秉芬身上的被褥掀到地上，然后象只饿狼扑羊似的，扑在邵秉芬身上。

"来——人——啊——"邵秉芬看出许光圻今天不可能放过她，趁对方还没有象方才那样勒她的脖颈，就倾其全部气力喊叫起来。

"你再叫，我就勒死你！"许光圻用自己的身子压住邵

秉芬的身子，两只手卡住了她的脖颈，威胁道。

"来人……"

"我叫你喊……我叫你喊……"许光圻见邵秉芬还要咋呼，两只手猛地一使劲，咬牙切齿地说。

邵秉芬还没喊出声来，喉咙已经让许光圻死死地卡住了，顿时感到胸塞气闷，呼吸艰难，眼睛直眨……

今天上午，邵盼秋刚好完成一幅油画，正想出去走走，王喜梅来了。听说姑妈病倒了，她便带着吃剩的川贝，同王喜梅一起赶到姑妈家里。

她们一踏进会客室，王喜梅首先听到楼上邵秉芬的房间里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响动，她凝神聆听片刻，立即分辩出邵秉芬房间里地板在颤动，她以为秉芬的体温骤然升高，身体在床上翻来转去，引起了地板的颤动。于是，她跨大步匆匆向楼上跑去。

邵盼秋见王喜梅着急起来，加快脚步，她也紧跟在身后，向楼上奔去。

两人刚奔到楼上，便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邵秉芬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快来……人啊……救……救命……啊……"

王喜梅喊了一声"糟糕"，连忙奔过去用力推邵秉芬的房门。门被锁上了，推不开。她马上掏出自己身上备有的这个房间的钥匙，插进锁孔，幸而许光圻一时疏忽忘了将插销推上，门被打开了。

王喜梅顾不上拔出钥匙就朝房间里面奔，邵盼秋紧随在她身后。当她们俩的眼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床上的时候，出现在她们眼前的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许光圻，象只恶虎似地

扑在邵秉芬身上，死死地捏住她喉咙，邵秉芬两眼发直、口吐白沫……

王喜梅和邵盼秋毫无思想准备，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又羞又怕，吓得往后直退。许光圻也大吃一惊，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王喜梅和邵盼秋的羞涩与害怕，使许光圻又有了勇气。这个恬不知耻的家伙，产生了破釜沉舟的念头，决定先结果邵秉芬，再对付王喜梅和邵盼秋。只见他把全身的气力都用到两只手上，死死地卡邵秉芬的气管

王喜梅浑身抖擞着，不知所措。

邵盼秋见姑妈两眼发直、口吐白沫，心中的怒火不觉油然而起，她顾不得怕羞了，眼光急速地转动起来，想找一件东西狠狠地揍一下这个家伙，把姑妈救下来，然后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她那急速转动的目光正好同许光圻侧视她们的眼光不期而遇，邵盼秋内心不禁一怔——啊！这不是许光圻吗？她迟疑了，有些动摇。可是当她发现许光圻双手在加紧用力，必欲置她姑妈于死地时，她再也不能容忍了，怒火再一次蹿上来，时间不允许她再找东西，为救姑妈生命，她不顾一切，直朝一丝不挂的许光圻扑了过去，打算将许光圻从姑妈身上推开。

其实，许光圻早有提防，待邵盼秋奔近，他突然起脚，向邵盼秋胸口踢去，邵盼秋猝不及防，被他踢翻在地。

邵盼秋怒不可遏，当她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忽然瞥见茶几上有一只细瓷花瓶，一时怒极，她拿起花瓶，就朝许光圻的右脑门掷去，正巧击中了许光圻的太阳穴，立时七孔流血，倒地而死……

十九、奚鸿宾碰到了难题

许光圻被花瓶击碎脑壳、倒地而死半小时以后，一辆小轿车急速地向邵秉芬家驶去。

轿车从繁华的长寿路拐进幽静的甜爱路的时候，肖景禧突然蹿到马路当中，在距离轿车几公尺的地方，举起右手，示意轿车停下。司机是认识肖景禧的，连忙紧急刹车，车子还是带着惯性，向肖景禧冲过来。肖景禧身子一闪，跳到了人行道上。

轿车缓缓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奚鸿宾同他妈妈一起下了车。

肖景禧迎上去，把许光圻死亡的经过，以及现场勘察的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的汇报。刚才在电话里只是大概地讲了讲。

奚鸿宾一直把许光圻当做寻找柯纯湘的一条重要线索，现在突然死亡，势必会对寻找柯纯湘带来了一定困难。刚才在电话里，他听说是邵盼秋打死了许光圻，猛然间还以为邵盼秋受了柯纯湘的指使，在杀人灭口呢。现在听了肖景禧的详细报告，刚才的想法动摇了。他对肖景禧今天的外线工作很不满意，火冒冒地说：

“你们今天怎么搞的！许光圻进屋一个多小时，你们在外面怎么就一点也没发现问题呢？”

肖景禧自然要为自己辩解了。不过，不是用顶撞的方式，而是用解释的方式。今天许光圻的外线工作，由肖景禧负责。许光圻早上一出门，肖景禧就同另外两位侦察员把他监视上了。他们从来没有同许光圻打过照面，监视的时候得保持一定的距离，还要做得很隐蔽，才不致引起这个老牌军统特务的警觉。许光圻轻而易举的打开了小铁门，闯进了邵秉芬家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使用万能钥匙，因而感到十分奇怪，怀疑王喜梅同许光圻有约在先，故意没有锁门，让他进去秘密碰头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邵秉芬病休在家，见许光圻进去很长时间不出来，几位侦察员产生了同一个想法：许光圻两次找邵秉芬，一次是在邵秉芬上班的途中，一次是在邵秉芬的休息天，一般说来，许光圻这个时候是不会往她家里跑的；如果属于碰碰运气，那么邵秉芬不在家，他应当马上退出，可见他不是来找邵秉芬的。他们心里相当高兴，觉得王喜梅的伪装被进一步剥去了。即使王喜梅不是隐姓改名的柯纯湘，不是柯纯湘的爪牙，那也是许光圻一伙的了。

肖景禧他们的看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老道也有失算的时候，虚构的欢乐马上就消失了，这位一向对什么都抱无所谓态度的“乐天派”大为震惊，这才意识到他们的分析判断完全错了。不过在震惊、懊丧之后，他们又见王喜梅和邵盼秋一起进去，新的判断又立刻兜上心头：王喜梅是个极谨慎、极仔细的人，她出门绝对不会忘记锁门的，现在又领着邵盼秋来了，行色匆匆，会不会是在穿针引线，让邵

盼秋同许光圻会面、密谈？否则，事情不会这样巧，许光圻也不会进去这么长时间不出来。

不料，正当他们静观事态发展的时候，许光圻已经被击死，王喜梅惊慌万状地跑出来，给派出所报案了……

“情况如此复杂多变，你们为什么也不汇报一下？”奚鸿宾当上副局长都快两年了，还是象过去当侦察组长时一样，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尤其在肖景禧面前，更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这样严肃责问还是头一次。

“正因为情况复杂多变，一时很难识透此中的玄虚奥妙。即使我汇报了，你也是要我进一步观察，也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结局。”肖景禧振振有词地说。

“一发现许光圻闯进邵秉芬家里，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设计院，问一问邵秉芬是在家里，还是在院里？”奚鸿宾不放过他，不能原谅他的疏忽和过失。

尽管肖景禧是个出名的“诡辩家”，这一次不得不“吃瘪”了，一个劲地抓脑袋。

奚鸿宾还要说什么，金玉骅制止了他：

“景禧有什么疏忽的地方，回到局里再总结也不迟嘛，快去看现场吧！”

奚鸿宾对司机嘱咐了几句，就和妈妈一起向邵秉芬家步行而去。

这时，邵秉芬和邵盼秋正在王喜梅屋里，邵秉芬的房间作为第一现场，已由几位侦察人员保护起来了。奚鸿宾和金玉骅进去的时候，只见许光圻赤身裸体扑在床前地板上，头颅四周汪着一滩鲜血，右边太阳穴处鼓起很大一个疱，显然

是花瓶击中的部位。细瓷花瓶落地后摔得粉碎，一片片地，溅满一地。被子落在地板上，床上的垫被皱成一团，枕头一角似乎有泡沫液体——显然是邵秉芬嘴里吐出的白沫。现场保护完好。

金玉骅要肖景禧通知刑侦队前来进一步勘察现场，拍照存档。然后悄悄地对儿子说：

“看看邵秉芬姑妈去。”

母子俩来到了王喜梅房间。邵盼秋首先闯入了奚鸿宾的眼帘，她软弱无力地歪在一只旧的宽大的沙发里，一向舒展熨贴金黄闪亮的翻翘式中波浪头发，变成了又蓬又乱的狮子头；好看的瓜子脸不再是鲜艳如花了，泛出一种惧怕与悲惨的苍白；樱桃小嘴不再象雕刻出来的那样好看了，被一阵阵颤栗扭歪了，嘴唇白中透紫；整个模样，如同一个静止的木雕人，既麻木又呆滞。在她原来很富有表情的脸上，唯一表现出有点活气的是那双会眨动着眼皮的眼睛，但也不再是光采照人，眼球凝滞不动，直楞楞地看着进屋来的奚鸿宾，象看一个陌生人似的毫无表情。

奚鸿宾内心的感情骚动了一下，是同情？还是痛恨？抑或是嘲弄？他不明白，或者说不很明白。他知道如果再看她一秒钟，说不定会在她这副可怜相面前失去理智。他连忙把眼光离开了她，转向邵秉芬。

邵秉芬躺在王喜梅床上，由于同许光圻这个魔鬼进行了长时间的生死搏斗，体力已经耗尽，呼吸急迫，气息奄奄。她一见金玉骅母子，羞恨交加，酸楚难禁，不觉泪如泉涌。

“秉芬姐，是我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受

惊了。”金玉骅紧紧地拉住邵秉芬的冰冷发抖的手，负疚甚重地说。

这一说，邵秉芬再也抑制不住地呜咽起来，泪水从她深陷的眼眶里流了出来，珠子似的一颗接着一颗往外流淌。

奚鸿宾一向十分尊敬邵秉芬姑妈，邵秉芬也一向对他有着亲子之情。此刻，他见老姑妈受到如此侮辱，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弯着腰，用自己的手绢，帮老姑妈揩着泪水。

邵秉芬抓住鸿宾的手，呜咽道：

“我……我这条老命，是盼秋搭……救的啊。许光圻这个老贼，是个恶魔，是个凶残的野兽，他纵有千死万死，也死有余辜啊！你们千……千万不能责怪盼秋啊……她……她是无……无辜的……”

奚鸿宾没有作声。当着邵盼秋的面，他能说什么呢？既不便说是，又不便说非，最好的办法是沉默。眼下他的思想象一堆乱麻，一时还未能理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本以为邵盼秋打死许光圻，是奉了柯纯湘的旨意，杀人灭口。此刻看了现场，听了邵秉芬的叙述，他有些改变了看法，觉得邵盼秋的行动，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即使她当真是柯纯湘的党羽，即使那封信果真是她写的，为救邵秉芬姑妈，她也会致许光圻于死地的，似乎不存在杀人灭口的问题。

但是我们年轻的公安局长，此刻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从一方面来说，由于许光圻的死，不能不对此案的侦破工作产生影响，至少会延缓工作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够消除对邵盼秋的怀疑，他还是高兴的，否则邵盼秋将罪加一等。

这时，邵秉芬抓住奚鸿宾的手，摇着：

"鸿宾，我说的都是真情，如果盼秋不采取应急措施，如果再迟缓一分一秒，我就让那恶鬼卡死了，他又会反过来对付盼秋和喜梅，她们俩也许会同我一样死于他手的……"

对于邵秉芬姑妈所说的情况，奚鸿宾是相信的。但是以珠姨名义写给许光圻的那封信，经过技术鉴定，结论已经出来了，肯定是出自邵盼秋的手。也就是说，邵盼秋是柯纯湘的同伙，已不容置疑了。奚鸿宾对于邵盼秋，除了在内心还有一丝惋惜之情外，主要的是厌恶与憎恨。在这样感情的支配下，要他就这件事表明态度，对她说几句安慰话，他实在不情愿。

局面有点僵。

金玉骅是摸准了儿子的脉窝的，觉得应该由自己出场来缓和一下颇为尴尬的僵局。她站起身来，走到邵盼秋身边，用手摇动邵盼秋的柔肩，象要把她从恶梦中摇醒似地说：

"盼秋，不要害怕，这件事也许不该怪你，也许你干得很对。不过，一切结论应当在调查以后，而不能在调查之前，这你是知道的。"

邵盼秋从楞怔中清醒过来了，她是被刚才的场面吓傻了。她抓住了金玉骅的手，似乎想借用她的力量和勇气站起来，但她的确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起了半个身子，腿一软，又跌了下去。她跌痛了，也跌醒了，只见一阵颤栗从她唇边掠过之后，她用金玉骅的手捂住自己的脸，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泪腺相当发达，泪水很多，放肆地流淌着，大串大串的眼泪从金玉骅的手指缝里流了出来，"嗒嗒"有声地落

在打蜡地板上。

奚鸿宾看了一眼哭成泪人似的邵盼秋，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是害怕？还是后悔？抑或是想用眼泪博得他们母子的同情？忽然他想起，前不久在自己家里，当他说到她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时，她也象现在这样大哭了一场，一面哭，一面悄悄地朝他瞟着，他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里很纳闷，邵盼秋过去是个单纯、温柔与娴静的姑娘，何时开始变得这样有心计了呢？正是从那时开始，他渐渐感到邵盼秋已不再是留在他心里的那个盼秋了，变得复杂和不可理解了。因此，此刻见她又这样装模作样地恸哭不止，非但没有勾起他丝毫的同情心，反而在心里腾起了一种憎恶的感情。

也许大哭一场能调节大脑的功能吧！不然，为什么邵盼秋在恸哭之后，很快就从神情麻木状态变得十分清醒，又恢复了平日恬静的神态呢？这时，她用雪白的丝绢拭去了两颊的泪痕，带着湿润的眼光看定奚鸿宾，声音熨贴地说：

"你是知道的，过去我看到一条水蛇都会立即生起一身的鸡皮疙瘩；看到血，人就会晕过去的。今天要不是看到姑妈的生命危在眉睫，我哪里下得了这样的手啊！"

奚鸿宾话里有骸地反问了一句：

"怎么，你后悔啦？"

邵盼秋听出了他的话里有话，被问得心慌意乱，不知如何答对，只是拉扯着手绢的一角，嗫嚅地说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话：

"想想总归有点后怕，毕竟是一条人命呀，可是……"

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邵秉芬，然后把眼光移向奚鸿宾宽阔的大脸盘上，没有继续往下说，在“只是”两个字后面留下了一串省略号。

这时候，肖景禧把奚鸿宾叫出去了。

奚鸿宾从王喜梅的房间里出来，看到刑侦队的同志已经来了，正在邵秉芬房间里忙碌着，有的在用皮尺测量，有的在检查许光圻的衣裳，有的在拍照片。奚鸿宾以为是刑侦队的同志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可是肖景禧并不领他去邵秉芬的房间，而是只顾往楼下走去。奚鸿宾不知肖景禧找他干什么，要把他领到什么地方去，又不便发问，只好跟着他下了楼。

肖景禧在小花园的一角站住，等着他。

“什么事呀？”奚鸿宾走近，轻轻地问。

肖景禧从裤袋里拿出一把万能钥匙，掐在手心里，伸到奚鸿宾面前：

“这是刑侦队的同志从许光圻衣裳里搜出来的，我试了试，他也许就是用这把钥匙开铁门的。”

奚鸿宾知道肖景禧用“也许”这个字眼的用意，是的，在那个谜底没有揭开之前，奚鸿宾不能排除对王喜梅的怀疑，这一点同肖景禧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虽然发现了万能钥匙，似乎可以放弃这种怀疑了。不过，他还是向肖景禧叮嘱道：

“请刑侦队的同志验证一下，铁门的锁孔里有没有万能钥匙留下的痕迹？”

“好的。”肖景禧答应。

“还有什么事？”奚鸿宾见肖景禧没有马上走，脸上出现欲言又止的神态，便声音很轻、很和蔼地问。

肖景禧的声音比奚鸿宾的声音更轻，轻得象从耳朵旁飞过去的一只蚊虫：

“你不是打算找她谈谈吗？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奚鸿宾想找邵盼秋谈话，向她交待政策，迫使她主动坦白交待，这个打算曾经告诉过肖景禧，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当然知道，肖景禧现在所说的“她”，指的是邵盼秋。但是，奚鸿宾不明白肖景禧的意思，为什么现在是难得的好机会。他愣愣地看着肖景禧，一副懵然莫解的样子。

肖景禧向他靠拢些，献计道：

“以这桩刑事案为借口，把她拘留起来，既不会引起珠姨的警觉，我们也有了充分的时间，促使她彻底坦白交待。”

奚鸿宾表面上毫未动容，但他内心却矛盾起来了。他承认肖景禧说的有道理，可以说是个聪明的主意。他也估计到将来的结局，邵盼秋迟早是要进公安局的，她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国家的法律是不会饶恕的。这一点，奚鸿宾对她已经不再姑息和同情了。使他下不了决心的是，许光圻之死，邵盼秋并没有过错，更无罪可说，如果换上别人，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呢。以此为借口把她拘留起来，岂不混淆了是非，党的政策和公安机关的威信，岂不要受到损害？

肖景禧破案心切，急于要找到柯纯湘，见鸿宾犹豫不决，在一边催促说：

“趁现在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把她拘留起来，合情合理，时间一长再拘留她，就会留下口舌了。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下决心吧！”

奚鸿宾听了这话，微微皱起眉头。

肖景禧急了，把鸭舌帽沿往下一拉，说：

“我不是在给你出难题，我也是在为她着想，希望促使她早一点坦白交待，受到宽大处理。”

奚鸿宾毕竟不那么老练，被肖景禧一个劲地唠叨，弄得心烦意乱，头一晃，不耐烦地说：

“回去再说！”

肖景禧吃了拗口风，作声不得。

奚鸿宾不愿再见到邵盼秋，决定不上楼了，他吩咐肖景禧去叫他妈妈，便转身离开了邵秉芬的家。

不一会，肖景禧和金玉骅也从邵秉芬家出来，同奚鸿宾一起乘车回到局里。

邓晓岚已在局长办公室等候多时了。见奚鸿宾他们回来了，连忙站起来，迎上前去，从她脸上反映出来的感情看，分明她已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

“珠姨真神得很！贾椿芳前天才把‘礼物’交给常竹君，今天珠姨就给常竹君去信，命令她明天带上礼物在卧牛山接头。”一向寡言少语的邓晓岚，今天一反往常，两片薄嘴唇象机关枪似地噼哩啪啦响开了。她挥着手中的影印件，接着，神色诡谲地说道：

“珠姨写给常竹君信上的笔迹好生眼熟，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啊！同邵盼秋的笔迹多么相似呀！我立即把它送到了技术科，经过鉴定，肯定是邵盼秋的笔迹！”

金玉骅“哦”了一声，接过影印件，坐到沙发上，戴上

老花眼镜，看了起来。从她脸上的表情，说明她也确认不疑了。她看了一会之后，摘下眼镜，深思地说：

“前一封信我也作过仔细地推敲，真没有想到啊……”

肖景禧粗喉咙高嗓门地说：

“这我就有点弄不明白啦！常竹君是柯纯湘的老关系，柯纯湘可以直接指挥常竹君，何必隔靴搔痒，拐一个弯子让邵盼秋来指挥常竹君呢？再说，常竹君同邵盼秋，本是婆媳俩，关起门来一家人，在家里碰头，天不知地不觉，人不知鬼不晓，何必还要冒险往常竹君单位写信呢？我觉得事情不合情理，情况有点反常——鸿宾，你说呢？”

奚鸿宾没有想到案情会是这样发展，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使他那一向思维敏捷的大脑一时竟得不出明晰的判断。他点燃一支烟，竟忘了吸，拧眉沉思起来。

金玉骅代替儿子回答：

“从我们已经查获到的情况来看，柯纯湘诡计多端，惯用金蝉脱壳和移花接木的伎俩，她逃出以后，藏身更为艰难，不得不处处格外小心谨慎，为了不暴露自己，便要邵盼秋冒用了她的名义。柯纯湘是个极精明的人，她当然知道邵盼秋同常竹君是婆媳关系，但她故意不予说穿，只交待邵盼秋向外语学院写信，始终不说明金雀便是常竹君。所以，不仅邵盼秋蒙在鼓里，连常竹君也蒙在鼓里。”

肖景禧看定金玉骅，当即反驳道：

“你这番分析，还是没有能够把我说服。按你的说法，柯纯湘已吓破了胆，简直变成了胆小鬼，连给老关系写信都不敢了，那么，她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展了邵盼秋

呢？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特务要发展一个人，比之写一封信，其冒险的程度，恐怕要大千百倍吧？这问题怎么解释呢？”

尽管金玉骅经验丰富，亲手经办过的案子数以百计，遇到过种种奇奇怪怪和形形色色的案情，可是，从来没有象这个案子这样棘手，令人费解。她被肖景禧问住了，一时无言答对。

热烈的谈话，第一次出现了冷场。

于是，大家都把眼光投向始终一言未发的奚鸿宾身上。

这时，年轻的副局长已在屋里踱开了方步。不，不是方步，而是碎步，在屋里急速地走来走去，此刻他的思绪象长上了翅膀，腾空而起，一会儿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会儿又落在眼下等待他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拿出果断决策的问题上。刚才，当他听说珠姨写给常竹君的信的笔迹同邵盼秋的笔迹相似的时候，他明亮的双眼突然睁大，脑子里立即掠过这样的想法：柯纯湘同常竹君采用的这种联络方法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会不会是柯纯湘同邵盼秋的字体正好十分相似？可是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只是一现即逝。因为他同邵盼秋的感情纠葛，公安局几乎人人皆知，技术科的同志在鉴定邵盼秋笔迹时，一定会格外郑重，绝不会出差错的。他暗暗警告自己，绝不应该怀疑技术科的同志。几乎与此同时，他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些事情，记得当初他决定同邵盼秋结婚的时候，当时公安局的党组织告诉他，邵盼秋并非邵兆基的亲生女儿，而是临江解放那一年从门口拾得的一个婴儿，其生身父母到底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在外查材料中，有人证实，解放前夕柯纯湘已怀有身孕，只是没

法查清楚孩子分娩了没有。而他自己，曾亲眼看到过邵盼秋的胸脯上有着和柯纯湘胸脯上一样的五颗黑痣，难道她会是柯纯湘的女儿吗？尽管这个问题他无法想到尽头，有些问题，比如他们母女何时相认的，现在柯纯湘藏身何处，等等，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导致他的分析和估计缺乏足够的依据。然而，这个想法却象粘在他的脑子里，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摔脱。因此，他的整个神情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深沉。

肖景禧是个思想活跃，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他打破沉默说：

"鸿宾，我还是坚持我的主张，是红瓤还是白瓤，只有剖开西瓜，才能见分晓。只要把邵盼秋拘留起来，一审，什么都明白了。"

金玉骅并不知道景禧和鸿宾他们俩为这事有过小小的分歧，听了肖景禧的话，略作沉思，说：

"景禧的意见可以考虑，这倒是个机会。"

奚鸿宾似乎也动心了，但忽又改变了主意：

"珠姨不是约常竹君明天在卧牛山接头吗？过了明天再说吧！免得打草惊蛇。"

金玉骅摇动手中的影印件：

"信中规定常竹君明天必须手里拿三炷香作为接头的暗号，一语道破天机，说明柯纯湘本人并不一定露面。"

一直没有说话的邓晓岚，这时附和了一句：

"是啊，柯纯湘同常竹君是老相识、老熟人了，何必多此一举，还规定接头暗号？她自己肯定不会出面。"

奚鸿宾又一次感到为难了。不过，他的思想比任何时候

格外清醒。说句公道话，他对邵盼秋不再有任何怜惜之情了。他所考虑的，或者说他所担心的是，万一自己的估计发生差错，邵盼秋并不是柯纯湘的女儿，就象常竹君一样，柯纯湘同她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过早地把她拘留起来，弊多而利少，好比把一条逐渐清晰的线条让自己给涂抹糊涂了；再说，明天婆媳俩在卧牛山接头，必有一场好戏，说不定在这场戏剧性的接头中，可以看出端倪呢！

奚鸿宾想到这里，脸上出现了坚定的神色，他慢慢地回过身来，走到众人面前，坚决地说道：

“就这样定啦！明天卧牛山的外线工作必须加强，由景禧统一指挥，我和妈妈坐镇局里策应。邵盼秋要不要拘留，过了明天再说。”

二十、婆媳俩各怀鬼胎

常竹君感到十分奇怪，难道柯纯湘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不成，否则，贾椿芳刚将台湾带来的“礼物”交到她手里，柯纯湘怎么就知道了呢?并且立即来信,命令她今天带着“礼物”前去卧牛山与她碰头!

尤其叫常竹君想不通的是，她同柯纯湘早在四十年代中期就有往来，解放后又多次见面，就象俗话说的那样，烧成灰都能认识，为什么还要规定她手里拿三炷香作为接头的暗号呢？莫非她并不亲自来吗？转而一想，也不对，她如果不亲自前来接头，完全可以指定她把“礼物”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她派人拿去就行了，何必这样郑重而又郑重呢？

常竹君经过反复琢磨和推敲，觉得今天柯纯湘亲自前来接取“礼物”的可能性极大。至于为什么要她手里拿三炷香，也许柯纯湘同她会面的时间十分短促，她手里拿三炷香，目标易于捕捉吧？

这个想法一旦在她心里形成，并且不再动摇之后，常竹君变得更加忧郁了。自从接到柯纯湘这封信，更确切地说，接到柯纯湘这个命令以后，常竹君一直心惊肉跳，一种摆脱不开的恐怖感，使她寝食不安，就象有一团浓重的乌云笼罩

着和压抑着她，使得她的心濒于窒息。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同柯纯湘这样狡猾的残忍的女人会面，绝不会沾上好兆头，凶多吉少自不必说，甚至还会招来灭顶大祸。

昨天夜里，常竹君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不能成眠，同一个声音反复地敲击着她："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声音越来越强烈，几乎把她的灵魂都要敲碎。夜里，她也曾经想到过赶快向公安部门自首，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但转而一想，尽管主动交待，可以带罪立功，将功补过，争取宽大处理，可是她这个家庭就完了。老伴同她反目自不必说，儿子儿媳也势必会唾弃她和离开她，逃脱不掉身败名裂和夫离子散的可怕的下场。想到这一层，矛盾和痛苦，象无数的蛀虫蠹蚀她的心灵，好不容易从心里树立起来的决心，象大海里的礁石刚一露头又被凶恶的浪涛吞没了。于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又来到她心头，心想，自己年事已高，这几年心脏病又频发，离生命的终点不会太远了，这次若能渡过险滩，要不了多久，她的罪过将会同她的生命一起在这个世界消失殆尽，她的老伴和儿孙们，也就不会因她而蒙受耻辱了。

早晨起来，老伴冯德山去公园散步未归，常竹君没精打采地漱洗，吃早点，打发阿姨把孙子送到幼儿园去，然后挑选了一套不惹人注目的旧衣裳穿上，就准备出门了。可是一旦想到一小时以后将要同柯纯湘会面，她立即又禁不住心惊肉跳起来，脑袋里那些摆脱不开的恐怖感、不祥的预兆和一夜的忧愁所造成的麻木和僵滞的感觉搅成一团，使她浑浑沌沌的。

忽然，胸口一阵隐隐的疼痛向她猛袭过来。经验在向她

暗示，这是心脏病发作的预兆，而麝香保心丸和苏合香丸这类急救药品就在她身边，但她今天故意同自己作对，不去服用它们。她但愿自己早点死掉，最好立即就死，免得看到自己可耻的下场；也免得看到自己的亲人们因她而蒙受耻辱。于是，她根本不去理睬胸口渐趋加剧的隐痛，将那只封了口的形如琴盒小箱子装进拎包里，脚步滞重地离开了充满温馨的家。

其时已是深冬天气。被呼呼的西北风吹落的梧桐树叶子，洒满了地，在马路上打着卷儿，踩上去沙沙地响。瓦蓝色，分外深远的天空，飘着几块白帆似的云彩。天晴得很好，太阳也很好，正在驱散着夜里留在人间的寒气。但是常竹君心里却有如乌云密布，感到无边无际的寒冷。虽然从她家到卧牛山游览区，只不过两站半路程，但今天对于常竹君来说却仿佛隔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隔着一个无法翻越的大山。离卧牛山越近，她的心跳得越快，仿佛在卧牛山等待她的不是人，而是一颗行将爆炸的定时炸弹，会把她炸得粉身碎骨似的。

半个小时以后，常竹君终于来到了卧牛山游览区，盲无目的地这里走走，那里跑跑，慌乱的眼光东张西望。因为柯纯湘只规定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在游览区会面，却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显然是柯纯湘的狡猾之处了。尽管离规定会面的时间还有半小时，香还没有买到手，但她不能不提防柯纯湘突然提前同她会面。

今天公安局在卧牛山游览区布下了天罗地网，十几位侦察员组成了外线侦察小组，由肖景禧统一指挥。他同邓晓岚

年纪相当，便装作一对情侣，挽着臂膀，紧相依偎，若即若离地跟在常竹君身后。由于金玉骅同常竹君认识，她同奚鸿宾坐镇公安局，用无线电对讲机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

常竹君先在月牙湖畔蹓跶一阵，那里的游艇全部舶在岸边，不仅湖里没有人划船，岸边的游人也寥寥无几。显然她没有捕捉到柯纯湘的身影，便改道向卧牛山盘山公路走去。路过观音庙时，她回身窥视了一下，慢慢地走了进去。

跟在常竹君身后的肖景禧和邓晓岚，立即奔到一个窗口，两双眼睛闪电般地朝观音庙里探视。庙里烟雾缭绕，香客很多，而且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肖景禧怀疑柯纯湘有可能夹杂在这群年纪相仿的香客中，趁常竹君眼花缭乱之际，来个突然会面。于是，他同邓晓岚作了分工，一个着重观察常竹君的表情变化，一个着重观察常竹君身边的每一个香客。只见常竹君带着恐惧而又盼望的相矛盾的眼光，射向一个个老香客。她似乎失望了，又似乎轻松地吁了口长气。尔后，她买了五炷香，点燃了两炷，插进了香炉里，在观音菩萨面前双膝跪下，两手合在胸前，口中念念有词。由于里面声音嘈杂，加上隔着窗户，肖景禧听不到她在说些什么。大概是在祈祷观世音菩萨保佑她平安无事吧？肖景禧心里嘲弄地想。

见庙内没有常竹君要会面的柯纯湘，为了不让常竹君发觉有人监视，肖景禧决定先走一步，到旁边的亭子里隐蔽一下。他勾住邓晓岚的臂膀，刚要转身，一个俏丽的身影从他视线里一闪而过，如果他转身快那么几秒钟，就与那袅袅婷婷向卧牛山攀登的美人儿撞个满怀了。尽管对方没有看到他，肖景禧还是吓了一跳。

“你发现目标了？”邓晓岚觉察到肖景禧情绪有异，耳语般地问他。

肖景禧不便声张，更觉此处不是久留之地，连忙扯了邓晓岚一下，把她领进亭内，指着向卧牛山登去的那个美妙的背影，说：

“邵盼秋！”

邓晓岚顺着肖景禧所指的方向看去，果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女子步态娴雅、优美地向山峰登去，虽然看不到她的面孔，单就她那潇洒高雅、线条流畅的翻翘式中波浪发型、深咖啡西装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身体各部位的曲线美，就已经给邓晓岚一种美不可言的感觉了。心想，这样一个才貌出众的女子，只可惜走上了邪道。

这时候常竹君已经从观音庙出来了，手里拿着三炷香，从一条小径向顶峰攀登。

“你牢牢地监视常竹君，我去向鸿宾汇报一下情况。”肖景禧用不容置辩的口吻说，把邓晓岚推出亭外，自己匆匆地走掉。

邓晓岚感到诧异，邵盼秋的出现，在昨天案情分析会上已经估计到了，本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有什么好汇报的呢？然而，她毕竟是来公安局协助工作的，在肖景禧这样老侦察员面前，她是个小学徒，自然不便争辩，只好顺从地点点头，去执行监视常竹君的任务了。

肖景禧下了山，来到三岔路口，一辆侦察车便徐徐地朝他驶来。他钻进轿车，拿起了对讲机：

“喂喂，我是05，向02汇报情况。”

“我就是０２，说吧。”对讲机里传来奚鸿宾宏亮镇定的嗓音。

“二号目标已经进入卧牛山，一号目标还没有出现。”肖景禧所说的一号目标指柯纯湘，二号目标则是邵盼秋，常竹君为三号目标。

“当心，二号目标也许是一只试探性汽球，为的是把我们的视线吸引过去，因此，要特别警惕一号目标趁虚而入。”奚鸿宾声音格外沉着和冷静。

“如果一号目标始终不出现，怎么办？”肖景禧问。

“那就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二号目标身上。不过，我估计二号目标和三号目标会面时，案情有可能发生异样的突变，随时向我报告。”奚鸿宾说。

“好的。”肖景禧说完，放下对讲机，钻出汽车，装作闲逛的样子，向山上爬去。

且说常竹君从观音庙里出来后，沿着小径拾级而上，看了一下手表，规定会面的时间已经接近，她的眼光紧张而急速地四处搜寻，一门心思地搜寻柯纯湘的身影，因而无暇顾及四周围是否有监视的目光，也无暇顾及四周围潜伏着的危险。此刻盘踞在她心头的是既怕见到柯纯湘，又急于要见到柯纯湘的自相矛盾的复杂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凡是看到任何一个老妇人，她的心弦就会突然绷紧，紧得快要崩断；仔细一辨认，不是柯纯湘，她那紧绷的心弦就立即松弛下来，同时又滋生起新的焦急与不安。

她怀着这样异常矛盾的心情登上了卧牛山顶峰。上面有不少中外游客，也有一些中学的团员在这里过团日活动。常

竹君忽而被一阵抑扬顿挫的口琴声牵动了好奇心，忽而被一阵手风琴优美神奇的旋律吸引住眼睛，忽而又被姑娘们珠圆玉润的歌喉绊住了双腿。呵，他们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多么热爱生活啊！过去，她不是也象他们一样，曾经也是一个单纯、乐观、生活热爱她、她也热爱生活的热血姑娘吗？所不同的是，她在初次爱上生活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唉，此时此刻去想这些，未免太荒唐了。她收住畅想，举目四顾，整个山巅的开阔地面上，几乎不见一个老妇人模样的人。

其时已是中午十一点钟了。她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因为只要一超过十二点，她便可以平安地踏上归途了。柯纯湘不来接头，是她的事情。然而，她再一想，还有六十分钟，现在就想平安回去，似乎还为时过早。

常竹君在山顶上转游了一会，开始从后山下去。没走几级石阶，偶一抬头，发现右边灌木丛中有个女子的身影闪动了一下，象是在躲避她的视线，匆忙地往树丛里藏。常竹君的心一阵狂跳，以为是柯纯湘。可是她马上又否定了，因为那身影十分灵活、敏捷，似乎是个年轻的女子。她停了下来，转过身，朝灌木丛中观察起来。

"天哪！那不是盼秋吗？"常竹君身子一阵颤抖，几乎站立不稳。

常竹君没有看错，那女子确实是邵盼秋。

邵盼秋看到常竹君时，不，应该说邵盼秋被她婆母看到时，所受到意外的惊吓，比起常竹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竭力想躲避婆母的眼光，无奈这儿的树木虽密，但年幼的水杉

并不十分粗壮，而那些不知名的带刺的小树，叶子都落光了，不足以遮掩她的躯体，到底还是让常竹君看到了。

仓促间，婆媳俩都怔在那里。

常竹君一向疑心媳妇是受了金玉骅的委托，在家里鉴视她的行动，此刻见邵盼秋躲在灌木丛中跟踪她和窥视她，这种怀疑更加证实了，把她最后一点企盼平安的幻想打破了，一种彻底败露的可怕的感觉立刻攫住了她。在这种被恐惧吓得全身颤抖和头昏目眩中，她尽最大的努力才得以保持自己有一点清醒的理智。心想，邵盼秋看出了她今天行动鬼祟，并悄悄地跟随着她来到了这里，不难想象，她一定报告了公安局，此刻公安部门一定在卧牛山布下了天罗地网。她该怎么办?是马上离开这儿，去公安局自首呢? 还是等到柯纯湘与她会面时，两人一起束手就擒?后者当然不可取，至于前一种选择，她一时又鼓不起勇气和决心。

她一时失去了主意，对于邵盼秋的窥视，只好装作没有看到，连忙侧转身子，脚步蹒跚地向山下走去。

其实，邵盼秋并没有一直跟踪常竹君，她压根儿不知道常竹君也在山上。她从灌木丛中的一条小径来到这里，正欲往顶峰攀登时，意外地发现了常竹君。开始，她以为常竹君在家里呆腻了，来这里散散心和消消遣，她们属于巧遇，不以为意。后来，当她发现常竹君看到她时那样张慌失措，尤其是看清楚常竹君手里拿着三炷香的时候，不禁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正是她与“金雀”今天会面的暗号，对于这，她当然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与此同时，邵盼秋马上想起，常竹君正是外语学院退休的老教师，莫非“金雀”正是她的婆母?

当邵盼秋感到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的时候，她睁大的双眼里，盛满了惊讶与恐惧，这惊讶与恐惧强烈地震动着她的心。

也许，邵盼秋压根儿不曾想到"金雀"会是常竹君吧？或许，压根儿不曾料到今天被她召来同她会面的，竟会是她的婆母吧？因而，一时除了惊讶与恐惧外，同常竹君一样，也愣在那里，手足无措。

幸而常竹君主动走开了，如果再看她一分一秒的时间，邵盼秋准会晕过去。

望着远去的、步履蹒跚的常竹君，邵盼秋心里不知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要是她早知道"金雀"便是常竹君，那就不会演出今天这样一出"戏"了；甚至她还想到，如果她在一开始，就知道"金雀"是何许人，那么，她的生活道路，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然而，一种令人震颤的小道是那样人不知鬼不觉地伸到她的脚下，当她发现它的时候，她已在这条充满荆棘和危险的道路上跑得够远的了，好比推着小车上山，欲罢不能，只能进，不能退了。

当然她现在还无后悔之意，不过是遇到婆母而产生的一些感触罢了。

邵盼秋很快从惊讶和恐惧中镇定下来，把升起在她心头的密布的乌云拨开，把脑子里许多杂念一个个排除，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做出了断然决定——立即追上常竹君，同她推开窗子说亮话，免得她疑神疑鬼，招来祸事。

但是怪，眼睛一眨，常竹君不见了。

邵盼秋很着急，她不再躲躲藏藏的了，索性从灌木丛中跨了出来，沿着方才常竹君下山的方向紧追了一段，追到三

岔路口的地方，她停了下来，眺望了一下，犹豫片刻，便侧转身朝左边的柏油路追去。可是，一直追到这条路的尽头，仍不见常竹君的踪影。

邵盼秋奔得很急，气喘吁吁，有些走不动了，索性走进望江亭，坐下来，准备小憩一会。

她看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五十五分，规定会面的时间只剩下五分钟了。这时候，邵盼秋反而不急了，甚至突然改变了主意。心想，何必在这惹人注目的地方同她谈呢，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再同她把事情真相挑明，岂不更加安全吗？

其实，在这一会儿工夫里，常竹君又能跑多远呢？只因为常竹君看到邵盼秋之后，疑心陡起，似乎石洞里和灌木丛中，到处都有监视她的警惕的眼睛，为了不在这种危险的地方同柯纯湘会面，她放弃正道不走，专拣荆棘丛生的小径下山，所以，邵盼秋未能追上她。

常竹君到了卧牛山脚下，电线杆上的喇叭里正好响起“嘟、嘟、嘟——”的声音，她手腕上手表的秒针也正好指向十二点。心想，柯纯湘这个狡猾的女人，一定是见势不妙，早已逃之夭夭了。

“哼！她托死孩子上树，跌给她瞧！”常竹君气恼地说，她恨死了柯纯湘。

她脚步沉重地向闹市区走去。

一路上，儿媳邵盼秋躲在灌木丛中窥视她的情景，老是粘在她的眼皮上，怎样也摔不掉，推不开。她的心完全碎了，她的幻想也完全打破了，似乎已经看到自己不久将来的结局

了。说来也怪，她这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她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去自首，就是等待公安人员上门拘捕！自己到底怎么办？是主动自首，坦白交待，求得宽大处理？还是再挺一挺，等待事态的发展，结果从严惩处？这两个念头，象走马灯似地在常竹君脑子里旋转，她想不出还有什么第三种办法；她已不再有任何企望平安的侥幸心理。

她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公安局门口。在公安局对面那块停放自行车的广场上走来走去，徘徊了好一阵，终于把心一横，朝戒备森严的公安局走去……

二十一、移花接木

邵盼秋在望江亭里旋转着美妙的身子，翘首四顾，却怎样也寻不到常竹君的影子。她几乎没有一点迟疑，连忙奔下山来，举目张望，还是不见婆母的踪影。

她失望了。

但她的心灵并没有受到失望的煎熬。相反地，她脸上漾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狡黠的笑容。

邵盼秋十分清楚，常竹君满以为今天柯纯湘会亲自前来同她会面，因而她的眼光在到处搜索柯纯湘，她邵盼秋的出现，常竹君只会怀疑她是公安局的耳目，绝对想不到，约她前来会面的，根本不是什么柯纯湘，而是她媳妇邵盼秋啊！同时她也知道，奚鸿宾他们也早已经兴师动众，侦察员的目光正聚集在老妇人当中寻找"珠姨"，压根儿想不到，现实生活中的"珠姨"，就是她邵盼秋，历史上那"珠姨"，早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恐怕谁都不会想到，这出戏完全是她邵盼秋一手泡制而成的吧？她既是这出戏的编导，又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她为自己杰出的编导和天才的表演，或者说为自己巧妙的移花接木的本领，感到满心的喜悦。

邵盼秋装模作样地在卧牛山下踯躅了一会，怀着异样的难以平静的心情，踏上了归途。

一个人在惆怅愁闷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早已消逝的往事；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当一个人的好奇心达到十分满足的境界的时候，那些深藏在心底的岁月，那些值得玩味的事情，也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显现出来。

一路上，邵盼秋心如潮涌，思绪翻飞，回忆的闸门悠悠地启开了。她想得很多，很乱。她想起了十年动乱时期的那些腥风血雨，想起了在插队落户时对奚鸿宾萌生的爱情，想起公公冯德山长期来对她亲子一般的慈爱，想起了长期来同常竹君相敬如宾的婆媳关系，当然，想得更多的是她怎么会变成“珠姨”的前前后后……

她怎么会变成“珠姨”的呢？

事情还得追溯到一九六九年年底。

那时候，邵盼秋还在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同现在的公安局副局长奚鸿宾分配在一个生产队，两人一起开伙。在很大程度上，邵盼秋是依赖于奚鸿宾的。这年冬天，奚鸿宾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保送回临江读大学。当时，邵盼秋的父母、著名画家邵兆基夫妇蒙难不久，奚鸿宾这一走，邵盼秋更觉孤独无靠，象失去了主心骨一样凄苦与愁闷。

奚鸿宾离开农村的时候，给邵盼秋留下了百来斤山芋干，作为度冬的口粮。不料奚鸿宾走后的第四天晚上，作为一个冬季口粮的百来斤山芋干，让邻县的几个知青抢走了，差一点还身遭其害。邵盼秋无计可施，只得把几件值钱的衣裳拿到城里去变卖，凑足了盘缠，回到了临江市。

有一天，邵盼秋正在家里学画，画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正画得得心应手之际，听到有人敲门。她的心兴奋得一阵狂跳。因为已经约好奚鸿宾今天要来看她。一定是她心中的恋人来了，她兴高采烈地跑去把门拉开，抬头一看，扫兴极啦！站在门口的并不是英俊潇洒的奚鸿宾，而是一个面黄肌瘦、衣着破烂、浑身散发出一股腥臭味的老太婆——一个乞丐！

邵盼秋皱着眉头，屏住呼吸，摸出五分钱的硬币，递给乞丐，想尽快地打发她走路，免得对方身上的臭腥味弄得她作呕。

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乞丐，她非但不肯接受邵盼秋的施舍，而且一面朝邵盼秋笑着，一面侧身要进屋。

邵盼秋张开双臂，两只手紧紧地抓住门框，把乞丐堵在门外，一面大声呵斥道：

“你要干什么？不要不识相！”

乞丐模样的老太婆眼睛不眨地看着邵盼秋，很想在蜡黄的脸上挤出一丝可掬的笑容，可是笑容还没有完全展开，就象寒冬屋檐下的冰棱似地僵硬了，一阵颤栗从她唇间掠过：

“孩子，我……我不会伤……伤害你的，我给你带……来了福……音……”

邵盼秋脸上睥睨不屑的神情更加强烈了，将五分钱的硬币往乞婆口袋里一塞，使劲地将她一推：

“去吧！去吧！”

但是怎样也推不走她。

“请你让我进屋说话吧，我……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乞婆央求着，神态不象方才那样张慌与激动，神情和语气中

露出一种显而易见的温文尔雅的东西。

“她不象一个乞丐。”邵盼秋终于从对方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暗暗矫正自己的看法。

是啊，在那样动乱的年月，社会上的事情无奇不有，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的。邵盼秋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神秘的乞婆模样的女人，也许关联着她父母死亡的秘密。她有点心动了。然而，理智不允许她放松警惕，把一个浑身带有病菌的老太婆放进屋里。她决定把门关上，出来同她说话。

可是，就在邵盼秋侧身出门，还来不及把门带上的时候，乞婆趁虚而入，闪进了屋里。

邵盼秋愠怒了，一双大眼象熠熠闪烁的两团火，正要发作，忽见乞婆身子猛然痉挛了一下，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刹那间，冷汗从她那死一般惨白的脸上往下直淌，她捂住腹部，蹲在地上，身子扭动着，呻吟着。

邵盼秋见状，忙用坚强的意志力抑制住满腔的怒火。渐渐地，她那天然的同情心代替了憎恶的感情，但她仍用满是狐疑的眼光看着扭动身子和不住呻吟的乞婆，怕她有诈。

大约十分钟光景，乞婆身上某处的疼痛也许减弱了，也许过去了，她慢慢站起身来，有点站立不稳，便将身体依在桌沿上，望着如花似玉的邵盼秋，想在脸上挤出一点笑容。然而笑容还未充分展示，她忽然呜咽起来，老泪纵横。

邵盼秋感到好生奇怪。正诧异间，乞婆踉跄几步，突然抓住了邵盼秋的手，带着泪声地说道：

“阿囡，你是我的亲骨肉啊！我是你生身的母亲啊……”

邵盼秋象当众受到一个无赖的欺辱似的，她感到怒不可

渴了，把乞婆搡得很远，又“突突突”奔到她面前，手朝门外一指：

“你这个疯婆在胡说些什么？快滚！快给我滚出去！”

乞婆见邵盼秋火气很大，犹豫片刻，止住呜咽，央求道：

“让我把话说完，再赶我走吧，我求你。”

邵盼秋捂住两只耳朵，狠狠地一跺脚：

“我不要听你的胡言疯语——快滚！滚——”

疯婆非但不走，还颤颤巍巍地在桌子旁边一只靠背椅子上坐下来，她那坐立有相的优雅姿式，证明她并不是一个疯婆。

邵盼秋毕竟是一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知青，半月前邻县那几个知青在抢劫她的山芋干的同时，还企图侮辱她，她奋力反抗，吓得那些知青仓皇逃走。她何惧一个疯婆，对付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她是有办法的。因见乞婆赖着不走，就索性从耳朵上放下双手，作出一副姑妄听之的样子，想听听她能胡说些什么。

屋里的气氛缓和下来。

那乞讨模样的老女人镇定多了，艰难地起身走去把门推上，回过身来，声音沉静地说道：

“孩子，我确实是你生身的母亲。只因为我当时贫困潦倒，生下你而无法养活你，才含着眼泪把刚满月的你放在邵兆基教授的门口。我知道邵兆基夫妇年过四十膝下尚无子女，教授夫人吴淑珍心地极善良，一定会象对待亲生的女儿那样抚养你和教育你……”

完全是一派胡言！尽管她说出了教授夫妇的名字，说出

了教授家中许多很少有人知道的内情，邵盼秋还是压根儿不相信这是事实。一定是这个乞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编造了这个骗局。她冷笑一声：

“哼，编得倒蛮象的，很可惜，你即使说上一车皮搭一百箩筐也是白搭！要钱，只有五分！骗吃骗喝，没有！收起你的废话吧！”

老女人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显然是因为邵盼秋一直不相信她，使她焦急了。忽然，她解开上衣的全部纽扣，急速地扒开破烂的衣裳，指着胸脯上成月牙形状的五颗黑痣，激动地说：

“孩子，你如果不信，请你也解开衣裳看看，你的胸脯上，也有这样五颗黑痣，那是从胎里带来的，是我们母女的见证啊！”

邵盼秋的双眼愕然睁大，心想，别的事情她可以打听得出，但她胸脯上长有五颗黑痣，怎么会知道的？这件事，除了教授爸爸妈妈知道，此外没有第三者知道呀！更奇怪的是，这个乞婆胸脯上的五颗黑痣，不仅大小和位置同她一模一样，而且排列的形状也完全相似，莫非她……邵盼秋浑身战栗了一下，她不愿承认，然而却又不能不暗暗地相信了，或者说有点相信了。

她变得和气了一些。本想说：“你说这些，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话到唇边，不知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你叫什么名字？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什么落得这样穷困？”

那老婆子支吾着：

“我现在比当初更加贫困，我知道邵兆基教授夫妇已经蒙难，你的生活也很凄苦，我决不会拖累你。你不会看不出，我已是个行将就木的人了，今天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见你一面，我就死也瞑目了。”

邵盼秋见她答非所问，陡起疑心：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何如此穷困？”

老女人偷偷地看了邵盼秋一眼，正遇上邵盼秋逼上来的眼光，她慌忙避开，垂着头，舔着干裂的嘴唇，显然有难言之隐。

邵盼秋紧追不放：

“你也许真是个乞丐？或者是个逃犯吧？否则，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

在邵盼秋严厉的逼问下，老女人犹豫片刻，只得半真半假地回答了女儿的提问：

“妈妈的真名叫柯纯湘，解放初期，因受别人牵连，被逮捕，判了五年徒刑，后来刑满留在劳改农场当了场员。因思念你心切，三天前，趁劳改农场民警打派仗混乱之际，我逃了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见你一面。不料，刚到临江市，突然昏倒在马路上，一点不省人事。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医生说我得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昨天属于肝昏迷晕倒的。据医生说，我最多只能再活一个月，要我赶快回去，准备后事……”

以下的话，邵盼秋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当她听清这个乞婆——她的生母果真被她一语说中，是个逃犯的时候，突然

好象被电击一般，怔在那里。一股冰冷的寒气，从后脑勺至颈项，至胸椎而又顺着脊椎往下透，使她一阵阵发颤。

柯纯湘说完了好一会，邵盼秋还怔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她毕竟是个不谙世事的刚到二十岁的姑娘，完全被眼前的事情吓傻了。

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

屋子外面照样是温暖的阳光，而屋子里面的空气却冷得象冰一样。

柯纯湘打破沉默说：

“我不愿欺骗你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讲的都是实话，我是一个逃跑的场员，也可以说是一个逃犯！你如果念骨肉之情，不久我就要死了，你为我收个尸；如果不愿承认我这个逃犯的母亲，我可以马上出走，今天的事情就象没有发生那样；当然，也可以把我送公安局，为自己邀功。总之，一切听从于你，随你的便。”

邵盼秋还是怔怔地看着柯纯湘，不过，思想已开始活动了。当时，她爸爸妈妈——教授夫妇刚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不久，即盼秋心里恨死了造反派，尽管她是个逃犯，邵盼秋也不愿意把她往造反派手里送。何况，她毕竟是她生身的母亲，那样做，在她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但是，要她认这个逃犯为妈妈，并将她收留下来，而把教授夫妇用心血为她画出的美好的图案一笔涂抹掉，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办不到！而且她又不能不顾忌到，她当时正狂热地爱着奚鸿宾，鸿宾是位正直的、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她如果认了这样的母亲，或者让鸿宾知道了她这种极不光采的、耻辱的身世，她

就很可能失去鸿宾的爱……

“怎么办？怎么办？”邵盼秋心里矛盾极了，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柯纯湘见邵盼秋处在矛盾的状态中，也不打算为难她，对她说：

“我这次逃跑出来，并非受不了劳改农场的艰苦生活。眼下我已是场员，同犯人已有区别，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我这次逃出来，除了想在自己临死之前见你一面外，还想在你身上了却我的一桩心愿：我有笔巨大的财富，寄放在一位十分可靠的朋友那里，我必须在自己离开人世之前把这笔财产转移到你的手里。”

一大笔财富！这对邵盼秋来说确实有巨大的吸引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造反派三次抄了他们家，不啻是三次劫洗，凡是值钱的东西，一抄而空，弄得他们家一贫如洗。去农村插队时，要不是姑妈闻讯从遥远的“五七”干校赶来，她连买只木箱子的钞票都没有。她更不会忘记半月之前的事了，为了凑足回临江的路费，她不得不噙着眼泪把自己几件心爱的衣裳拿去变卖。正当她沿街叫卖时，突然遇到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她恨不能在地上挖个坑把自己藏起来啊！这时候，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她才真正认识到金钱的重要！金钱的魔力！那些同自己一起去农村落户的知青，不久便一个又一个上调回城了，表面上看来，靠的是关系和后门，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金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她相信这句话了。

邵盼秋有点心动了，只是她还不敢轻信，慢慢地抬起头，以一种被诱惑的眼光，打量着柯纯湘，想从对方表情上看看

她是否有诈。

柯纯湘见邵盼秋心动，便说：

“我这就可以去把东西拿来。只是我这身衣裳太破烂了，需要换一换才行。”

邵盼秋见她说得真实无欺，不再怀疑了。由于求财心切，竟打开箱子拿出了教授夫人的衣裳，让柯纯湘换了。

不到两个小时，柯纯湘回来了，带回了一只油漆驳落的铁盒子，交到了邵盼秋的手里，沉甸甸的，很有些重量。

邵盼秋把铁盒子放在桌上，随手掀起盒盖一看，立即眼花缭乱，里面全是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每一件无不价值连城！邵盼秋惊喜之余，不觉犯了疑心：

“你不是说你贫困潦倒，连一个婴儿都养不活吗？那么，这些珍贵的珠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到了这一步，掩盖、搪塞，或者说谎，都已经没有必要了。柯纯湘只好说实话了：

“你外祖父是苏州人，家里有好几顷土地，还经营了几爿米行，算得上是江南首富之一。我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结识了国民党军统局头目之一的郑开三，由同居而正式结成夫妻。大学毕业后，我也去了军统局，辅助郑开三，专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太太和小姐中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因为我是你爸爸的六姨太，又由于胸脯上有五颗黑痣，所以我在军统局的代号是‘五珠六姨’，简称‘珠姨’。大陆解放前夕，因一公务我来到了临江市，适逢临江被解放军围困，你爸爸郑开三派了专机前来营救，但为时已晚，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于是，我只好在临江潜伏下来。那时我正怀着你，

待你生下来，满了月之后，我便噙着眼泪把你丢在了邵兆基教授的门口，自己化名赵清兰，去卧牛山天主教堂当修女。三年后，因受别人牵连，我被逮捕，判刑五年。至今公安部门还只晓得我叫赵清兰，并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世……”

邵盼秋听着听着，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浑身发出一阵阵莫名的颤抖。她神志似乎有些恍恍惚惚，脸上表情急骤地变化，片刻不停。

柯纯湘走过去，把恍惚中的邵盼秋摇醒，微笑着对她说：

“孩子，妈只想弥补在你身上犯下的过失，绝不忍心拖累你。你把这些珠宝全部留下吧，有了它，几代人不愁吃，也不愁用了。”

邵盼秋既未点首表示接受，也未摇头表示拒绝。仍然痴痴呆呆地看着柯纯湘。

柯纯湘了却了心愿，决定走了。可是，走到门口又踅了回来，从铁盒里找出一只宝戒，宝石里面嵌有蒋介石与郑开三、柯纯湘合影的照片。她把它郑重地交给了邵盼秋，神色颇为诡谲地对她说：

“当年，这是我的护身符，你要好好保存。如果今后有朝一日台湾国民党回到大陆，拿出它，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和富贵。另外，我在临江市有两个极可靠的盟友：一个叫贾椿芳，是兴新船厂总工程师杨楚才的妻子；另一个也是女的，此人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军统，她家里有一架电台，也有和台湾联络的密码，今后你如果用得着此人的时候，可往外语学院写信，随便胡绉一个名字，只要将邮票的右上角剪去一角，她就准能收到。此人在军统的代号叫‘金雀’，真实的

名字——"

恰在这时候，有人敲门，母女俩同时惊遽地一震。柯纯湘不敢说话了，默默地拥抱了一下邵盼秋，便踉踉跄跄地从后门逃走了。邵盼秋楞怔着，让急骤的敲门声把她敲醒了，赶忙把铁盒藏起来，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才走去开门。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邵盼秋狂热地爱着的奚鸿宾，手里拿着三把盛开的水仙花，满面春风。邵盼秋见了奚鸿宾，禁不住心里一阵阵发怵，脸孔红一阵，又白一阵，以让坐和倒茶，回避与奚鸿宾亲昵的眼光接触。

不消说，奚鸿宾也发现邵盼秋今天情绪慌张，眼光有异，但他错认为这是姑娘们内心萌发爱情时常有的那种羞赧，便把话岔开，问道：

"我给你带来水仙花，喜欢吗？"

这正是掩饰内心慌乱的好机会，她马上装作兴高采烈的样子说：

"呵呵呵，喜欢，喜欢。我一向喜欢水仙的清雅、含蓄。你呢，也喜欢吗？"

奚鸿宾见她案头铺着一张宣纸，已经画成了一朵盛开的牡丹，便笑着说：

"当然也喜欢。不过，我更喜欢牡丹花，瞧，这花开得无拘无束，以它雍容华贵的风姿来点缀生活，使生活更加美好了。"

邵盼秋听出他是以牡丹在比她。她羞怯了，把一张涨红得果真象牡丹花一般的脸孔藏在了奚鸿宾的肩下。

奚鸿宾第一次同她挨得那么近，身体贴得那么紧，顿觉有股充满馨香的暖流，在他心里冲来荡去，他不能自已地紧

紧地把邵盼秋搂抱住了。他当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长时间地抱住她，一味沉浸在幸福之中。忽然他感到邵盼秋身子在发抖，呼吸很急促，便把她放松一些，同时用甜蜜的声音问她：

"盼秋，你怎么啦？"

邵盼秋藏着脸，声音发颤地：

"我……我怕……"

"告诉我，怕什么？快告诉我！"

是的，应该告诉他，把一切、一切全告诉他。如果对自己真诚相爱的人都不敢予以信任，爱情还有什么价值呢？她从奚鸿宾怀里仰起头来，可是当她看到奚鸿宾坚韧刚毅的面孔时，她的勇气和决心就象狂风吹熄一盏灯似的很快消失了。她怕奚鸿宾知道了她的身世之后，会歧视她、疏远她、甚至……总而言之，她觉得现在不能告诉他，要到他们爱情的基础很牢固很牢固的时候才能说。

可是后来，奚鸿宾大学毕业分配到公安局工作，邵盼秋更加不敢告诉他了。她把这件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成为她独自的秘密，对谁也不曾提起。

好在柯纯湘自从那天慌张逃走后，再也没有在她生活里出现过，肯定早已经死掉了。如果时间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让人们忘记过去的一切的话，那就让她把自己这种极不名誉的身世忘掉吧。

邵盼秋的确把它忘记了一个阶段。但是后来，当她同奚鸿宾的关系彻底破裂以后，她又想起了它，并且紧紧地抓住它不放。

自从邵兆基夫妇被造反派迫害致死，邵盼秋一直怀恨在心，后来她同奚鸿宾的婚事又遭到当时公安局党组织的反对和硬行把他们拆散，她心里更加憎恨了，同时也憎恨奚鸿宾。她以为奚鸿宾骗取了她的爱情，另有新欢以后，便借故把她遗弃了。于是，她决心要进行报复。报复共产党，也报复奚鸿宾。正好那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邵秉芬姑妈口中得知兴新船厂一艘潜水艇被烧毁，据说很可能是特务破坏。邵盼秋听后，暗暗窃喜，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于是，她立即冒用"珠姨"的名义给"金雀"写去一信，命令她向台湾当局报告这一消息。从这时开始，她便冒用珠姨的名义与台湾联系。台湾也派人来临江送过专用工具和大笔经费。但邵盼秋始终没有露过面，全靠电话和信件，指挥贾椿芳和"金雀"前去接头和联系。

兴新船厂接受制造核舰艇的消息，她也是从邵秉芬姑妈那里得知的。她得知此事后，便开始谋划起来了。她手里有好几种现代化的摄影工具。但她没有想到核舰艇的总体图纸出来得那样快。就在她姑妈第一次遇到许光圻的前半小时，她才从姑妈嘴里得知了这一情况。姑妈还说，她今天就要计算核舰艇动力部位的数据了，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可是她如果回家拿摄影工具，显然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办法很快想到了，她略施小计，便将戴在自己手上的装有微型照相机的电子手表让姑妈戴到手上。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好比手中无良马，暂把驴来骑了。过了几天，她便从那只电子手表里得到了一卷核舰艇的图纸。她剪下来，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通过多渠道向台湾投递。不久，她从金玉骅口中得知那张图

纸的数据是错误的，制造出来的核舰艇会自我爆炸，不禁大吃一惊。

幸而当时金玉骅他们侦察的目标集中在许光圻身上，她的惊讶，才没有引起金玉骅的警觉。她在心里暗暗庆幸的同时，责怪自己实在太不老练了。

她见公安局怀疑许光圻窃取了核舰艇的机密，决定将计就计，转移他们的视线。因此，她帮助公安部门寻找许光圻，相当主动而又积极。真是天助她也，许光圻的住址当真让她发现了，从而博得了奚鸿宾等人的信赖，她为此而沾沾自喜。可是，当她在奚鸿宾家里，偷听到奚鸿宾的电话，得知许光圻也是老牌军统，而且还在暗中保护"珠姨"的时候，她懊悔莫及，马上决定给许光圻写信，要他赶快逃跑。

当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封信，使她露了马脚，从此一举一动，都在公安局的视线之内。

在她看来，公安部门的视线一定放在老妇人身上，去寻找和辩认"珠姨"，绝对不会怀疑到她身上。何况她同奚鸿宾又有着那种特殊的关系，总使她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

此刻在通往文艺会堂的途中，她心里稍稍有点不安。晚上回到家里，见到婆母时，应作何种态度呢？索性同她摊牌吧，婆媳变成了"盟友"，这种不伦不类的关系，会把她们和谐的婆媳关系和温馨的家庭气氛一下子全破坏了；如果不同她摊牌，常竹君准会误会她是公安局的耳目，在这种压力和忧虑下，说不定她会跑到公安局去主动坦白与交待呢！

这两种思想一直在她脑海中盘旋和较量，一时谁也占不了上风——她暂时不作决定，打算相机行事。

二十二、常竹君吓昏过去

邵盼秋离开卧牛山，没有马上回家，下午在文艺会堂有个约会，是她养父邵兆基的一位老朋友一周前约定的，她不能不去。

整个下午，她就是同这位画坛老前辈在一起渡过的。她有一个超群的本领，在任何情况下她有本事保持心理的平衡。在与这位老前辈的交谈时，她镇静如常，谈笑风生，任谁也看不出她有满腹的心事。

从文艺会堂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时分了。

那时暮色已经降临。西半个天空有着斜斜的暗蓝色的条云，正要降落的残阳，从厚重的云层边缘射出阳光来，云层显得蓝里透红。暮霭轻轻飘荡，和远方的卧牛山融成一片。

“回来啦。公共汽车很挤吧？”邵盼秋每次晚上回家，公公冯德山几乎都会这样问她。他疼爱儿媳，怕她在车上被挤伤。

“还好，不太挤。”邵盼秋心不在焉地回答，明亮的眼光朝屋扫视一下，“妈呢，去幼儿园了吗？”

“她上午去了学校，有点累，我要她上楼躺一会。阿姨去幼儿园了。”冯德山老人说，“艺峰还没回来，你也上楼

去休息一会吧。"

"嗳。"邵盼秋答应一声，上楼去了。

经过公婆卧室的时候，见虚掩的房门裂开一条缝，便放慢脚步，朝里面瞥了一眼，婆母常竹君斜靠在沙发上，眼睛出神地看着天花板，本来一向红润的脸孔变得憔悴不堪，半天工夫里，好象老了许多。她很想进去，干脆同她把话挑明，免得她心思重重，失魂落魄，坏了事情。可是又担心，马上就要吃晚饭了，谈不完，谈到一半搁了浅，反而不好。

犹豫片刻，便回到了自己的画室。

"咦！有人进来过？"她一踏进屋，首先发现桌上那幅上午画成的底稿的位置移动了，接着又发现写字台的几只抽屉被人拉动过，好象还翻腾过！

奇怪！她的画室一向不大收拾整理，几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底稿、参考资料和各种纸头，地上到处是各种颜色的碟子和毛笔，可以说是杂乱无章，乱七八槽，但她宁愿杂乱，也绝不让阿姨来收拾，连丈夫冯艺峰也很少进她画室。公婆知道她的脾气，从不跨进一步。而且画室只有一把钥匙，一直在她身边，别人是没有画室钥匙的呀！

一种不祥的预感潮水般地漫过她心头。

写字台抽屉里，不过是她平日和同行们来往的信件，以及一些绘画的理论资料，没有什么秘密怕被人发现。她的秘密，全在那只皮箱里。皮箱本来是放在卧室的橱顶上，自从那天发现冯艺峰不规矩的行为后，便将皮箱搬到画室里来了。此刻当她发觉有人进过画室，首先想到了皮箱。万一皮箱里的秘密被发觉，不论发觉这个秘密的人是谁，对她都极为不

利。

她没有——顾不上去查看抽屉翻腾的情况，立即搬张凳子来到玻璃柜前，跳上凳子，踮起脚尖一看，皮箱上面压着的纸张和碟子倒不象有人动过，似乎原封未动，丝毫没有改变。但她仍不放心，使劲抽出皮箱，端着跳下凳子，打开来仔细检查，什么也没有少，甚至也没有发现被人动过的迹象。

她绷紧的心弦松弛了一些，庆幸之中又有些纳闷，桌子和抽屉分明有人动过啊！

“会是她吗？”邵盼秋首先怀疑常竹君。

这种怀疑，或者叫错觉，使邵盼秋激荡的心潮平复了许多。是啊，既然婆母怀疑她是公安局的耳目，自然想从她的日记里验证或者排除这种怀疑，所以只翻她的抽屉，而没有动她的皮箱。如果要是丈夫冯艺峰干的勾当，绝不会放过皮箱的，他一直对这只神秘的皮箱垂涎三尺啊。

想到这一层，邵盼秋恐惧的心情倒是减弱了，而急于同常竹君摊牌的念头，却大大强烈了。否则，再这样下去是要坏事的。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她决定趁艺峰还未回来，先同婆母不转弯抹角，作一次明来明往的谈话，让她们俩的关系公开化。

她将皮箱放回柜顶上，从手提包里摸出那只宝石里镶嵌着蒋介石、郑开三照片的戒指，戴在手指上，把画室的门带上，悄悄地来到了常竹君的房间里。

常竹君还心乱如麻，忽见邵盼秋进来，羞耻和悔恨，使她的心濒于窒息。她从晕眩中努力保持着一点清醒的理智，

坐起身来，眼瞪瞪地望着神情微妙的儿媳，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样子，象是一个小偷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法庭上，等候法官判决一样。

“妈身体不舒服？”邵盼秋打破尴尬的沉默，脸上微妙的神色加浓了。

“有点累。”常竹君支唔着，垂下眼皮，头晕得厉害。

“妈今天去过卧牛山吧？”邵盼秋说着，在常竹君对面单人沙发里坐下，熠熠发光的一双眼睛盯住婆婆明显消瘦的两颊。

常竹君没有料到儿媳会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猛觉有一股寒流袭击着胸前和背后，那颗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心突然收紧，以致浑身发抖。

“去……去……过……”她颤巍巍地说。

“上午我也去过卧牛山。”邵盼秋微妙地一笑，为把话挑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看到妈了，妈也看到我了吧？”

这样直来直去的谈话，实在出于常竹君的意外，仓促间，不知如何答对才好。在向公安局坦白自首的时候，她没有提到在卧牛山见到过自己的儿媳，这是为了说明是自己主动坦白交待，而不是因为发现儿媳是公安局派去监视她，才被迫前来交待的。她作了彻底坦白交待之后，公安局的同志一再强调指出，她的问题，不许对任何人说，包括她自己家里任何人。这条严格的规定，她必须坚决执行。尽管盼秋是受了公安局的委托在监视她，对她的问题一定有所了解，她也不该说。

“我……我没有看到你。”常竹君尽量搪塞着，支吾地

说，声音很微弱，仿佛从地层深处冒出来似的。

"不不，你看到我了！"邵盼秋固执地说，声音很脆，很响亮，象吵架似的。

这声音在常竹君心里不啻象爆炸了一颗手榴弹，盼秋平时说话总是很温柔熨贴，今天一定是完全明白了她是怎样一个人，前来向她严加问罪吧？是啊，她确实有愧婆婆这个庄严的称号，她应该受到谴责，受到唾弃。让她问罪吧！

邵盼秋并没有歧视她，更没有向她问罪之意，柔和地笑着，温和地问道：

"妈，你今天去卧牛山，是去同珠姨会面的吧？"

一提到珠姨的名字，常竹君就头皮发炸，心惊胆颤，因此邵盼秋的温和微笑比她大声问罪更叫常竹君张慌失措。既然盼秋连珠姨的名字都知道了，说明公安局对她很信任，把什么都告诉她了，似乎没有必要对她隐瞒了，常竹君低着头这样想着。她考虑要不要也向自己的儿媳作一番交待和忏悔？不，不能这样做。盼秋知道归她知道，公安局的规定不能违背。

没有时间同她兜圈子了，邵盼秋将身子向婆母靠近一些，一字一顿地说：

"妈，是我不好，怪我太疏忽大意，脑袋也不大灵活，一直不知道'金雀'原来是妈妈的代号啊！要是早知道了，就不会让妈妈担惊受怕啦。"

由于误解，常竹君受了感动，再也无法沉默了，猛地抬起头来，愧悔不如地说：

"盼秋，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全家老小，一切后果，

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啊……”她一面痛心地说着，一面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邵盼秋听了她最后这句话，心里一震，双眸里满盛着惊异的光芒，但是这惊异的光芒旋即让好看的笑靥代替了。啊，婆母误解了她这番话的真实含义，仍把她作为公安局的耳目看待呢。看来，必须把话说得越明确越好了。于是，她再一次把身体朝常竹君凑过去，说：

“妈，今天约你去卧牛山会面并交接台湾带来的礼物的不是珠姨，而是我呀！”

常竹君猛听这话，浑身象触电似地一颤，带着愕然惊呆的神情看着邵盼秋，而她的脑袋一阵阵晕眩，连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了。

邵盼秋双眼突然睁大：

“怎么，你还不相信？”

邵盼秋的声音很大，充满了嘲弄的意味。常竹君从浑浑沌沌中被唤醒过来的第一个感觉，仍然抱住旧的观点不放，怀疑儿媳鄙视她、恨他，故意地嘲弄她——她多么希望情况正是为她所想象的呀！但是邵盼秋的下面一番话，把她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扑灭了。

邵盼秋觉得下面的话至关重要，为了让常竹君听得真切和不再怀疑，她把语言节奏放慢，加强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妈，你大概还蒙在鼓里吧？柯纯湘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这几年，都是我在用珠姨的名义，向外语学院给你写信啊——没有想到吧？”

常竹君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信。一霎间，一种更大的悲伤向她猛袭过来，家破人亡的预感，象一块大陨石，从无边无际的天上，照准她的脑袋急速地飞来了。一下子，好象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屋宇、床、椅、凳、桌、连同她自己都一起坠落下去似的。她直挺挺地坐着，一点表情没有，整个人象一座泥塑的偶像。

邵盼秋抓住常竹君的膝盖，摇动着她：

"妈，你不要害怕。应该镇静点！"

常竹君从浑沌中被摇醒了，下意识地追问了一句：

"柯纯湘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邵盼秋肯定地点点头：

"十四年前已经死啦。"

常竹君听后，从她那深深的、空空的胸腔里吁了一口长气。忽然她警惕地问邵盼秋：

"既然柯纯湘十四年前已经死掉了，那你从什么时候同她发生关系的？"

她问这话的用意，说明直到现在她仍然不相信儿媳所说的一切，仍然抱着幻想。

不料邵盼秋竟微妙地一笑，身子往沙发背上一仰，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这个嘛，我可以对你说实话。当我还是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血团，还没有形成人的雏形的时候，我已与她结下不解之缘了。"

常竹君吃了一惊：

"什么！你是说你是……"她声音老在喉咙里打滚，不

敢把它们放出来。她觉得邵盼秋越说越玄乎了，简直令她不敢置信。

邵盼秋打断她，把问题说得更明确：

"是的，我是她的女儿，她是我生身的母亲，邵兆基教授只是我的养父。"

常竹君霍地站起身来，一迭连声地说：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绝不可能……"她一时如在梦幻中，似乎除了这句话，再也找不出更适合的词汇了。

邵盼秋亮底了，将戴着那只特殊宝戒的手伸到常竹君面前，意味深长地说：

"妈，你看这是什么？我想当你看到了这个，对我说的一切，不会再抱怀疑的态度了吧？"

这是一只非同寻常的戒指啊！

常竹君当然知道这戒指的一些来历，它是蒋介石授予柯纯湘军统皇后的证物，如今见它戴在自己儿媳手上，不敢相信的事情终于在她面前发生了，她不觉大惊失色，犹如五雷击顶，顿时眼睛发黑，天旋地转，身子晃了几晃，一头栽倒地上，失去了知觉。

邵盼秋慌了，起身便走，决定一走了事。她素知婆母有心脏病，一定是心肌梗塞，如不不及时服药抢救，几分钟后就会死去。为了避嫌疑，她应该逃得远远的，不能让别人知道她来过这里。

但是，她毕竟同常竹君一起生活了数年，平时常竹君对她不乏亲人之情，她对常竹君多少也有些感情，这种感情使得邵盼秋不忍心就这样一走了事，于婆母的死活而不顾。于

是，已经奔出门外的邵盼秋，突然止步，转身奔回屋内，伏在常竹君身旁，喊道：

“妈妈！妈妈！”

常竹君知觉全无，白眼仁直眨。

邵盼秋急了，奔到楼梯口，朝楼下喊道：

“来人嗷——来人嗷——妈妈昏倒啦！“

这时刻，冯艺峰正好回到家里，听到喊叫，噔噔噔地奔上楼。接着，冯德山老人和阿姨，也相继奔到楼上来了。

众人到达的时候，邵盼秋已将不省人事的常竹君扶起，靠在自己怀里，还腾出右手磨碎了苏合香丸，在冯艺峰的帮助下，让婆母服药。

冯德山老人非常感激邵盼秋的孝道，是老伴已服下急救药，估计问题不大，关照邵盼秋不要让婆婆躺到，便奔下楼去打电话。

少顷，由于药物的作用，常竹君几乎就要停止跳动的心脏，又开始搏动起来了。

然而直到市政协的汽车开到的时候，她还没有苏醒过来。冯艺峰和年轻的女佣人，把她扶上汽车，送医院去抢救和治疗。

二十三、玩火者必自焚

屋里凄冷得象地窖。不，象地狱！地狱？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是邵盼秋硬是有这种感觉。一点不错，象地狱。

本来她的儿子还留在家里同她作伴，天真烂漫的孩子，还多少为这幢偌大的房子增添些许生气。刚才阿姨回来拿常竹君的病历卡，孩子百般纠缠，终于跟阿姨去了医院，于是些许生气也消失了，本来充溢着温馨气氛的花园洋房，突然变得森冷和凄凉，象地窖、象地狱。

邵盼秋疲倦不堪地斜依在会客室的沙发里。

刚才听阿姨说，常竹君到医院后已经苏醒过来，邵盼秋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相混合的感情。喜的事，婆母终于得救，没有直接死于她手，否则，她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忧的是，她未经郑重的考虑，便把深藏心底的十几年的秘密向婆母和盘托出，未免太轻率、太危险了；万一婆母经不起打击，把她的身世泄露出去，那就不堪设想啦！

矛盾的心情搅得她一刻也不得安宁。

她后悔极了。刚才为什么要呼救呢？又为什么及时地让她服药呢？只要自己晚那么几分钟喊人和让她服药，她的心脏就再也跳动不起来了。常竹君一死，她进退自便，无后顾

之忧。现在可烦神了，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啦。

对于邵盼秋来说，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比其它什么都使她更为痛苦。命运被操在别人手里，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还不如死掉的好。

一想到死，她的心脏禁不住一阵狂跳。

她怕死吗？非也。自从奚鸿宾将她抛弃（她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她就感到生命于她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生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留念的东西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她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确实是为了寻死。因为她知道这是一条绝路，是走不到底的，迟早要从悬崖上摔得粉身碎骨的。她早已经料到了自己将来的结局。死，她并不怕。但是，她有一个想法：要么痛痛快快地活，要么痛痛快快地死，她的命运绝不肯让别人操纵。此刻她有一种潜意识的不安，一种本能的预感，由于自己的命运让另外一个人操纵，她预感到绝路的尽头离她不远了，剩下的时间她应该做点别的什么事情了。

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她很疲乏，不想动。

她了解婆母的秉性。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胆小怕事，极爱面子，尽管她的身世使她万般痛苦，也绝不会把她的身世泄露出去的，包括对她的丈夫和儿子。

天色完全黑下来了。

屋里最后一抹余辉也消逝了。

邵盼秋懒得去开电灯。她蜷缩在沙发里，浓重的黑暗把她团团地包围着。她想趁这黑古隆冬的时刻，使自己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可是，越想潜心息念，那思绪越象脱缰的野马，不可抑制地驰骋起来。她想到哪里去了？皮箱里面的珠

宝应该隐蔽一下？摇空感应摄影接收仪应该藏藏好？奚鸿宾过去写给她的那些情书要不要处理掉？是的，这三件事在她脑海中打着旋转，但是她立即得出结论，珠宝和摄影接收仪是用不着转移和隐蔽的，既然公安局怀疑到她，即使没有这些罪证，也可以把她逮捕起来的。至于奚鸿宾过去写给她的那些情书,她比什么都看重，一直保存完好，一份也不缺少，从来不许冯艺峰碰一碰它。万一自己有个好歹，她不愿意这些信落在别人手里。如果一旦发觉自己有遭逮捕的可能，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必须把它们化为一炬！

这时候，铁门响了一下，她深遂地一震。

从浓重的夜幕中，走来一个人，那老态龙钟的步伐，邵盼秋一眼就看出来，那是自己的公公冯德山。她赶忙从沙发里跳起来，走过去，拉亮电灯，迎到门口，用她那圆润柔美的嗓子，悄悄地问道：

“妈妈好些了吗？脱离危险了吧？”

冯德山老人边进屋边说：

“不要紧了。医生说幸而我们抢救得及时，要是稍有耽搁，就完了。这种病发起来真吓人。她这条命算是被你搭救了。”

老人这番话出自胸臆，真诚、感激、慈爱之情是显而易见的。邵盼秋听后，感到脸颊火辣辣的，一定涨得很红了。但她无暇感慨,此刻占据她心头的是，应该马上去一趟医院，把婆母的嘴巴封牢，不让她说出这次发病的真实原因。

“爸，我去看看妈妈。”她说。

“艺峰在陪着。”老人说，“阿姨随后就回来，吃了晚

饭，我陪你一起去吧。”

那怎么行，她必须单独同婆母谈呢。

“不，我现在就得去。不亲眼看到妈妈病情的好转，总是放心不下。”邵盼秋固执地说，装作很关心的样子。

冯德山见她一片诚意，只好同意。

邵盼秋几乎没有理理自己的衣着和考究的发型就匆匆地出了门，顺着通向公共汽车站的林荫小道，匆匆地走着，边走边清理着自己野马狂奔似地思绪。路边上，梧桐树叶落满一地，在夜风吹动下发出沙沙的摩擦声，树荫里的一对对情侣，慢慢移动着脚步，情意绵绵，喁喁低语。白天那种讨厌的都市的喧嚣，这时悄然消失，四周围静得出奇，也静得有点阴森。

突然从树荫里蹿出一个人，拦住她去路。

借着昏暗的路灯，她定睛一看，不禁吓了一跳，是肖景禧！一种不妙的感觉立即攫住了她。

肖景禧诡谲地一笑：

“久违了，邵盼秋女士！”

邵盼秋强作镇定地：

“是你呀，鬼家伙！把我吓了一跳。”

肖景禧嘲弄地说：

“怎么，你不会没有想到吧？我在这里恭候你多时了。”

邵盼秋听了这话，眼睛愕然睁大，她仿佛听得到自己心里梆地一响，似乎她的心破碎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这时候，一辆深灰色轿车徐徐地开了过来，在他们身边停下，车门徐徐地打开了。

肖景禧突然收起嘲弄和诡谲的神色，声色俱厉地对邵盼秋说：

“不必装模作样了！上车！”

邵盼秋本来倒是有些张慌失措，此刻当她清楚地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她反而镇定下来了。正准备上车的时候，可是猛一转脸，她看见奚鸿宾那憎恨的眼光射在她身上，立即感到一阵晕眩，身子象被一条看不见的丝线，陡地提到半空中，晃晃摇摇，站立不稳，凭着坚强的理智，才没有摔倒。

肖景禧把她推上了车。

邓晓岚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

坐在司机身边的奚鸿宾，没有回头看邵盼秋，朝司机一扬下颏：

“开车！”

轿车把邵盼秋直接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大院里，“嘎！”地一声，停住了。

邵盼秋被推下车，立即有两位武装民警朝她走拢来。

一直深深地埋下脑袋的邵盼秋，这时猛地抬起头来，对奚鸿宾说：

“鸿宾，你审讯我吧！我的心扉大门永远对你敞开，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奚鸿宾严厉地说道：

“你不要再演戏了！”

“请……请你相信我一次吧，我要求……你审讯我。”她见奚鸿宾睥睨不屑地转过脸去，几乎带着哭声说道，“怎

么，就连这最后的一个要求，你也不肯恩赐给我吗？”

奚鸿宾声音浑重地说道：

“你必须抛开任何幻想！不错，我们过去曾经是共过苦乐的朋友，也曾经一度相爱过，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现在你已经跌进反革命泥坑，出卖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铸成了弥天大罪，作为一个公安干部，我不能不向你宣布：你已经构成反革命罪，被逮捕了！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

邵盼秋听后，身子颤栗了一下，又一次深深地埋下了脑袋。少顷，当她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奚鸿宾发现她长睫毛上有泪珠闪动。她望着奚鸿宾，嘴扁了扁，带着哭声说：

“这是我罪有应得，应有的下场，对此，我毫无怨言。我只希望你能想到我，我是永远爱你的。我无别的要求，只求你常去看望我孤独的老姑妈，在她寂寞和痛苦的时候，给她以安慰，因为我是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她泣不成声，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奚鸿宾不愿再听，朝看守们手一挥：

“把她带走！”

武装民警押着邵盼秋走了。

奚鸿宾几乎不敢停留一分一秒的时间，立即钻进汽车。当汽车开出看守所时，奚鸿宾才悠长地吁了一口气，他那过分紧张的心弦，才为之一松。他那沉重的心，象经过了一场生死搏斗，终于获得了全胜之后那样的欣慰和轻松。

是啊，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呀。对此案全部侦察的过程，确确实实是对我们年轻的公安局副局长一次党性和理智最严峻的检验啊！令人欣慰的是，他终于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